

乾隆三十八年四月為准
政事館編纂司馬裕天藏
任士林松鄉集壹部
計書 貳 本



元松鄉先生文集序



百十年前東南士氣日昌士之抱負
 美無以發攄其蘊積作為文章涵融萬化不得以
 施之廟堂之上而公卿大夫以及四方之君子仰
 其光華何可及也四明任先生字叔實雅號松鄉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隱居養道早以文名吳興趙
 文敏公首稱賞之由是館閣之賢咸加敬服以中
 書左丞郝公之薦授安定書院山長以終天下之
 士莫不慕其文章高古而惜其不及於顯融也遺

文之存舊已分列詩賦記叙碑銘傳贊雜著鈔梓以傳久而溷闕

今洪武己卯正月先生之孫勉續刻而傳之勉克世其業起自進士高科任番易令幾兩致朝廷考其治最陞知四川瀘州尋擢鄱江貳守以有文好屬余為之序伏讀其文思深遠而詞簡嚴又或清峻若絕壁孤崖雄渾則沛然江河之浩渺精義之發一本乎道德之華故其燁然煥人心目珠光玉潤不可掩也一時文人輩出非不以其叙事詳正

論斷明切企而及之則亦若高峰之卓立不可以攀臨奔濤之驚瀉難遽以憑泛此其所以流傳永久也况著藝倫則表日用之常以發乎良心之自然陳教化則敷宣德惠之本以開感慕之誠旌孝義揚貞烈其所以正人心裨世教又非其他作者之所可及也嗟乎源潔則流清形大而聲宏由乎漸清六經之微貫通衆理之會以極乎往古來今事為萬變之妙宜其有以興起斯文而子孫世襲其美耀于無窮也前貢士江陵熊釗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任
公辨實籍、有文名曩一見於南谷坐上恨不得
傾蓋而語泰定間公之嗣子良吏於澄州因出先
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睹公之文記
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
俗氣近世號為文士略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
而躡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公獨困躡坎壈
布衣終身不需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滯于天
也時者畸於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人遺集



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
非唯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鈇梓手
抄默記故為艱得近代鐫刻尤多流傳至廣見而
好之者鮮矣况敬而服之乎叔實之文可服者也
良金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
叔實未沒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
無揚子雲哉謄本脫誤教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
之子良慎寶之矣丁卯孟夏翔墻東老叟陸文圭
叙

右松鄉集者四明任林實甫所製詩賦記序碑銘
傳替襍著之文總若干卷其嗣子良為江淞行中
書省理所案牘官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
傳於世也就子良求其藁而刻之子良謂其先人
著述甚廣而掇拾於散亡殘脫之餘者未能畢見
其僅存者此爾趙君仲德素與先人遊舊故用意
哀集繕寫如此因拓以遺余且拔泣言曰先人與
子夙有文字之契懽愉憂戚未嘗不相與莫逆也
而先人墓上之木拱矣始克粗成是集子宜叙其

顛末以考其成庶幾先人之志也惟叔實甫始自
四明山中來杭倡為古作者文辭一時驚猜疑愕
怪笑非訛者往往喧襍獨趙公子昂鄧公善之袁
公伯長周公景遠張君錫楊仲弘薛宗海吾子行
劉師魯交相推譽以為柳河東其人也由是近遠
求文著金石者戶外之屨相接矣往時怪笑非訛
者亦隨以服余時喜從故都遺老承問往昔文獻
尤與叔實親善又嘗從受中易之旨蓋叔實粹美
質直愛好人倫有志於當世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嘗見其意于送鄧善之赴史館序矣中書左丞郝
公以事至杭見其文之典則淳雅而制行端實薦
為安定書院山長庶使講道以淑來學而竟以疾
終若趙公子昂袁公伯長鄧公善之繼登詞垣使
料實而猶存豈不能與時翕張日昌其制作之思
而相與為高下耶是其所謂渾厚博大溫潤清揚
者抑又有非人之所能為者矣而不使之鳴夫
國家之盛乃獨多見於宮祠塔寺琬琰之間其亦
幸托斯文以為世雋永又若謝翱胡烈婦傳能使

秉彝好德之心千載著明是豈徒作者哉趙公之
銘之辭所謂木折于山玉碎於璞尤知德之士所
以深嗟而痛惜也京兆杜本序

任叔實墓誌銘 并序

友人中順大夫泰州尹蕪

勸農事趙孟頫為文并書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芎山
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
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
也余始聞叔寔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
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
為友而宗陽杜尊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數十百

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刻
碑碣者殆無日虛蓋赫實之文沈厚正大一以理
為主不作廋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
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其遽止於斯也公諱士
林字叔實姓任氏其先蜀縣竹人少師希夷之後
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琦山曾
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公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
父竒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
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

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
敬慕俾經理文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能乃命職
教上虞蓋作蘭芎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
錢唐至大初

中書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公文名舉之行省僅
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不差公念之
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于杭之客舍有句章
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于家公生於宋之癸丑八
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

王氏子男三人長未不幸亦卒次耜次同女一人
環娘將以 年 月 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
祖墓之域耜與公弟子嚴陵方負拜余雪水之上
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實之不幸既吊其子
相鄉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嗚呼赫實天之生叔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
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畧院窮坎壈一
病不藥木折于山玉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為嗟若
歸葬松鄉未也同域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元松鄉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碑

徽州路重修學記

奉化州新修學記

新城縣重修學記

重建文公書院記

紹興路學重修講堂記

杭州路重建總管府記



老子祠碑

魏氏福源精舍記

武夷山天游道院記

上虞縣驛記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公去思碑

鉤成卿久齋記

杭州承天靈應觀

瑞州路妙高峯北乾明尼寺記

蘭芎山福仙禪院記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平章政事賽典赤榮祿公世美之碑

彰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杭州路純真觀記

上虞縣明德觀記

清江縣玉泉山靈峰院記

通玄觀記

天清宮記

西山接待記

卷之二

記

杭州路崇福院藏經閣記

思遠亭記

頭陀福地甘露泉記

春暉堂記

諸暨州壽聖院觀音殿記

餘姚州建福院記

謹齋記

吳氏晚香堂記

冰雪相看堂記

上虞劉氏順寧菴記

福生堂記

松鄉記

淨香亭記

婺州路浦江縣真常道院記

蕭山縣慧明庵記

江浙行省春運海糧記

曹氏捨田記

余山報恩院記

松江府華藏院記

興聖寺重修寶塔記

四聖延祥觀碑銘

東平杜氏種德堂記

卷之三

墓誌

承事郎柳惠考妣墓誌銘

鄭氏夫人墓誌銘

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

臨淮府君王公墓誌銘

慶元路道錄陳君墓誌銘

故奉直大夫趙公墓誌銘

經歷阮公墓誌銘

孝子錢府君墓誌銘

夫人費氏墓誌

卷之四

傳叙

謝翺傳

吳思齊傳

烈婦胡氏傳

自然道士傳

正一先生傳

壽光先生傳

送鄧善之修撰叙

張仲寬教授宜興叙

送俞時中北上叙

劉梅泉教授松江叙

程氏受義堂詩卷叙

瓢湖小隱詩叙

劉師魯侍父之瀏陽叙

送揭陽趙令君叙

慈溪主簿芥意山叙

送樓平隱叙

送伯機叙

送周應申遠游叙

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監郡叙

南谷原旨發揮叙

送括蒼王實翁選戍公棠叙

中易叙

送徐春野蘭溪吏目叙

重陽王真人憫化圖叙

送吳宗瑾之江陰馬馱沙巡檢叙

易體用叙為保八侍郎作

雪竇溥上人求施大鍾叙

卷之五

說引

閑閑說

阮氏二子字說

趙常父字說

河間牛仁名說

戴易初說

胡季常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王一初說

卷之六

賦

復志賦

遊越天門賦

閔己賦并序

感雉鳴賦

翰音賦

蟠松賦

賓月堂賦并序

吉祥賦并序

老婆牙賦并序

水仙花賦

庭椿賦

石假山賦

石礮雲山堂賦

瑞粟賦

寶鹿賦

燈花賦

蚯蚓賦

卷之七

後

書太常卿孫靜見文集後

跋史文靜公遺黃司戶襄閩書後

題劉忠公諫草後

書大魁宮講方公墓銘後

考亭先生聚星屏後題

書方師魯文藁後

題劉竹居四覺窓詩後

跋黃秋畦自書墓誌後

跋中不倚所藏吳傳朋帖

書蔣定叔詩卷後

書唐人集句後

羅國賓竹西卷後題

又華國如此山二師詩卷後題

洪崖先生圖

戲書竹蕙圖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真人小像贊

西湖遊約

題方白雲山蔬譜

壽岩

福地

卷之八

詩

題葉天師鳳化鎮海圖

題吳子行瘞貓文後

題大滌洞天

耐交吟

冬日

訪牟大鄉

寄陳宣慰祐

鄧女墓

書族祖拓齋先生白頭吟卷後
顧道士松巖圖

屏居

題外弟唐楠扇

海扇

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
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荒村布

次韻吾子行新年

公子舜歌

鳳求皇

用子行韻簡周景遠應奉

投容齋徐大使

送許君實同知之任鄉邦因簡于有鄉知

州

道訪子昂舟出苕溪

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客游華亭訪衛山齋

劉將軍射席行

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

入京師

留別沈介石導師

壽杜南谷席上得寒字

送吳養浩編修入院

屢訪開元陳高士不值

李唐春牧圖

明皇貴妃並馬圖

卷之九

山平水遠圖

用韻酬陳渭叟林伯清

題赤松圖

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謁大父墓因和淵明

韻

和唐王潜用友人韻見寄

四鴈圖

春晚

和吾子行見寄韻

送空菴焦禪師北上

賦用拙齋

答上虞友人

湖山堂

重游昇元歸寄陳道士

七夕客中

月下歌

喜陳茂陽客歸

上虞客中

北山錢令公墓

岳鄂王墓

寄襄賁丁明府

答初陽臺

岳老

過華亭畝別湖山諸友

賦當塗靈鷲山月印池

東隣

八月十五夜對月

贈相者王月屋

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題鏡石

題默齋

和杜元用見過韻

携家華亭

寄題終南山甘河遇仙宮

送范慶濟上人歸西

十二月初六日曉發松江
送吳縣教之麗水任
九日詩寄明碧竹院

卷之十

表疏雜述

石刻天台瀑布寺謝表

省府祈晴意旨

省府祈晴青詞

吳道錄保安醮疏意

謝恩醮疏意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醫士求財施藥疏

吾子行夢蝶壇疏

朱伊叟注刊詩板疏

買屋疏

代曹彥祥疏

四聖延祥觀塑三清聖像請疏

代道錄司賀天師壽

代四聖觀賀宗師壽

賀吳閑閑都提點

開元宮鐘銘

佑聖觀牛鼎銘

肅堂銘為昌國李侯作

代賀天師生日呈子

趙蒙齋入道疏

定光寺立經藏吉語

元松鄉先生文集目錄終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一

徽州路重修學記

句章任士林叔實



皇帝臨御之初詔天下崇廟學徽為郡介在江南
山川阻修實惟文公其生也鄉其服也采式問而
鄒魯存家至而淵騫集庠序之政宜飭具舉然而
棟宇闕漏祀肆弗共涂軌侵墉咸隸充宇有司祇
廣弗邁固壅
德音而昭愧先哲也

大德七年夏四月郡博士東從周始舍萌告至顧
瞻惕然懼弛祀肆石會版入八百為儲士曰不足
于養矧能餘吏曰不足于需矧能圖從周曰樽削
有倡人將來趨于是擇時日庀工傭斬板榦運陶
甃王宮正室葺而新之丹刻有燁重席仍几衮冕
以嚴公配東坐哲祀攸序下逮羣第諸儒佩帛簋
簠簋豆考禮合宜門廡戟衛講肄之位藏書之室
景先之祠以至廩積出內之共鼎鑊炊饌之具罔
不飭備鑿池思樂被以芹藻植蓮其中而池西南

師燕有阼峙左屏阜夾右練溪是祠文公乃有別
築于是廟學之制為始崇矣諸乃相與言曰廟學
有政有舉無弛束博士之功也博士曰政以却舉
教由師作却公之力也夫從周惡賢乃狀其事求
文于余余惟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
人心不以言語文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
舉忠恕之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
言政則教舉言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
之學在是矣可不務乎于是乎記

奉化州新修學記

奉化唐開元中析鄞所置縣也今陞為州學宮教化之本是宜廣多士而新之有司固未暇也

大德三年秋七月肅政廉訪副使高公伯元始易今扁明年夏六月僉事王公煥行郡諸生相真謂事畢坐彞訓堂上舉凡學之事廢宜興圮宜修惟所畫知州事王侯珪唯而退明日學正趙與權錄趙進德以僉事公之命請于王侯珪侯曰諾環宮之墻百堵皆作文二百有奇廣僅之半高如廣之

度而三之雄固傑立覆飾如飛殿堂門廡之壯棟楠之撓折者易治之瓦蓋磚級之侈剝者丹白之漫漶不鮮者明飭咸理自夫子像以至四公十哲羣第諸儒冠冕之飾衣裳之采與夫犧象簋豆豆之制嚴好潔新無遺缺自宋寶元宣和紹興慶元以來且初且修至于今而始備允亦壯矣于是王侯進諸生而言曰若等知優劣絃歌之所自乎朝廷既右文治尊若道復若家選若人之秀者而官之亦隆且至矣然他日之仕者而泯老者而沒

壯者而衰故學無常師而文無定業為勉勵者不
既勞乎吾聞宋慶曆時正議樓公郁一出為鄉里
師而人輒化之不惟環佩簪笏之盛遂至比屋而
舍墟之澤天未忍絕之也古道如新有正議公者
不少而江海客食之士貴耶諸生悚而屏遂命之
為記

新城縣重修學記

自吳孫氏有地江東谿山小邑皆禮義教化之邦
故學官之制盛于中州新城縣介桐廬富春間故

東安却况舊為輔邑乎今

天下一家夫子之道益大章明宜廟學之設日完
且葺弗弛也

大德七年今福寧州同知魏侯榮來為爾邑始謁
殿既生進德堂揖諸生而問故於是釣臺山長何
庚孫直學徐夢高前曰學宮改築於邑令陸公演
增拓於耿公秉錙公景修今有年矣圯宜修廢宜
修舉惟令君寔儀圖之侯曰諾明日退自公庭政
前漕貢進士何諄偕諸生相與謀曰端孫會錢穀

曰德麟曰鉉度材植曰景星曰應辰庀工役教諭
蔣昂奉唯謹乃建直舍凡齋廬庖廩之序始三月
訖工夏五月以成時長官若貳教以故撓之而魏
侯志弗奪益廣堵制遂新王宮棟宇必崇庭楹必
度級磚甃尾方密以麗秋七月既成丹堊輝映袞
冕以嚴八月上丁舍奠升降有容牲幣有教既賜
昨諸生濟、升堂各以序進謝曰維學有政維教
有本侯廉以自治以仁以淑士其知本欵侯曰匪
先孰承匪後孰開爾邑俗醇而士美教洽而政行

今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阿思蘭海牙今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劉公弼奪蒞爾邑遺政猶在阿思氏
治識大體劉公篤厚如之予日兢、愬弗承今廟
學修舉諸君之力而前邑宰之所遺而禁何有焉
諸生願記之而未能也越五年方德麟何庚孫始
克請記于余余曰新城有邑在萬山中固人物所
在而許遠死節睢陽杜稜力拒行審羅隱耻臣朱
梁雖盛衰離合之勢天且違弗而志節忠義之氣
人不得而泯也非禮義教化之所由積乎而况前

有邑宰陸耿後有阿思氏劉公其善政善教耳目濡染固深矣宜乎諸君樂魏侯之令以迄有成也然而修齊平治之學本末精粗之道惟窮通不貳漸積有原諸君行且仕矣其告而子弟飭而學志而道以趨而政教以崇忠厚之風斯其庸有怠乎詩云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後之布政教者宜有攷云

重建文公書院記

尚論先王之制黨庠術序遠矣唐詔天下置郡縣

學厥後四書院之名特聞宋慶曆熙寧學校寢盛處士之廬遂廢逮徽國朱文公始復白鹿洞之尊祀孔子如開元禮尋創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張邵司馬李延平七先生從祀是即諸儒講道之地以立書院者益衆文公既沒凡所居之鄉所任之邦莫不師尊之以求講其學故書院為尤盛其徒不事月書季攷所習皆窮理盡性之蘊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廩官給之田或好義而多貲者請自給

世祖皇帝混一區宇郡縣學益崇且侈願以力勸
書院者有司弗奪其志卻使者加察祥焉行省設
官以主之其選視學正錄

皇上嗣大歷服播告中外勉勵日加明年置各省
提舉以敦教事永嘉陳君友龍以

朝廷首選寔來江湖始至起士林于家俾復文公
書院于奉化之陽士林載拜承命奉公牒以白諸
州州刺史而下翕然曰請如牒昔文公提舉浙東
常平日循行台溫郡泊州奉化之龍津長吏率諸

生請講書于學宮景定初揭洲姚公希得建海閩
敬齋謝公昌元方坐幕府出籌畫前進士李君瀟
舒君泌童君幼該請立書院于津之左聚徒讀書
其下榜曰龍津書院尋遷廟學東偏至元十八年
改為文公書院山長李芝皓王鑑主之既亦廢弛
先是前朝請大夫趙公崇燾有志改築卒不就檄
下日其猶子必墓園寶鹿山以進其壻前太學博
士陳先生著規示之於是州達魯化赤察罕知州
事李侯炳與其貳星侯粲李侯居安議允協其屬

感君消鄭君元均贊甚力以工給其役以吏董其事木石之費一不以侵官又明年祠宇成奉遺像行舍萊事凡受學士林而志于立者咸願為之徒鄉人士亦樂以義廩三之一為之贍州若府狀其寔于所部于省斯其成矣噫嘻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細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為世道深繫乎

余不得為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耶或曰州刺史之功刺史不有曰是惟陳君之力陳君力足以任斯文之寄而不屈於貳道足以起學者之慕而不間于欲故初置書院九九所復昇潤宜具隸學之田萬八十畝皆事之著者予不得概書之云

紹興路學重修講堂記

大德九年紹興郡學重修講堂成庀是役者山陰

趙瑄費凡出所捐之田之入初趙氏捐田五百五十畝助郡邑學官廩入且以周里人二百畝郡庠養二百畝里喪嫁百畝邑庠養三十畝里公役郡侯義馬日是堂之弊將廢也與博士于天瑞正閔全議曰庀工度材惟趙能費慮所捐為廩養者固不浮且速集趙聞命曰視惟謹凡梁木之朽弗任者柱蠹弗支者瓦盍磚級之侈壞壞者易新之規不弛前植不虞後郡侯材焉曰是不可不記夫聖人之道在萬世言在六經漢諸儒坐重席諸生攝

齊升左右屏虛而往寔而歸固將為授受地乎今天下學宮一命士坐堂中席鼓五七擊部使者郡二千石命諸生東西班坐耳入心著果漢儒授受事乎經世之士明道之儒本非二致也自明道之言支以離而經世之法簡以易故有事宦學者往往陋所聞以自高若不相入也聖人之去其支且離以示其簡且易則精粗並舉本末一致不在所講乎此堂之不可不修也郡侯賢而知人任事者稱義皆宜書侯劉姓名克昌汴人

杭州路重建總管府記

杭為郡自五代迄今不受兵革之患故生齒日繁
廬井蟻附城內外居者無慮數十萬家舊以兩縣
置城西北隅以聽城以外之治四錄事司分置城
四隅以聽城以內之治然後受命于郡府郡府擁
行省之垣聽外銓者列四道聯外事者羣有司傳
宣之使日來貢享之羨日接五人聚之地轉煩劇
郡府方疲于奔命兩縣四隅之治漫不得梳理固
其宜也今大叅梁公為杭之明年始上圖省府乞

以郡治之隙地翼近兩縣直視四隅使皆在大間
之內將以考成治焉既而郡侯廉公希哲幹勒公
好古寔來識畫規度視梁公為有合郡民吏翕然
嚮從鋸斧之工版築之子執器備用來會庭下始
聽事中黃堂幕府旁列吏舍曠分戟衛之門休眺
之樓棟宇一新左翼仁和右翼錢塘豎四錄事中
唐隅列東西門入坐各南向繚以周牆揭以表樹
視聽聳仄有壯且麗經始于大德二年訖工八年
六月有弗集者郡侯札忽不兒移刺忽都與郡貳

而下寔完成之于是大夫人士僉曰治有劇易操
其簡則易从聽無比遠篤其近則遠舉抗今為郡
既劇且煩郡長貳坐堂上屬城之吏日趨于庭一
公交孚萬慮明白緩急傳呼不出宴坐示儀表景
遠于唯俞顧不在一轉移間乎然事大規宏更三
政始有成皆宜書

老子祠碑

道有超世而極立言有憂世而教行是皆自上聖
之姿周流天下出入渾淪德盛而時不來者之所

為也老子是已夫老子生殷之時仕周之日所掌
三皇五帝之書四方之志凡天地之間消息盈虛
治亂升降之故閱之熟矣是故心超太極之先道
出羲軒之上退而論著五千言無為之道忠告其
上有為之業善道其下所惡飾仁義之名以禍生
民其意深矣于是尹喜辛鈺列禦寇莊周庚桑楚
南榮士成綺崔瞿栢矩尹文子之徒得其言張良
陳平曹參之倫得其道得其言者曼衍多方恢範
乘之得其道者建用一致清靜載之寢以成漢文

景刑措之治有以哉然而淮南神仙黃白之書出
武帝方士禱祠之事行而後老子之道始詘於是
哉其冠者為孝子之徒誦其書為老子之學求之
老子之道則芴然如也吾嘗歎憾于此久矣大德
十有一年當塗杜君道堅築老子祠于杭州宗陽
宮之右像設巍然凡書存而言立尹列而下班以
十子各東西坐衣冠古雅道德以尊既成杜君執
簡曳脩執事有恪籩豆有儀拜跪有容予以洗千
古荒唐之愧可謂知本者矣蓋杜君註道德上下

篇又註原註旨發揮盡闡皇道帝德之蘊且圖老
子及十子像以翼其學今為是役也使襲明沖用
之士旦暮遇之瞻仰之下其于宗教非小補也嗚
呼羲軒遠矣世不幸而有老子之學長往不返之
徒取資山林猶幸有老子之書道德功力之辨有
證後世曹參之倫烏足侔哉遂為銘銘曰

象帝先惟老子尊道德抑仁義以援淪匪樹異籩
豆陳祠容閱班十子東西置古衣冠人仰止載清
靜禪世治後有作教勿墜

魏氏福源精舍記

夏蓋湖捍海為堤袤百里中涵丘陵林藪之勝余
泛舟其下雲飛鳥泊昂紆回振之地水竹縈秀知
必有處士之廬也他日錢直卿以書抵余曰予戚
魏明叔好修而理既還江海之事故邁施之業周
于丘壑之間築屋數十楹宅湖山之勝歲時命中
車棹孤舟携酒與客徜徉其間倦不知返固將為
兄弟夫婦終焉之藏子幸記之以嘉夫志也余聞
而喜曰豈殆予所謂處士者耶夫人生而靜者也

自井田事廢造物平施之力亦窮故有事宦學之
士固不得不游以訾省其身也是故簸弄毀譽銜
留是非開口見偽舉足成欺雖妻子不得告其情
炳燭而不知跋漏盡而不知年非獨不哲且明也
今天厚魏氏之家庶有之事固具唯諾庭行友怡
政舉不耗落精術以出權謀不搖動筋力以奉拜
跪時時頓置泉石錢鏄雲烟雨露之力日滋吾入
且何營何求以強人事乎故其趣幽幽可以處休
其地窅窅可以觀妙曠然悠然而神以全淵然隆

然而智以傳噫嘻子亦知夫菟裘之營亦太晚計
壘室之卜殆未忘形唯日與造物遊者厚我佚我
順受其正以樂茲立之下不殆處士欽明叔名文
炳而文煒其弟云

武夷山天游道院記

天游道院在武夷溪第六曲僊掌巖之巔屋若干
楹中以為堂周以為序密以為室廓以為亭列楹
游空下瞰物狀堂之中圖以太極修真之士處焉
盖武漢夷第六曲當三十六峰之中緣曲而上路

入僊游館斗折蛇行徑造峰極地轉平敷有園有
池白鷗鷓鴣王孫之栖集桃李篁竹楫欄之叢聯
嘯清舞寂綠駭紅自然成林由林池橫出左右
翠樹青蘿一逕中通以撫仙掌池右屋而流瀉瀑
千丈練白珠圓暗空為澗于是堂以集序以析室
以煦亭以舒動標靜根杳與目過窺声窺噫清與
耳謀萬形攢絡之表與抗吾真四時施減之功妙
與稽吾神不以虛空與逃蒼莽與遠乎大聖哲之
士有不得志于禮樂刑政則託而神仙之歸若安

期羨門之屬豈無意于事功者哉故不肯磨涅人
事沐漆世汙以自遺天地之外非小智繆察者所
能窺也是故蹈屬自然出入無始以求是道有物
混成之先庸非猶龍氏之卓者乎院創始丁酉歲
以癸卯既却人劉時中父子松溪潘儻成希微張
德懋實開山承規以翼者其徒趙嗣祺德懋初遊
錢塘嘗學南谷杜尊師之門以狀求記不得辭

上虞縣驛記

上虞紹興路之屬邑西北行二百五十里有曹娥

錢塘重江之險三驛而路曰慶元杭州行省之垣
在焉東南行二百里通明西渡二堰之阻二驛
而路曰慶元旬宣之府在焉內則朝廷萬里意諭
色授六服震動綸出汗發四海奔走外則獠夷蠻
長時節貢猷航浮索引之民鐘包席裹之物爾輸
爾載委于御府水陸之使日接于道虞為中要
舡官騎廐之置固不可不壯且宏也初驛曰曹娥
去江津二百步而近大德七年春江風怒作挾民
屋為濤不可岸障郡檄縣尹阮侯視狀侯白府曰

固宜遷乃卜縣治之西得隙地若干畝雉荒刊棘
輦舊宇為材益以新植始斥而大其制深堂露軒
堦崇甍方東西列楹開高庭廓氣象嚴壯有容有
慶庖井青園福既潔且具繚以周墻縱橫樹道馬
有新廡舡有新步經始于七月己未訖工于十二月
甲申民不知勞吏不知役既成命余記之夫站驛
之制凡九十里凡復民由租給戶馬有教水行具
舟復有差鋪陳乘坐之具漿殮潼酪之需官總其
費利藏于市馳騎風來吏閱其物醞酒繼肉不移

而具者勞息犇馬有餘力權以熙使者刻晝夜為
程際天蟠地上無壅澤下無瘦情寔經制良法也
既侯為邑公明平恕不倦且忠故深識大體宜不
苟于此役也是宜書侯名惟貞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高公去思碑

示人以善者政之良遇事而思者感之至是故召
伯教明南國而甘棠之戒勿翦武公入為卿士而
綠竹之詠弗謏方今

朝廷念江南之遐遠而抗為要置行中書省以鎮

之凡出為外屏宣

上德意郡國受命焉皆

天子之宰而久于政而習于民則莫今樞密高公若也蓋公之知時俞張既有以出際

先皇帝一統之運而識大体勤小物復有以昭布聖天子宵旰之仁故自旬宣任專鉞以來逮參預丞轄以進平章之秩出入江浙二十年間其勲勞之所書政事之所及惠愛之所加習於民而抗為近內而宅揆密庸外而藩屏寅協公弥縫替理不

替一焉蓋其天性純明而又居之以忠守之以仁蒞之以莊動之以禮故民畏之愛之其庸或有既乎今去政日久副在兵樞甘棠綠竹之思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自古岳牧之任其重在得人而不負朝廷之知其要在民懷曩歲今右揆大丞相首居外宰既而衮衣歸兮天下蒙福杭民具瞻曾不旬日畏愛之情至今朝夕未能忘其私若高公之政歷歲年而民習之斯民也所以直道而行也矧能溢有所譽乎然去政之為思則在政者之為感其

弘多矣斯民也又安得不重知所勸乎示人以善
之机庸有在也公名興賜名霸都蔡州人

劉成卿久齋記

上虞劉氏族故殷起西岳公吉德培符里黨食其
義未卑也嘗命幼子炳後其宗今七十翁矣翁之
子道常與予游氣貌溫深善遠人意人願交之大
德八年春翁置酒堂上親朋皆集坐子異席中觴
行懽甚中酒道常延予西偏之室池清石潤竹淨
花娟扁其額曰久齋指其額而請曰願乞文予醉

語許之冬十有二月予將歸錢唐翁父子過余客
下寒雨瀟、意忘、殊不忍去道常起曰久齋其
忘之乎予因省舊語不得辭天地之道惟久故常
人履其常無久不感是故人之生也門資世學欲
久其傳先疇畎欲久其守聲求氣應欲久其交
飲食嗜慾欲久其遠夫亦人之常情也然而盈虛
消息日闔乎其門顧將何以恃之精衛之志天地
不違愚公之謀鬼神莫奪是故日省月察動能不
悖其常時至氣化然後無數此久則夫人履世之

道可日坐而傳也謂予不信請質玄易翁坐微笑
道常請書之

杭州承天靈應觀記

承天靈應觀在杭州東南隅吳山之顛至元十三
年元靖真常大師陳君元德寔主觀事振宗風于
中否弘道脈於既傳隸觀之田有司籍在常住免
其租入元德力也初觀曰冲天叔于宋紹興祠天
地水府三官費帑緡錢若干萬燬于紹定逮端
平始復建奉旨賜今額淳祐中增建玉皇寶閣方

紹定既燬而未復也神靈不來洞歌無續祈禱之
民皇皇乎若有失也觀妙大師鄭君守一慨然曰
是不可以不圖神營心計上移時宰江淮列閭千
里求施出殿闕于瓦礫之場列幢蓋于塵煤之聚
祥飈晝下景光夕游巍巍乎列聖之居秩秩乎羣
玉之佩三官朝而玉皇侍也川行岳立景福攸介
三門廊臺守藏之室齋庖之房周阿崇峻列楹齊
同翼以梓潼真祠朱仙閣宇干祿者趨通真者式
觀于是侈于舊矣田隸崑山之朱塘吳江之澄源

范隅與夫在嘉定者為畝一千三百二十有奇歲
入之量以羞以奉始漕臣嘉鄭之功白禮部俾以
乙承甲嗣鄭者唯其宗他如鄭者援有據今三傳
矣元德曰余老矣是不可以不記夫玄坎之神生
于天一成于地六故水為六府之一天地平天成
時乃之修道家者三官之奉豈其意歟羣生蚩蚩
必有司命吉凶影響體物不遺杭今為東南巨鎮
梯山甃江廬井螳附風檣浪舶出入渺莽是故無
神以司之乎此觀之所以興也然廢興通塞存乎

其人鄭君守一以道為徒以法為子孫無為之為
道不泯矣故陳君元德為善繼使繼陳而起知鄭
之心弘陳之守觀且久弗替而民有常奉矣于是
乎記

瑞州路妙高峰北乾明尼寺記

瑞州城東北隅有山曰妙高故宋時郡人祠洪山
靈峰尊者于其上歲雨暘民疾沴有禱輒應南乾
明寺尼妙智寔主祠事若行淨業施者信往因闢
其宇為佛宮以北乾明自別度元勝永達了敬紹

勤為徒敬之徒是為法玉貴亨乃相與言曰事倡而不遂志成而不廣豈學道者謀乎于是築堂以集清鉢築室以嚴齋居西為法堂南為靈峯祠中奉佛天羅漢旁轉法輪八觚又別開一堂補陀知識普示現像且作堂萬竹之天風時來山雨消碧心空識明道與境會妙智嘗坐堂上集其徒語曰吾昔以神祠奉虔今以佛宇寧施非志之成事之遂乎未幾錄教事者以故撓之若不朝夕元貞二年法玉貴亨乃渡河北往御史中丞張公閣宣政

院參議旦牙公寔憐之以見瞻八師父奏奉
聖書護持且賜妙智圖覺大師尋覲

太后妃子敬奉懿旨隸入位下仍度其徒出入宮
闈于是妙智始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以報

上恩曰是不可不記時中丞公行宣院事以妙智
狀來俾為文既而

朝廷擢公左轄復施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以遺妙 俾其徒持誦之且荐以記文為言夫尼
之為道苟非志專而容寂積久而守堅其何能淑

慎其身以成光遠之業而大人君子又樂為振之
如是耶此予言之不得辭也書以為記

蘭芎山福仙禪院記

會稽山配岱宗凡峯石穹窿隸是郡者皆勝絕虞
蘭芎其一也大德七年^春余以庶人在官讀書古虞
氏之邦有僧克文以狀來謁曰蘭芎山福仙院任
持僧也蘭芎山在縣北西二十里夏蓋湖之南坐
殿大海西亞曹娥洪濤之風蓋自天姥沃洲臂橫
股直潯斷丘伏而來南為百樓山北為羅巖將直

甚是為葛仙翁修煉之地石井丹竈存焉今為福
仙唐咸通八年操禪師闢庵為寺始也兩杉童童
直山門之陽如塔峙立鬱然古意更唐宋風雪物
也前任持道順始改作法堂山門若干楹至元三
十一年秋也大德五年冬十有二月乙亥克文與
其徒如果志和捐衣資之直且以道惠夫人之肯
施者重葺佛殿山精駭奔海異飈集若齋庖廊廡
方丈之居以次修舉院始完矣然自咸通迄無金
石以紀其故非闕事乎余謂山川偉特之觀僻在

江陬海表而使空虛寂滅者坐以鎮之且托夫仙
蹤佛蹟以驚動恠異夫亦智巧之所營而善察幽
勝者之所必錄如來氏以識心見性為宗其為道
簡直且易行也人心揜著之故多而禍福之說售
故人之趨之也衆而智力猥附金碧之觀無求不
成然百工之事具而衣食者迭資焉分田劫假之
有常入而農者盡敏此其教之果不替乃式至于
今也余因嘉文師之不怠事食且樂茲山之勝遂
為之書是歲癸卯七月望日記

大護持杭州路宗陽宮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神武不殺一天下故
日月所照熙然邃古之世素朴之民以慈儉無為
理天下故天地訢合藹然清靜之治寧一之風是
以天保定爾之詩海隅丕冒之臣首居所以朝夕
必祝必嚴其地以歸之至元十三年太傅淮安王
首舉杭之宗陽宮尊師杜道堅應聘入

覬師恭持辦香稽首

上前為江南民命昭謝

聖德

天顏穆然在廷皆稱

萬歲由是時賜召見訪問治道尋被旨乘傳江南
詢求賢哲有道之士仍賜

璽書護持又明年被

璽書東遷初宗陽之建也析以故宮遺址凡土田
之在華亭登瑞者以賜以資逮尊師之還也方墮
劫灰之餘瓦礫未䟽玄室窠集于是規舊址輸心
識掄巨材畫堵制握毛樹林輦塊成阜業且營之

人情厭事而師亦拂衣矣師乃退居吳興即封禺
之地蒔竹萬箇木萬章曰美可材吾志達矣越二
十有一年是為大德八年有

旨賜璽書起杭州路道錄住持提點宮事師振衣
出山䟽去蠹蝕斧斤日聞有門有墉崇之植之有
殿有壇級之甃之有堂有廡修之邃之有庖有廩
潔之峙之檜栢松杉日溉滋之池溝立阜日䟽積
之鐘鼓有節幢蓋有儀洛誦戾止洞歌未思維宮
貳是維是弥維教父是施是資于是考制定宜大

振初矣夫惟老子之教立世之矯、亢、徒棄富
貴芥視事功者往、托而逃之故呼吸煉養以攝
其玄禱祠祭祀以通其神然象帝先強道名意果
是乎今夫作者談皇道帝德之盛以揚至治揭性
命禍福之蘊以開羣蒙存君臣政禮之舊以飾人
心力棟宇封樹之勤以恢人事則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之道始日著矣若夫罷軟而事佞覩而食矜
屬終身自以為不廢綱常之植聞師之風獨無愧
乎乃為銘詩以昭大道銘曰

吳山之東峩、其宮千楹雲翼萬瓦鱗從維久乃
隆維抑乃崇維師之功有所有冲有馮有宗
天子萬年四海會同

杭州佑聖觀玄武殿碑

北方玄武虛危之垣聲光靈異倬有神化是故淨
樂之流祥武當之著跡昭昭乎不可掩也已夫天
生民有欲吉凶禍福動與知防鬼神禮樂相為昭
布故禱祠之事出焉而劔履洗洗玄纛風靡高視
下聽時游民間不曰之福明畏之威影響不測有

相之道于是昭事孔虔自邦國達杭有佑聖觀在
城東隅昉自宋淳熙更慶元迄端平迄淳祐麓樹
田租始具籍入庭壇殖：丹碧斯皇所以寅奉
上帝而玄武得專祠焉仇君安一寔經始更十五
傳陸君宗輔手陳畚揭且營復之當元貞之元王
君壽行被

奎書寔來凡高居邃宇叢房聯序震赫冲敞昔曠
今完校登之章錫自尚方紀烈之文載在樂石蔚
為盛矣大德六年十月玄武殿災瓊芳不將几帝

如失民士慊之于是提點觀事吳君存真掄材為
倡畫堵以謀金錢之施踵門日來明年五月今住
山提點孫君益謙被

奎書執簡曳佩退自珎庭碩瞻有懷乃究乃理材
惟堅良工惟精碩瓦必陶貞石必礪密又明年三
月殿成崇修而神靈集整沐而視聽尊玉垣沉沉
羽衛秩秩景福攸降岳峙川行夫惟玄武稟剛正
之姿負忠孝之烈有象在天有靈在人固不待祠
事而尊像顯而嚴然而人心掩著之故多矯舉之

辭侈神道設教容得弛乎夫然則登庭之士拱極
之民叩齒而神存覩容而心惕折回邪于未萌援
正直于弗植遷善遠罪民不逾德固非所以昭刑
政之助乎乃為詩以永敬事銘曰

紫微巍巍帝清穆若有人兮樹玄嘉長劔陸離佩
蒼玉手提天關履地軸挽捨無光蚩尤伏下與濁
世掃氛毒却輔正清九牧我民敬事勿敢瀆有赫
其宇鎮南服瓊芳升堂車擊轂歲胙之人戩穀蛟
鯉遁兮虎豹逐風雨時兮年穀熟于萬年兮荷天

祿與之游兮世義譽

杭州路開元宮碑銘

國家混一區宇玄風淳風化如肇開闢

聖天子慈儉無為于其上大臣清靜寧一于其下
中外小大之臣有忠無倦禮樂刑政之具有舉無
斁斯民熙熙然齒髮太古飲哺自然是故老氏之
教昭晰而日尊初唐開元時追崇老子詔天下置
開元宮杭州陸彥恭即城北隅以基以構乾符五
年戊戌巢寇犯城酒雨弗降遂燬越五十有九年

是為清泰三年吳越文穆王復新而廣之介成之
三元大師夏隱言銘載之節度掌書記林昂主之
經文大德師樊德隆也逮宋景德中改為景德觀
乾興初寧海軍節度使俞承福拓舊剏新棟宇凡
四百間前進士陳戡寔記其事更建炎官事草剏
宮亦遷改靡定嘉泰初詔呂嘉王如改建即在泰
和坊秘書省之左右成復賜額開元并奉闕伯之
神大洞法師張君寔再經始紹定辛卯燬尋詔有
司闢大宗正故址更建度道士十有四人仍撥賜

田地蕩為頃七十有九有竒至元十三年
朝廷置行中書省于杭以鎮南服即舊秘書省為
治越十有五年辛卯災宮亦燬外宰購拓基新垣
宇越明年任持董君德時遂置故駙馬都尉楊氏
宅為宮在城北清湖之西又明年有 旨賜璽書
護持命翰林承旨閻公復作銘詩以紀之元貞二
年丙申陳君天錫奉
旨任持寔嗣董君董君之時今任持王君壽貳宮
事大德四年庚子奉

晉王旨主宮席不就八年特拜

宣命以靈妙真常崇教法師任持提點仍賜

皇書護持給尚方五品印光華震赫遂甲諸方故
凡宮之役董初勅而未完陳欲繼而不遂靈妙式
克成之規宏事舉教立道行寥陽之墀玉宸之闕
景命有祈明離有作柔祇岳立圓靈漢繞霧集沉
水之芬風落鈞天之韻登壇朝夕之士列佩維百
儼然高居之在人世也若夫雲房星序園池花竹
天鶴來庭雲水四集其列仙之游館欵于是老子

之祠闕伯之奉歷世有度亦倣乎其人而後昌乎
夫老子之道先天地而固存後天地而不悖鑿
五千言所以憂世立教言君道曰無為堯舜之所
以為君言臣道曰有為禹稷之所以為臣周流六
虛出入古始推本皇道帝德之所以盛王功伯力
之所以衰不顯、以為著不泯、以為博而深涉
天人之故其文王之易箕子之疇欵故樓觀之飾
起自穆王而有唐以來宮觀由之而盛也夫然則
優游琳館安坐而食高談皇道盛述帝德修身而

玄冲存神而貞一獨不足以仰裨治道乎遂為之
銘銘曰

道非有始非無始夏世立言尊老氏開元有詔杭
刺史目闕珠宮聳城市劫灰酒灑東風靡化人幾
見蓬萊水

皇元區宇一文軌慈儉無為萬國理秦苑秋深千
柱峙金闕寥々開雉尾

上帝高居百神止紫衣翩々有道士漱滌玄風搖
玉齒高談道德五千昔對揚至化天萬里

天書晝下玉局壘呵後岳祇走瀆鬼吳山蒼々浙
水滌下蟄蛟蜃上虎兕大道流行民俗美皞々熙
熙遠九紀甘雨時兮祥風起百穀成兮廩億秬萬
億年兮壽

天子

平章政事審典赤榮公祿世美之碑

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
都總管府事審典赤榮祿公既蒞政之歲冬十有
一月

朝廷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三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京及時而振發之一府愕眙凡海運歲必以夏至為期風力高競其乃有濟今風東北行大海洋鼓颿沂流能有濟乎公曰

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猶己之道承命以行其必有濟公遂勇往募羣艘列海步下量運駕發必誠必信海伴子來起碇之日公詣海神祠下躬具牲牽陳俎豆與神誓言一不煩有司于

是公還省坐堂上迨四月二十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春運米五十五萬石有奇以四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懽然相賀曰平章公之力也于是掾史請記其事公曰毋吾寧貪天之功乎先是江淮財賦府初立

朝廷以不得人為慮屢形國論迨公陞辭曰

太皇太后臨遣之曰江淮財賦厥有會府汝寔領之公銜旨而來凡歲入有程分庀羣司一以不擾辦登校半歲之輸凡三十三萬定人心始安國

論用息

太皇太后賜織室錦襖太官上尊用寵嘉之蓋公涉歷明本心定知大体勤小物宜有以自植于外垣之右及嘗聞公行事其在福建行省也重建泉州興化兩郡廟學王宮齋廬棟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畝以充贍之而士有教養焉建泉州等路橋梁凡六所曰金雞曰南臺曰相額曰營頭曰下輦曰金溪石梁板屋連駕海濤飛甍傑棟平跨虹霓而人無病涉焉築興化莆田國清海塘為田以給

民之無產者一千家種之築屋三十間以授貧民之無歸者居之其在江浙行省也適歲大飢沒門疫且死乃置藥材命醫工家至戶視以濟疾病全活者多流亡之民父母有不顧其子拋棄在道公收養之左饘右粥以治其生迨力能還家聽之收糴客米五百石助有司以濟飢民運糶財賦府米一十萬石下半佑以接民食迹是二十餘役凡費鈔若干萬一捐已帑曾不吝焉且

國家調度有程官無公帑四方賓客無以奉私覲

公在福建則舉鈔三百定給宣慰司公在江浙則
舉鈔五百定給本省五百定給財賦府俾規運其
贏以備餼章庸非涉歷明本心定知大体勤小物
者能之乎然公亦不自以為賢也一則曰吾貞簡
公之所教也一則曰吾忠懿公之所訓也蓋貞簡
公出際休運于藩于宣備竭忠力初雲南臣附莫
究化理公往撫治喻以教化曉以格律教以畊賦
安以室廬而後雲南始治凡西一邊近沾遠被無
異中土公之力為多雲南地邪而民尚鬼九築王

一尺則死者旋踵公告戒之俾斲土者日以聞嗣
是九築大基建大屋怡然以熙公去之日家冶金
鑄公像事之如神明矧惟忠懿公扶翼

丕基芟夷草昧

神机睿筭是昔是毗

皇帝嘉之賜姓睿典赤

國體民宜是規是度去思死慕恩在罔極孝敏公
培仁積善敬忌天明鍾美弗彰篤生賢猷夫
一代之興必有與立之臣而天生明哲夫豈偶然

哉

成宗皇帝詔用卹典以昭前人先貞簡公以平章
政事薨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相封岐國
公謚貞簡是為考妣岐國夫人忠懿公以平章政
事薨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封雍國謚忠懿是
為祖考妣雍國夫人孝敏公追贈崇進封雲中郡
公謚孝敏是為曾祖考妣雲中郡夫人三世寵章
輝在泉壤

朝廷重恩何以報乎士林竊聞在漢萬石君家父
子兄弟相繼卿相子孫列貴十有三人唯以醇謹
聞金日磾身輔大政子孫嗣侯七世侍中唯以忠
孝著固未有若貞簡公父子忠節功在社稷澤在
生民流芳無窮世濟厥美如此其盛也今榮祿公
深浚之厚積之宜益蕃而昌益熾而大羣從一門
玉帶裘馬揚休
天朝前拜後恭而誥誥子孫鸞翔鵠峙勲業百世
未有既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之謂乎士
林不肖無似獨不幸得文名然終不以困故一登

公卿之門公溫然下士進而與之言曰子文善叙
事幸為我述之將以遺我子孫明日世謀行事寔
來不敢辭乃銘曰于赫

皇元肇基立極

世祖龍興統有九域厥有賢佐以勵以翼士馬之
衆孰啟于征神机之速孰替于成是生忠懿允忠
允誠有政斯舉有謀斯承乃錫宗姓曰審典赤匪
私于公以彰有德相：貞簡象賢惟明父子大政
相時升睠彼雲南家有鑄像歲時必祝人泣惠養

允也孝敏西域宗仰

詔有卹典三世封壤維榮祿公興受享慶昆弟一
門玉立斯盛公心兢：維忠與教厥聞斯馨邦有
善政

明明在上我祖在下無忝厥脩以翼中夏忠則有
君孝則有親凡爾孫子視此刻文

彭德路天寧寺鳳林演禪師碑

大德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鳳林大禪師示寂于上
都路至元寺于時夜半四衆俱集師問侍者曉鐘

鳴不侍者曰未須臾鐘鳴師書偈已道珍重竟逝
天香滿室七日不散茶毗五色舍利 火中出門
人弟子爭持奉為顆三百餘各建塔彰德珍事其
異年十八出家僧臘四十有四凡落髮為弟子者
六百四十八人智祐師為之首凡授三歸五戒者
五萬餘人幽國夫人老壽司徒為之首凡修水陸
佛事一十八會所飯僧八十六萬人師諱福演生
河間康氏母氏李有身時白光繞舍戶及生果穎
異弱不好弄不引味食慈仁孝友殆類成人讀書

日誦千言瞭然古今人物成敗痛自感觸至絕粒
不食遂祝髮于興福寺父母不能奪其志受信具
辯公習四分律方厲專默終揖于深盡得天台賢
者之旨常精進故趺坐不卧人稱為演菩薩一日
豁然悟曰言語文字豈究竟事乎乃走太原北師
巖習定安居者四年往真定叅安國賢禪師復依
柏庭如琚山湛三泉和三尊宿晚入筠菴冲公之
室直接臨濟為廿代孫萬行具足教法盛行
世祖皇帝在御詔師為彰德路天寧寺住持尋叅

奉

聖旨上都慶安寺作千佛大會法雲布日慧雨馳
風獲大殊利至元辛巳

裕宗皇帝時在東宮以納鉢地隸蕩陰者益寺之
制俾建舍利寶塔以鎮之丙戌塔成瞻者生信禮
者去慳輦金以來厖合猥附于是叔法堂闢丈室
廊楹塔級有覺且崇示寂之旦復以其事與道盡
付智祐夫大雄氏以道為岸以覺為海以慈為航
惟空諸有故人印俱涉漸車帷裳憚在未濟得既

濟故冥行獨往所遠通矣哉演公之為道乎

帝王至尊信賞其學元臣碩貴宗習其風故幢蓋
所覆作大道場雨花所集無增上慢非有道者能
之乎惟不有諸已故已不孤惟不滯諸物故物自
至凡聞師之道能無覺乎是宜銘銘曰
師之學為世大覺維筠菴卒獲維臨濟不獲師之
道空津直造維

天子是召維元臣是好維施不殖維精進不息維
師之德維塔在空維樓閣重、維師之功鬼神泣

其通遠近沐其風維弟子駕其宗維舍利是封山
川無窮尚有考蕩陰之南東將毋侈爾碑之豐

杭州路純真觀記

都城之東有觀曰純真承宣使入內都知鄧公惟
善捨宅建也至元十七年冬沖真崇正大師杭州
路道教提點宗陽宮住持都監杜道聖被

聖書東還凡杭之宗陽純真若湖之昇元報德寔
護持之蓋自宋咸淳初築宗陽昭瑞之宮于杭于
越鄧公董成焉庚午乃作道院延杜君以訪道書

曰純真至元丙子遂以宅為觀以田為資即純真
以名之公亦棄事入道更名道恕是為明道崇正
大師長子卜人師逢新次子中舍人逢明更名德
新德明亦入道仍禮公為師二十年間優游玄默
之化吐納道德之華時未嘗不神游鈞天也鄧公
可謂聞道者欬德新既逝公亦化去德明遂主觀
事凡鄧氏所施隸觀之田以他故盡鬻民庶其在
崑山之惠安者主黃氏未幾黃氏德一亦棄家入
觀為徒作而曰鄧以已產為施我以鄧施為產非

嗇乎遂即所售田復施入觀為畝七百九十八歲
登米為石四百一十九今視減為則寔二百三十
五錄教事者以聞教所俾以崇正大師貳觀事于
是觀復有養求余文為記余聞內侍之音知保晚
節而不昧者吾得二人焉其一則鹿泉劉公其一
則元菴鄧公劉當思陵驅馳之餘人且言祿而卒
恬退非達欵鄧當車書混同之日人且新貴而卒
勇退非貞欵百五十六年前後相望人謂宮庭之
臣蔽富貴而不聞道茲非誣欵若黃氏者既有鄧

田復慕鄧之為全而歸之以身弘道亦非達者不
能也皆宜書後之人尚有徵云

上虞縣明德觀記

明德觀在上虞縣之東舊為楊翼王故宅宅有宋
茂陵璇宮之瑞子孫不敢有其居改築三清閣以
鎮之寔嘉定壬午歲也屬茂陵晚年倚成內政故
優假為特厚乃命冲和先生劉道揖繇三茅寧壽
觀寔來金冠象簡主管閣事中使傳宣時賜召見
出內帑金錢白銀醮具撥公田若干頃先生儉素

自將寵教一不拜歲度道士一人冲素大師白雲
郭元逸其嗣也冲素丰姿夔特嘗侍劉冲和見上
載膺闕庭奉

勅披戴綠章清曉禹步玄霄羽儀珎宅者也凡六
傳凝妙觀復真常大師丁義堅當至元甲申之歲
始改閣為觀請名天師真人昇今額仍度弟子丁
禮常衍甲乙之傳大德庚子七月鞠為劫灰巍然
一閣在瓦礫東南隅而冲素羽像鬢髮不焦神氣
宛然凝妙驚且拜曰吾道固未墜乎是左經右營

建自楊氏楊氏未蝕先源給事皆入度材維碩兀
工維良乃奉珎閣即南嚮傑視舊制高揖剡青環
以宮廬歲月斯構鐘磬之編琅璈之步威儀風行
洞章晝落森羅乎朱衣絳節之來下也縹緲乎川
靈瀆后之在廷也夫上虞在丹山赤水之西北太
極感祥寶經斯授劉樊之老樹猶存伯陽之九井
未竭劉郭二翁遊戲道鄉恢張玄教即富貴之地
化清淨之居卒使其子若孫拓成觀事以昭示神
道之教使民知遷善遠罪之歸庸非有道者乎疑

妙狀本末請予文不得辭若隸觀之田為畝一百三十有五山為畝一百七十有四地為畝一十有九有司免租入在常住別有籍茲不書

清江縣玉泉山靈峰院

溯大江而西入番禺湖過洪都又西為臨江附而邑是曰清江繇大庾嶺沿江而東九十有九折其山曰閻皂山其下曰古封溪有曰玉泉山則閻皂之支也靈峯隆然佛廬鎮之蓋慈化院僧嗣杓所建也慈化在宜春惟寂感真覺禪師行道之地禪

師為南泉古佛凡大江東西度事十九故嗣杓由慈化來清江以慧力攝施勸者趨焉清江故為邑舟車之所湊商賈之所歸金銀銅錫之所聚犀象翡翠丹砂天雄芝朮之所藏號稱富饒故施者出金繒視錙銖而杓之成有措矣椎輪于宋咸淳壬申庭楹且完而篔簹如歸手鉢市至而食者飽去兵戍南下而爾杓拮据之力蕩入蹂躪迨四海為一杓益勵終誓大拓初基擅施日來堵制日廣殿堂門廡樓閣輪藏之壯像設儀衛旛華經梵鐘鯨

鼓鷲之飾如地湧藏泄具大莊嚴樹浮屠三層級
天外雲水四集香積為林禪房花竹夾以池館繚
以垣墻序乃倉庾院之規始完而杓逝矣且逝語
其徒妙慧曰吾以吾以大事因緣出世而香華幢
蓋成此道場爾其甲乙繩承吾法子孫勿替引之
妙慧不敢忘凡杓之志且成而未竟者有加惟謹
由妙慧而特建者則毗盧殿也凡大佛寶殿凡大
法寶殿凡鯨音樓以木石成者相其役則其徒了
一暨真乘也凡大士像凡阿羅漢像凡大鐘在縣

以金鑄者相其役則其徒行深暨了一也其且施
且護為方外勝友則蒼山黃憲藥園劉坳香節黃
鑑也妙慧曰是不可不記遂以狀來余惟先王盛
時鄉庠遂序而綱常之教行故禮樂刑政人趨化
之夫雄氏者出教法東行而井田之事適廢造物
平施之力亦窮夫人富貴利欲之心熾矣于是梵
唄之音布滿城廓聚落晨鐘夕鼓所以大揭夫成
住壞空之道以聲之而人猶未始悟也則大金碧
之觀在壯麗固未可議其為嚴且侈也然杓之

誓力以眇綿成慧之規守以弘謹遂而了一其來
行深之徒復以丕協孚志人謂大雄氏之學無体
用精粗為世出世法是固其立教之初旨而非喻
乎今之所觀也謂佛法之日趨吾不信固不誣也
呼嗚夫禮樂刑政之身食利祿有民人而碩鼠伐
檀之詩作可愧也已遂為之記

通玄觀記

通玄觀在吳興計籌山白石頂尊師杜道堅所建
也師有道之士薊丘李衍吳興趙孟頫金華胡長

孺寔與之游執弟子禮余最晚大德十年春正月
師與余御風披雪行白日洞天由瓊秀上長真登
通玄觀、有老子祠以辛文子鉞葛真人玄配東
東有宴坐堂、之南東有師考妣祠西有覽古樓
師坐樓中予擊玉磬賦返招仙辭清風遠韻飄然
有出人間世遊上古之意師指余曰子知所召名
乎初漢真人玄之生也自然道士支道紀訪其父
曰通玄真人生汝家玄既道成計籌山中人未喻
也至唐開元時徐靈府註辛鉞書十二篇玄宗謚

鉞文子乃始封通玄真人豈其微乎宋咸淳庚午
予遨遊其中若有玄契遂買山力事畚築越六年
應召北覲又六年被 旨東還思報 上恩乃命
其徒薛志亨執斧斤以從薙蓬藿剪荆棘清泉發
嘉石出蹲者踞者窒者孽者頓置平理班道就列
蔭以松杉庇以棟宇名曰披雲菴山之上為禮斗
壇下得煉丹穴穴有葛真人之鼎其容數十斗其
重數十百斤又得石室所藏辛鉞十二篇與徐靈
府所進者同且菴之成既久蔬有圃飯有田于是

拓菴為觀：成遂即通玄名之于時夜半雪浙
入窓戶既罷而睡雞初鳴紅日東出白雪在山瓊
林瑤樹玉宇琨臺宛然在目師曰此非渾玉境界
乎即之不可見見之不可即非幻乎子方有妻子
事後三十年期子于此吾司馬子微陶貞白望子
矣然為我記之余曰謔夫道為天地之始天地為
人之始自有天地即有山川居山川之勝而有之
則人為之始也前乎辛鉞山之始乎始也後乎杜
堅觀之始乎始也中乎葛玄通玄之始乎始也曰

吾師之弟子云者又記之所由始也師相視而笑
于是乎記

天清宮記

夫人稟天地之性負陰陽之姿莫不有清靜自一
之道是故處子綽約冰雪肌膚神人似之猶足以
召和氣而致豐年矧一念之烈却笄纓而不事嗜
山林其如飴有子丈夫之所不能為亦可嘉已在
宋寶祐冲靖大師賜紫沈師謙築菴于錢唐縣靈
峯橋之南以庇修真之徒恭定公盧府君寔資始

施之始改作請于朝賜額曰天清宮未幾恭公薨
師謙之徒真靜大師胡常淨相與謀曰居靜而守
冲學道者事也今額在奉常而棟宇弗稱豈恭定
公志乎乃景定三年壬戌闢基築畫堵制請于恭
定公之子御帶公原深慨然曰吾先君志也其可
以弗成乎凡楮樟杉栝之儲甍甍磳碓之用丹碧
髹堊之供委輸畢具越二年殿堂樓閣廊廡山門
方丈之居齋庖之宇像設幢蓋香華之飾鐘鼓之
建如地湧天設又明年師謙未克朝夕于新營而

羽化矣其徒真妙大師沈元勝寔嗣之御帶公復
曰居有序而食無田不可也且施田為畝四百五
十而強山為畝三百而少于星塔月殿之下雲
窓霧閣之間玉珮珊、籤笈整、不知瑤池翠水
之在人世也今住山端靜凝和大師胡正寧乃作
而曰叔業不易事也守成豈易為乎吾甲乙繩承
為第二傳宮事本末不托文以紀金石何以示我
後人遂以狀未 惟錢唐繁麗之區富貴浮雲榮
華飄風而清淨貞一之學山林處子之姿有其地

而規拓之有其人而世守之知道遠識之士復能
究心遐邇父子承、式以弘可久之施迴視鈞天
清曉人世夢曰觸溷濁而不羞馳恒心而俱化事
或有稽矣遂樂為之記

西山接待院記

西山接待院在諸暨州銀木山之陽釋大山恢公
建也初公受信具州之大雄寺、之耆碩曰德尚
師曰惠孚師皆公所嚴事二師嘗退即銀木之地
叔精廬焉以受四方之行鉢然規制淺窄衆志莫

容二師終以是囑公期必斥大而傳也公既道
行江浙住名山三十年公坐人天座中古慧風起
教思泉流凡堂下之屨會者嘗百千人而公之志
則退抑弗怡也且曰吾舍孔子之道為大雄氏徒
如水中月水流月淨波不昧水落月空影俱
滅獨奈何忘我銀木山之托乎于是出資剡輸心
識崇庠拓峙削峻築平斬林出虛發石渟碧為門
為廡為廩庫為庖福中為堂前為殿後為方丈之
居旁挾雲房花竹固不崇嚴廣敞侈繪明飾歲入

田貳頃度其徒若干人誓以甲乙繩承有引勿替
凡雲包雨笠南趨閩海北是淮江暘漿趺扉其志
如歸他日揮手龍象却身幢蓋一瓶一鉢笑傲銀
木諸峯問信江湖衲子稽首現前調御且歌且詠
以鼓舞吾法之盛顧不樂欵狀其事求文于余夫
賢智之業必以善繼為有承道義之士每以恬退
為至道樂况釋氏之徒乎然而超然三界之身本
無方所本無去來以諸叢林即一銀木以一銀木
即諸叢林何者為繼何者為退乎公道方行振衣

而江海景從卓錫而草木風動今志在銀木抱而
歸之如雲出山雨澤散布随机沾足神功收斂還
諸膚寸之地則是院之叔公其能無情乎公方姓
名道恢白雲處士干之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一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二



杭州路崇福院藏經閣記

崇福院在杭州城北門之北良渚之南宋淳熙乙亥建也蓋杭為東南巨鎮市巷碁列廬井蟻附連運馬馳不厭旦夜北行三十里始有良渚之曠紛華既遠馳騁亦休泛茗水上天目此焉西東佛廬巍然坐攝羣寂則弘嚴象教亦固其所景定庚申前往山壽湑初建無量壽佛寶閣穆陵書以寵之中奉四大部經天龍森列扶衛有嚴幢蓋香華雲

烟披郁今持住山師學弘持先志飾美緣中外之
居小大之宇凡皆葺而新之具足梵典五千四十
八卷經左右南向律論東向西向疏抄北向崇以
華龕聯絡窓牖寶函象軸五采彰施炳々乎秩々
乎有不貽雙林目巧之朦而法輪流轉具不退因
于是耆舊僧師秀德廣德皇與凡協力緣信之徒
相與謀曰是不可不記遂以狀來余惟釋氏之道
無隱顯精粗洪纖高下性々具圓心々本了而非
言語文字所能載亦非言語文字所不載如星辰

河漢歷々垂布而風雨晦冥一毫不爽如枝條花
葉種々新好而雪霜根柢一芽不蝕是故佛滅度
後五百餘載四十二章之旨流入中土又千有餘
載五千四十八卷始具而經律論之宗分矣夫道
豈不滴乎然萬目睽々諸妄靡々而病得醫而渡
得筏而暗得燈道之滴民之厚也今

國家以緒闡布慈仁塔寺以莊嚴奉福利而心惟
口誦之士等證妙覺道豈果滴乎哉師學師以信
廣緣以智知果識通經藏之先意嚴梵相之外慈

之布于是乎廣福利之奉于是乎嚴等證妙覺于是乎在夫然則道豈果漓乎哉遂樂為之記

思遠亭記

古者大司徒本俗之政曰族墳墓大夫掌凡丘封之度與其樹教使皆有私地域以容居相親藏相望也凡人之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服盡而情未以衰矧若堂若坊左昭右穆以族以位曠百世不能泯也逮至後世士或游或仕或轉徙困踣不能追崇其先封以息東西南北之嘆則松楸之奠奉

在別子雨露之感敬在禘宗矣此高氏思遠亭所由作也高氏自北燕中書令諱恭至魏州別駕諱象可攷者若干世自魏州塋有莘逮先府君諱政八世塋大小左右望邑冢土是守于若孫更數百年幸不以故去桑梓歲時上丘壠奉魚菽且酒醪且灌且徹戚單以陳長幼以叙酒清肉乾百拜不嫌時獨且無思乎夫人父子事具凡庶富且教之道非一日積也清淑之氣行邁以厚去民且士去士且祿又豈獨一日之故乎蓋行遠汲者浚九仞

伐遠揚者絜百園夫亦未之思耳于是子思孝臣
思忠弟思悌婦思順而後家思肥國思理前承不
愧後紹無怍思其容有怠乎不然孽之入利在
朝夕嘆之奉樂以妻孥賢不肖且異思矣登是
亭者能無愧乎高氏子昇侍其父世顯從事江浙
漕計與予遊命記不敢辭

頭陀福地甘露泉記

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李公溥光以翰墨之過行釋
氏之學儒名而墨行者乎大德二年有

旨來南闡揚教事椎輪湖山葛嶺之西大興棟宇
以聚其徒既而正智通辯禪師空菴焦公溥照寔
來都提點江南諸路築室佛殿之右鑿山泉出色
白味甘飲者神醒如獲醍醐于是雪菴李公大書
曰甘露泉余觀天目之山東南行為錢唐勝狀其
浸西湖水流入城郭為井為渠脂澤漬之黑潦纒
之干綆提携萬竈掀煮能使飲者內熱歌舞之童
乾沒之兒幻弄一世雖連者有不得而却飲冰焉
惟泉水之行地中時出礧巖之穴其涵者為冷泉

湧者為玉泉裂石而發者為六一泉斲石而鄭者
為參寥泉皆清涼甘美為高人釋子之所飲汲况
此泉之發于卓錫者乎夫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為
治世有道之瑞漢晉以來猶屢言之自大和磔裂
神液不行使斯民不復夢唐虞之化則醴泉甘露
何自而出哉方今淳風流布朔南暨漸灌沐之民
淪浹至此化溢為和氣散為豐年則此泉之發宜
不知天之所降地之所出也是宜書

春暉堂記

青社王伯章為桐廬之三年既歸乃築春暉之堂
于東年之上志養也始伯章游京師名在玉堂之
署太夫人在堂不得朝夕視飴蜜奉溫清仕雖榮
不樂也既為桐廬道千里而遠不敢以跋涉勞故
遺其親然爵以尊奉祿以養慈伯章雖有離憂母
志樂也政成且歸僮迎稚候具綵衣然後入太夫
人坐堂上問桐廬所為政歷々可道山川人物凡
而選勝蹈奇怡煩宅暇友賢而尚德也陳說母誑
太夫人欣欣喜見顏色曰吾有子也于是堂若干

楹阼足以奉升降庭足以容拜趨環堂之外植萱
成翠柳影在戶伯章日晷講奉食上食下問所與
乃退家評室語整々熙々煦為春陽草薰木潤鳥
下魚出羣兒洛誦大埵小麓衆婦擊絲左紛右悅
溫乎其為和也夫人莫不愛其親也如履霜冰至
思龍裳芳暄如冥行霧中思步清旭爵祿妻子不能
移也然知愛其親則思持其身遺羨之考叔或伎
于爭車搯臂之曾孫或貳於投杼何也夫陶侃雖
賢已慙奉鮓曹成雖智終愧擁魚是故擇無過之

地蹈永譽之寔以求君子之歸不敢輒肆人事以
為己累者義不自黷以為親憂也夫然故雍穆滿
門室有暇日雖子從事母倚閭夫亦樂也况將奉
板輿以賦歸田乎伯章屬記不敢辭

諸暨州壽聖院觀音殿記

天地之大生物之衆而水旱有不常歲也是故禱
于社稷禱於山川為

國家常典然靡神不宗之日而佛菩薩之教行蓋
佛菩薩以慈悲為心有誓願力或化身以示應或

尋聲而起感利澤在生民不可誣也西山壽聖院
在諸暨州之陽崇奉觀音大士慈感之蹟水旱之
祈一雨雲所雨一雨所潤民以占年在宋咸淳辛未
之歲夏大旱官若民禱雨不應行者樓可欽嘆曰
歲旱無禾民且死矣吾能獨受吾身乎乃絕粒不
食且拜且祈大士前期七日不雨誓以身死自焚
迨期不少悔鄉父老為之奔走失容可欽左手奉
槃水右手執燈炷入坐積薪中火起果自焚熾光
未滅病風四起大雨隨注秋賴以成縣狀其寔于

部使者眉山家公為文以祭之曰殺身成仁子大
夫之烈也况佛弟子乎命立祠祠之于于是大士
之道愈彰而卓行之跡不可泯也時大山道恢師
往來家林嘗白其事且欲廣殿宇以尊像設俾卓
行之祠隸焉迨海為一講堂諸方始克捐資剏建
山門翼兩廡具庖湏而院之規日廣矣既領杭之
興福遷松江之延慶乃命其徒曰元亮曰一燈曰
法雷慕衆緣建寶殿經始大德辛丑以壬寅二月
成中嚴寶陀勝境奉冬過大士尊像旁立樓行者

祠而師之志則酬矣大德十有一年冬過延慶丈
室明年是為至大元年兩年之間浙以東以旱特
聞而越為甚民無食流且死者以萬計師為予言
樓可欽之事為抵掌以泣嗚呼使可欽而有民人
社稷之責能不爱其身以全活浙東之民則大士
之澤豈為罪歲吞哉師狀建殿本末求余文固宜
書俾後之知師者為匪徒崇嚴佛事而已遂樂為
之記

餘姚州建福院記

州西北行三十里其山曰大小何山其浸汝仇湖
又東北行有院曰建福雲川暎帶殆名刹也其地
無城郭東馬之煩故深以寂無丘陵崖石之勝故
平以虛喧靜兩忘萬法不漏初院曰天香創于梁
天監毀于隋大業周顒德二年始復建改曰天華
宋大中祥符改覺朗曰今額則崇寧二年也乾道
癸亥燬寶祐丙辰又燬何創之難而成之不易也
于是甲乙之徒相與謀曰當吾世而失寧宇獨寃
竟事乎既而浴室以惟在成僧堂以智寂成彌陀

淨土之居法堂無序聯金藏寶方丈之室廢者興
圮者理人咸視其力書于棟以有徵也獨前後寶
殿規模特壯猶俟邁施時授經師方生鹿苑山中
出中瓶之剗輸以心識斷美材礱磨石金碧眩奇
有覺且麗自咸淳丙寅迨壬申凡九載而績成大
德八年春師之法嗣孫為隱始克求記于余聞
如來氏以成住壞空示法天下而宮室制度日壯
日廣獨非其徒之侈乎然嚴其居所所以尊其道侈
其可已乎夫以道為徒故其教為不替以法為子

孫故其志為有承吾觀建福之役且創且廢而荐
更而再燬衆方有為乃卒大遊于經師之手固豈
其數乎亦其人之為也起視人世以富貴種子孫
百年乃有傳而復何人而成住壞空之道顧乃有
常如是獨無愧乎是宜書

謹齋記

上虞劉恢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其翁畿漕
公無恙時書其配名之義以為世訓養明再拜不
敢忘據其語以題所居之室曰謹齋他日過之延

予謹齋之下坐其席有子敬之壇焉閱其架有鄴
侯之軸焉徜徉乎齋之外荒園廢沼一花一石猶
有平泉之舊焉養明晉衣冠進退語嘿有古君子
之風且曰悞不肖早失先人其游於世且日惕也
故出不越鄉鄰游不越庠序而周旋酬酢不越兄
弟姻族然猶慮夫矢集乎其躬也獨奈何忘吾先
子言乎子其記之以昭夫先訓也余曰巨涂則讓
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今夫車閱五返之
朝以行大都通邑之中吾知其不折足也上太行

歷九疑其有不戒者乎今夫舟乘安擊空一息千
里吾知其不失楫也下瞿塘出三峽其有不兢者
乎慎在事先弘受其福事至而慎營之不足謹乎
謹乎鬼神不能渝而况人乎請以是刻之

吳氏晚香堂記

延陵吳成季築堂喬易壽樑山之陽榜曰晚香志
養也初季生敏卓神氣以靈其親壽樑翁寔竒之
俾習老子之道且曰臯夔禹稷治足以為經孔曾
思孟足以為治方今天下寧一明哲輩生躬行古

人莫非治以為經之學而非爾所企也無已老子
乎老子之道固淡泊無華與時消息至小子行之
季乃退着道士衣冠侍大宗師于

朝垂二十年入承清問出侍屬車所以默贊

聖治一本玄默之化至矣哉歲時由教事道出番
易境上歸覲二親壽櫟翁方左圖右書以脩孔孟
之道飲酒賦詩以樂堯舜之治夫人理閭內衆婦
樂絲以從伯氏守門戶用譽諸孫駸以文學名
世而成季之歸也凡尚方錫眷歸遺庭下中朝之

彥兩院之儒所以寵光歌詠照映橐中季紫衣象
簡問安石外躬奉觴上壽愉色婉容進退有禮壽
櫟翁喜曰此清時賜也于是堂若干楹庭足以容
拜趨作足以奉升降堂之中鶴髮垂：左扶右掖
于壺于觴以琴以瑟堂之外黃華鮮：秋氣為潔
以燕以壽于耒于櫛壽櫟翁六安且榮矣於是遂
即晚香名之既成五年成季命其姪善自京師萬
里求記於余：惟達人之識與時而為流行人子
之情養志以為容悅矧當天地淳風內布清氣獨

行善察生意者每于此乎覘之而有黃者華風露
高潔達人君子所寄情焉異哉壽樑翁之為達也
以道怡時以志存晚故命其季自詘于老子安榮
之植生自無華高潔之姿出於澹泊故命其堂有
取于老圃進不悖于芳年妍退有遺于久遠壽樑
翁可謂與時流行而成季可謂養志容悅者矣于
是乎記

冰雪相看堂記

玄教吳尊師即崇真萬壽宮之右築室三間載網

載繆西南其戶土榻陶春石煤種燠四方賓客宴
坐其中題曰冰雪相看凡京師之名能文者咸賦
之紀之既又命其姪編修君來錢塘致辭于余曰
余生大江東以道際

聖朝留京師二十年每歲大明北陸之日一氣磅
礴萬象冲玄固嘗乘廣莫之風行玄枵之野而太
始嵌空之姿坤元馴致之跡飛舞凌空峻嶒抱澤
植物班象日川賦形神矣至矣是乃神遊崑崙之
上左俯玉樹右拾琪花翠水無波瑤池一色歌浮

黎之章聽鈞天之樂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
知也然而造者為化、者為造相尋於無窮而未
始相離也是故堅至之日妙入流行灑、之中洞
在見睨義文不能盡周孔不能辭固與之相入于
環中于是言非吹也而吹者之有言接非構也而
構者之方接不凝也而屢遷毋莫也而敷化則夫
冰雪之觀豈非吾玄牝之門而谷神之妙與揚子
有云觀雷觀火為盈為寔抑何見之晚耶予聞而
懼然驚曰藐姑射之山有人焉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者非子耶遂即其語為之記

上虞劉氏順寧菴記

越上虞北西二十里有山曰蘭芎大江縈之蜿蜒
之氣盛而不泄故回薄紆鬱左右旋引而立而阜
而峯而屏若斷若連或起或仆是不一狀其尤紆
鬱而聳列者為揚家尖脊豎股行右薄白馬湖勢
曲抱縈舞有龜蛇旁折之勝其山自南東大查羅
巖來者雄峙崇赴至揚溪而夷遠行清流疇坂䟽
衍坻阜星分外列平翠于是揚尖之下實為劉君

伯壽終老之卜初劉氏三世祖瑩揆形度宜衆以
為不協晚遇僧普昭繇奉化長汀而來發書筮之
曰有倫有脊白羊踏：鳴雞跖：玉兔抑：劉戴
其夕遂以指南決之林巒安奇土壤層潤若神授
夙造時先媚戴氏卒遂葬焉且旁為繭室以俟終
藏乃築樓三間其東扁曰順寧求余文記之余惟
天地之造陰陽之凝乃有肖貌而命曰人君臣師
友以寵淑之道德仁義以擴充之即事就業隨行
建言弘百世而不為疚者此身也耶然而旦夜消

息之相乘舟壑負藏之莫測有不能一息為蘧廬
刺之恣者人耳人耳也耶是故適耒夫子時也適
去夫子順也順吾順寧吾寧鬼神不能乘也伯壽
其達矣夫大德八年十有二月伯壽嘗與余坐筍
輿乘北風度孝聞嶺過楊尖之山登覽終日生語
揆卜之故且指余曰此將廬焉廬成子記之余曰
諾今別三年廬果成求記益力遂不辭

福生堂記

河澗牛仲濟以醫道游公卿間遇余于越與余相

好也見所已治病如神迎致之車無虛日所得金錢樂施不餘余固自悔余業之不精也然嘗為余言醫非世不承：非師不廣：非心不通始余及事大父前榮祿公以醫名于時禁傳秘授少習之矣猶慮其未廣也游四方事其師李奉訓君左右周旋日奉賤事如是者十年始盡得其道故凡視人疾也人與己一己與元氣一是以疾無隱情而藥無忘試然至于族每見其難為始予入疾者之家怵然為懼目且熒之息且平之神且營之得其

疾以其疾然後視提囊有成劑探而授之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而後語有流津笑有神來心其容少肆乎遂疾常愈余聞曰譚疾者聖人之所慎也而托之醫：猶夫人也必也使無疾乎以神游其微以知修其著世也者言其家也師也者言其傳也心也者神明之舍也必思以攝之則志慮持一吉祥來游語為靈草木為聖仲濟其庶矣乎今將築室鯨川門不拒疾榜其堂曰福生求余文為記余曰持此心也福其有不生乎請刻諸石

松鄉記

出奉化市郭東南行數百步有松蜿蜒如龍頭角瓜體具蓋數百年物也或曰一州之秀盡種此松故多名儒而少顯官又東南行二十里萬山蒼然風雨歲寒不改節色西接華頂雲南東引金峨太白兩溪如帶無梗楠樟梓雜植人號其地為松林鄉唐開元中析鄞為十九鄉時所名逮更為八鄉亦不輒易南入海為鮎埼亭蓋鄉之斗絕處余家其下聚居亦數百指祖父墳墓又宅鄉之高燥地

遂兀：守故書誓死徙無出鄉意大德二年秋部使者完顏公行却懇：問出處題之為松鄉人竊自念士生田里間具聰明識道理非獨父兄之積亦清淑之氣偶然在人飲其泉之甘衣食其土之所自出以長養耳目既壯有事四方知天地之大江海之廣問釣游于某水某丘之下則已不樂道矣仕而遂不遂而客且游去鄉里益遠則視鄉里益薄猶有鬼神亦何樂孕育靈秀于爾輩哉故材智不接世而裕詩書亦及身而衰前有賢哲亦可

覩已余志不出里閭名不在江海守其鄉也固宜
安能薄視草木愧仰日星求不為懷土之人歟至
若雪霜之年風雨之夕日與二三子披雲烟攬蒼
翠飲食與居窮達與謀大夫之却不為傲腹中之
生不為誣松乎予乎求所以無愧于爾鄉之人乎
則其庶乎無負部使者之知也遂書以為記

淨香亭記

世言愛嗜竹者唯晉王子猷不可一日無也蓋此
君洞然有忘世之姿而直節蒼、為傲時之植故

寄情離世者嗜為宜至論杜子美善嗜竹則人不
謂然、娟、細、之句清圓靜好與竹寫真夫亦
天涯流落之餘寄情離世于竹為真知而世弗察
也固嘗論子猷仕而放者也故心與竹會山陰雪
夜之舟西山爽氣之笏竹不能戾其達也若子美
非聖於詩者欵心清而聞入日息而視來故神與
竹遇有不能翳其清也是故有子猷之嗜無子美
之知雖日與竹狎猶夫人也不然則竹與境忘會
且移矣荅祿氏宅宛丘之陽蹈幽棲雅嗜竹尤甚

其寄情欲讀書好古以遺富貴其離世欵于是築
亭竹間扁曰淨香日與竹對虚心守默直節凌高
六貌知竹而已若夫碧雨吹晴籜風度遠心清目
息神與竹游釋氏示悟之機聞思之境其在爾乎
清陰在門好客當席有曰仕如子猷曰竹喜嗜詩
如子美曰竹真知固當不為辭屈

婺州路浦江縣真常道院記

婺酒女之壚僊華山在婺浦汭川石穎麗吞沐玄
風岩棲谷隱之士築削其中兀為瑤宅真常在僊

華之下闖郭無譁藩林自蔽澄素葆和大師方無
隅實創始之初無隅以清卓之姿早蠲人事既為
黃冠師遂判其郡道教事青山白雲心在故梓乃
營乃卜得趙氏居夥矣沈：交手背施基甍既崇
棟宇既凌乃清乃被施以丹碧複寢為宮周禁為
序幢蓋之植沉檀之芬霧冥岳峙雲車風馬來宇
來庭茹煉之侶鉢麻夜流枕吹晝集前鹽官州教
授吳幼敏實割先疇以奉常入無隅之志始單矣
夫人身游溟滓之初沐被自然之化故出玄入妙

宜多老氏之徒而萬目睽々遊穀日殆山林之士
往而不返顧將安所歸乎是故廓清淨之學以求
無為嚴神道之教以示脩省天真與游恒性允保
亦世教之所不得無而道院之所由成也陳君公
舉提舉江浙儒學以無隅狀未俾記其事不敢辭

蕭山縣慧明菴記

金華樓慧達築屋蕭山縣之陽畬構厥考嚴事佛
居以受邑人繫念之徒道唱予漿重趺予扉呼庚
癸者予食飲以規以誓或以基築或以木石或以

土田施者乃未遂成一方精廬平章紫微史公題
其扁曰慧明至元十八年也大德九年春余猶子
嗜讀書是邑以其狀來求文人固有具冠巾有妻
子不墮四肢之敏出租賦奉公上口誦寂滅之書
以與人為善之歸果在所予乎余聞莊生化蝶之
喻髑髏之言然後知如來淨土之樂宜有不誣也
此劉遺民陶元亮所以日從事廬山中以姑遺此
世也然遠公之教既行人無貧賤愚智一趨于達
抑觀其徒以義相合以禮自防其于飲食也忘生

殺之機鬼神也無諂略之禱平時以智相營以力相奉遠行者家必有歸授記者死不倍去此菴之所由成而予言之不得弛也遂為之書

江浙行省春運海糧記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領江淮等處財賦都摠筦府事審典赤榮祿公既蒞政之歲冬十有一月

朝廷以近畿艱食使馳驛咨行省以歲運海道糧石二百二十萬有奇俾春運五十八萬以四月到

京及時而振發之咨有平章政事榮祿公實董視焉一府愕眙曰凡海道歲運必以夏至為期風力高競其乃有濟今風東北行颿一日起大海中漫爛不見踪跡舟控御失所則碎破沈溺患在目前能有濟乎公曰

聖天子宵旰之仁中朝大臣視飢由己之道承命以行其必有濟公遂勇往而海道萬戶恩公某日聽指畫乃度乃籌凡募舟大小凡四百餘榜舟之徒凡四萬餘凡費募傭錢為定五萬七千庾人告

嚴量概必平不浮病官不損耗入以三月二十有
一日起碇于吳之嘉定劉家港而思寔部之部有
千夫長從其翼先起碇之日公詣海神天妃宮躬
具牲牽陳俎豆與神誓言曰海漕之運我國家萬
世之利也春運之役其昉自今凡在人事者予既
克盡之矣大海洋：則爾明神之責也毋狂而風
毋冥而霧毋剽而暗嶼浮焦毋滯而濁水露磧禩
遂善達以克國儲神亦與有賴焉禱已明日大歌
小謳千櫓俱發民氣以增江海明概于是公還省

坐堂上迨四月二十有一日海道萬戶府以狀聞
米五十五萬石有奇以四月三日訖赴都倉一府
懽然賀曰平章公之力也于是掾史請記其事公
曰毋吾寧貪天之功乎掾史咸曰是必記以著始
也而屬文于余：謂天地之間惟海為鉅包括運
轉與天同流是故浩：洋、泛濫九州之外自剡
舟剡楫之世不能一日通也昔在帝堯都冀州日
四方貢漕之道各因其舟楫之便而達焉故島夷
之貢夾古碣石而入而青州之貢自汶達而入揚

州之貢自江海達而入載在禹貢然猶不可攷也
堂堂

天朝包括海外而東南漕運之利起自古揚州大
海之濱而達于古青州之海屈折碣石之南西而
京漕之道通矣大舶如山狂波為陸浮游天地之
際萬里一席可指日達也然而大海之運六月一
息舟人必以為占而南外之舶相銜而動故每歲
海漕之運亦有待而後發乎今以三月起運而旬
有數日之間銜尾而達公不失期私不耗落夫亦

天彰榮祿公之德故為之返風以濟也猶有鬼神
其可欺乎後之言春運海糧者自今始于是乎記

曹氏捨田記

吾聞佛菩薩之道如水中月而清瑩無瑕之淵光
明委照上下通徹無有障礙若華亭曹氏與佛有
緣心、相印有開必先茲非其微歟超果寺在今
松江府治之南西實白衣大士瑞光示現之地衆
敬趨湊慈感如覩事有吉凶禍福其頌百三十置
籤以卜之諦信之歸者亦多矣昔帥幹曹公某以

子孫奮構之重卜乃後紹識言其度吉有遠猷今
宣尉副使勉齋公夢矣日事精祈幾有先見至元
三十一年以事禱丕孚襲吉告無易辭至大元年
以疾禱識復示之父子歡榮且期七月事有寵遂
及期習卜亦不易也事下果然先是沃洲光燁師
住山日嘗迎大士小像行化公疇昔之夜夢白衣
人求見纓絡珊：云自超果寺未明日臨門公益
悚然夫大士之于曹氏何影響相示若是耶于是
公嚴事日篤凡道場幢蓋之地法食雙轉之輪屢

施不倦自大德五年迄九年施財若干貫米若干
石田若干蕩若干畝今住持北山文勝師以所施
田歲入五百畝補齋粥二百畝備修建百畝舉期
懺且歲以正月集千僧誦經典固將彰大士之道
侈曹氏之施而久之也求文以紀其事夫惟三兆
九筮之道有思神焉所以示也近世有籤卜尊像
設以示昭事識言辭以明吉凶猶繇頌之流也曹
氏父子以積善聞其鄉邦其始卜也固知遭遇昌
時在此兆矣及宣慰公之貴也紫衣照坐小心翼

翼今九十翁矣儉而有度富而有
整、熙、室
無妄祈其心固與佛菩薩合一誠交通百感乎應
猶耳提之命面之也是則措封殖之入弼可久之
施以崇嚴佛事俾菩薩之道益大彰明而殖之入
子孫
有繩承德業之有出處動于此乎卜則精神志慮
清瑩無瑕上下通徹豈徒為福田利益計哉于是
乎記

余山報恩院記

禹跡揚州之地三江入震澤定中為吳松江瀕為

澱湖播為三泖山自西南來越三百里清淑之氣
盛而不發將趨海而窮壘、隆起出平疇廣野中
若斷而浮若連而伏其峰有九焉在華亭西北自
華亭為陸氏封壤山增而修秀可第而名之其一
曰余氏之山有寺曰報恩院僧紹瞿承其祖佛慧
玄辯大師建也初大師說法住世時首居華亭之
崇壽未幾遷南廣福既又被旨住持延慶教寺講
席風生學者景附垂三十年嘗泛舟余山之下徘徊
登覽曰是不可以建法幢乎于是與其徒紹瞿

謀買山築精廬其上將終老焉然規制弗廣念無
以稱嚴事也乃出資剝乃輸心識拓幽平削竒峭
斬木出虛壘石通峻且經營之明年有旨住持抗
之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大師振衣出山盡以其
事囑紹瞿成之崇之闢之有殿有堂跂之翼之有
樓有閣三門兩廡十笏之居齋庖廩藏井溜之宇
幢蓋鐘鼓之飾髹漆丹碧之采天龍迴環法象昭
布紹瞿之力日殫而大師之志則酬矣且曰剡源
吾師也剡之報恩吾受經地也即是額以標存之

所以示不忘也瞿等勉之紹瞿受命不敢忘既奉
法旨尋又欽奉

聖旨命紹瞿寔住持之俾以乙承甲流度其徒而
世守焉夫金仙氏之道本以孝敬為先以蓄植種
德然後超入空、安詣上果是故大報恩七篇昭
如日星然而空無蕩瀟之論出則析分義以為高
卻情實以為達或不知其道而回違其書謂超然
三界之表而所尊不得而企之也謂廓然萬法之
林也而所遂不得而操之也茲非誣欺吾觀紹瞿

事大師數十年凡大師之所以事剡源者則既聞之矣今持以事吾大師也宜將日勵而不忘慈恩之報表裏相謀比遠中應固宜示規接武有引勿替且以洗室無蕩濁之愧使皆知孝敬之歸則是院之建也豈徒為莊嚴像法而已哉遂樂為之記

松江府華藏院記

釋氏之教在天下幢蓋之所樹立鐘鼓之所宣揚龍象山立不以為侈棟宇星分不以為泰蓋鄉庠遂序之事廢而尊君親上之心遷善改過之地民

知有歸焉有政化者不得而弛也華藏院在今松江府治之西超果在其南竹林在其東龍湫在其西九峰纍々北引而赴其後金碧爭輝梵唄互荅可謂盛矣至大元年冬余客華亭因過華藏之院自山門兩廡寶殿琮閣中外之居小大之宇輪奐一新種々嚴飾儼然在城寶坊之在人世也少則一老僧出迎曰住山從得也遂相與登千佛之閣坐方丈之室徘徊久之起為我言曰從得越之南明人也少受業華藏寺負笈掖峯習天台尊者教

宋咸淳甲戌侍其師困叟法師來雲間今三十年
久矣嘗蚤夜思曰古之人有去其鄉者即弛擔之
地以名其山川以繫雲嵐草木之思今老矣得一
丘以寄吾道則吾志也至元己丑龔氏以宅一區
售予因草創之而規模猶未稱也歲壬辰既至余
山之普照廢者興圯者理又七年而歸歲庚子始
克廣而新之予手拮据予口蓄租亦云勞矣今像
設儀衛幢蓋香華有經四大部熏誦之士集焉有
田若干畝齋粥之湏具焉如是又十年而成始既

成遂即華藏名之而華藏之在南明者揭其山門
資其緣力亦所不敢忘也明日以狀來乞文夫人
與天地並立苟其道不足以弘人其業不足以世
守則亦泯然生死去來而已耳從得釋氏徒也
使日談室、樂在寂滅羸形毀體抱其初而去之
亦云其教固然也而乃積銖累寸以成一方始構
使負笈之游不失其圖受經之舊不忘其初非有
志之士乎嗚呼彼習孔子之道而游宦終身桑梓
之陰越在度外視師果何如也嗣是而興者尚克

紹而大之則師之業為有傳而師之道為不墜矣
于是乎記

興聖寺重修寶塔記

興聖寺在今松江府治之東南漢乾祐五年鎮東
軍張司空捨宅建也寺三門之外甃石梁其南步
石梁而西有塔屹立如空中住其高若干丈九層
四面崇峙而方縱廣正等宋熙寧元祐間賜紫沙
門希介與如訥如禮協建置歲且久甃瓦頽蝕丹
堊剝落四方瞻仰或怠或撫至元二十有一年僧

行高竭囊鉢之入甞葺而新之大德四年行高逝
而清裕主之明年七月颶風大作塔不得完立上
而相輪下而欄楯掣入空中墮擲如棄故頽蝕而
葺者不以剝落而新者不以具矣裕乃嘆曰當
吾世而塔廢之不可也乃出資剝為倡眾緣駢耒
甃瓦泥土車運舟輪甃補加窰掾招欄檻雲擁星
附荏葢益精雙珠七輪掉其危金繩寶鐸懸其觚
九疊崔嵬千燈周匝丹梯上通白蜃外飾中分佛
如來坐層立菩薩神天殊特妙好視創始為有光

既成鈴鐸揚聲山河倒影神光千尺曉夜發露成
守之士瞻拜失容可謂偉矣余惟古聖王之治天
下也布治象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所以示教化
而民知向方也今佛氏之宮設寶塔於閭域之外
飾諸佛象崇示萬目使樂善者趨焉非其意欤然
而佛住世時而從地涌出遂分多寶之生佛滅度
後而為供舍利甃阿育之藏是固神通願力之所
致也夫以塔身山立巍々然萬物之表崇善避惡
揭迷塗而歸使表正欲從之心一以破邪見稠林

之惑慈非政化者之助乎清裕師有精進心為殊
勝事一塔之成豈易為力哉遂樂為之記

四聖延祥觀碑銘

北極中天之尊左右前後有奕有靈尚矣故四聖
之奉著於隋唐蓋招搖在上天帝之居四衛所領
威德為鎮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興運立極著見
之跡昭在人世是故歷代慶事之典唯道家為最
嚴宋建隆初置紫極觀於汴奉四聖也逮紹興十
三年置四聖延祥觀於杭初顯仁太后奉四聖唯

謹思陵南渡顯仁北歸行幸湖山神光靈響若有
玄契遂出金錢內帑命漕臣董成崇立觀宇以昭
報事越七年賜今額撥賜田地山蕩隸杭蘇湖潤
摠若干頃命左右街都道錄彭君德淳實開山翼
以瑞真觀館延棲真之士多幽人韻客寄跡其間
有林處士之風至元十三年玄教大宗師真人張
君留孫出際風雲入覲道行眷隆築崇真萬壽宮
于京師留侍闕庭十八年有旨命主延祥凡觀之
役一以舊褐祇事二十有二年有以慧力掩真入者

主之觀之徒雲萍東西無所於寄事聞于朝大德
元年有旨江浙行省撥杭天宗河之北官地若干
俾興四聖延祥觀凡田地山蕩舊隸觀者復籍入
于是大宗師際遇日久効事忠勞乃命提點吳君
全節左右經度且囑杜君道聖孫君益謙吳君存
真實規畫之完有俾載日理歲入植材庀工惟崇
惟良首營棟宇格事祈祝八年三清殿成明年四
聖殿成若門廡樓閣齋堂庖廩以次成于楹柱立
萬招藻附靈修扶其崇龕象緯瞰乎飛跂儼然瓊

輪玉蓋之未下也赫然金矛玄纛之前陳也璽書
護持雲漢疊見玄教指歸川岳景從于是觀之規
日崇且闢矣然觀之遷襲有數事之振起維人不
有廢者其能興乎夫國家以祈天永命為嚴事以
神道設教為丕圖况威神福德所以環拱中天上
翊北極為國重鎮為民鉅依昭事敢不虔乎乃為
銘詩以紀福德銘曰
中天之居常九重招搖在上紫極穹帥垣四列帝曰
福庸威神福德鎮域中于民有恭固有功

璽書畫下青玉駝棟宇日闢疆畝東莪：千柱臨
天宗真人上界大道崇二三祇事恪以公神靈監
觀明且聰時暘雨若年穀豐永作神典
帝業隆于萬億年承皇風

東平杜氏種德堂

性時杜先生善甫以道游齊魯客武惠公之門時
中原甫定公方握重權為外屏先生從容其間切
磋磨琢之德善詭不霄之道衛人所以美武公者
武惠公有焉則先生善甫之行其道也故東平稱

杜氏凡譜杜曲而系東平者皆名其胤壽康老人
則先生之胤而武惠公之老也作堂于平陰之原
名曰善、既而改曰種德其孫植以其伯氏朴之
言來植與余游久稔其祖父伯氏之賢乃告之曰
莫非天下易生之物也而種之、道惟其人故一
年之計在穀十年之計在木夫穀之計敏于人而
命于天木之計敏于地而命于人命于天者水旱
沴之螟蟥疠之命于人者牛羊踐之斧斤尋之不
以水旱螟蟥疠情吾年者穀常豐不以牛羊斧斤厄

吾故者材常足是故周于穀者食飲之沃施子孫
周于材者棟宇之蔽達城社夫人之種于德也何
獨不然是故以孝弟忠信為根柢以禮義廉耻為
芟夷蘊崇其始枝葉庇于家其久連雲匝于里族
而後沃之以孔孟之道華之以詩書之辭于是為
楹為杙世以材聞似枿似白机與天入吾儕小人
不能以食自藝况能以材自克又况能以德自適
乎聞壽康老人封植之風而朴與植也華且沃之
為藥則楹與杙之求百世未有已也于是乎記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二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



第三



承事郎柳惠考妣墓誌銘



承事郎柳惠貳奉化州事三年且歸將以大德某
年某月某甲子合葬考妣于某州某縣某鄉之原
墨而謁諸州民任士林以告曰某不天生二歲而
孤侍母氏洪之鹿邑凌氏凌氏愛如己出俾冒其
姓者三十一母氏病且沒慟哭以語曰爾河東柳
氏子也曾祖考居商水今有其族爾父年未四十
輦財沙河之澍河溢知不可免乃以髮挂車上卒

溺屍遂不流予號哭七日得其屍迄瘞于商水之
南門爾呱在疚予思不能以嬰兒存仲氏日至
未亡人之側予嚙指以誓不貳逮兵震山東殺氣
蔽野予抱爾以泣曰天乎不惠我孤寡使圖存乎
時凌氏居元帥郝公麾下母子賴以苟活今天不
之柳氏祀俾爾有仕進事我死爾其復柳氏姓且
啓南門之瘞以予骨溝而合諸墓不然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重淪也柳氏其謂我何于是母子哭
失聲而屬纊不起矣嗚呼痛哉某乃行哭商水求

故族拜吾父南門瘞中既辟江浙省椽乞改姓柳
氏今以考滿入仕為七品且貳民社其敢忘吾母
言乎嗚呼以不肖孤累吾母大節以存聖善之德
皇天實聞使柳氏祀不墜死同穴以明初心婦道
之至隱人子之至痛予其憐而賜之銘予聞而悲
曰異哉人事之變乎春秋書事以示懲君子原情
而要禮昔宗范文正公養朱氏祥符八年以朱說
上第且登朝始復范氏姓宗祐之奉事考妣如一
柳氏之志視范氏無越予不得而辭銘曰

嗚呼父也卒不得其命也嗚呼子也壯不知其姓也母也天也全其孤以為貞也溝而合諸墓也范朱說氏以為徵也示人子之痛也尚于此乎訂也

鄭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鄭氏濮州觀城縣東谷疇人年十六適同縣皇甫瑞是為皇甫氏冢婦至元六年初籍戶為軍南戍襄陽皇甫君在行中夫人泣別願功業自愛妾在勿以親老為憂也夫人髮曲局不膏沐躬勞苦事舅姑晨省夕定禮如良人稻梁魚鴈必具必

恭管蒯蚕絲以詒以肄退則締練繭緼密縫平熨遠將屯戍不爽寒暑舅姑歲時每嘆曰嗟予子使不興行役之懷而婦力也逮十有一年移戍京口且從事府帥家問至舅姑坐堂上召夫人語曰而夫身在軍旅遂參畫諾是婦未有日也爾以壯年得配未有嗣息爾其往雖有離憂吾志樂也且姪娣良遂命仲氏以夫人行夫人至軍中界柳以和膠縈有度良人言笑有如信誓未幾姑劉氏卒夫人以舅命召還而子師曾生既以師曾見事舅如

姑在益恭及師曾六歲夫人教讀書早夜戒曰南
戍遠汝父不得朝夕子視爾其勤學不負汝也迨
師曾年十有一而皇甫君在杭召師曾侍由是母
子相望數千里外夫人以子存亡不可知病或屢
月而師曾亦念母氏之獨留濮也大德三年春師
曾授徒為養六年冬迎夫人來子母相依總數年
爾而夫人以沒哀哉夫人生于丙午八月二十六
日大德九年十月二日卒于錢唐客舍享年六十
男一即師曾也女一大姐適同縣王氏孫男二杭

州驢重喜孫女一嬌：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
于濮州觀城縣東杜楊疇之原祔姑兆也且葬其
良人皇甫君語其子師曾曰而母事舅姑盡婦道
事余盡妻道其教汝也盡母道敬戒之節獨何媿
乎而余之愧獨何尤乎今爾事母無日而事余長
也獨無悲乎蒼：者天果孰為之哀乎師曾泣不
敢忘狀夫人之行以求銘于余：感母子之情著
夫婦之義乃為之銘曰
行役勞兮我思其閔奠章具兮我力其瘁子詩書

兮我教其遂胡不百年兮以永中棄人有母兮父
憐之獨使令子兮終身其悲全以事父兮揚名以
為期庶幾有慰兮母氏之思

汴張府君墓誌代趙子昂作

余汴人也不及聞汴父兄往行乘二百年至元十
七年始識汴張好德于杭讀書好古退讓有礼固
知汴父兄之教未衰也然夢寐故鄉躑躅餘息居
游固相好也余既召為夏官入直集賢出貳濟南
罷歸復擢汾州既又聯師儒于外十數年間靡有

定役好德才一相盪筴事不仕在陋巷情未嘗一
日去余大德九年冬十月乃載拜致辭于余曰先
君沒江南且返塋于汴然不得銘墓上重念先君
操行侔古人當天大不屑以仕為意獨以詩
書禮樂之舊散落江南久車笠故來終不以游故
辱言色是固識超于人也而忍沒吾先君乎余聞
而哀之曰是固余責也好德兄事余若翁即吾翁
死而潛之豈情也耶君諱謙字子讓世居上谷完
顏氏既涉河以遷遂為汴人大父某業修躬行尤

長老莊故不樂仕進父某以貲入為宣武將軍佩
銀符鎮防行營都統君生兵末魁梧有志行孝親
弟長履人所難都統府君既沒女弟四人少長筭
嫁婦奩用將一事望族而畬而構稱在鄉黨晚游
江南歷聘遺落屬續之日或好德曰地廣趨煩苟
得易患爾其慎之言畢而逝君生于戊戌歲十一
月某甲子至元二十二年十月某甲子卒于錢唐
客舍得年四十有八娶高氏中書省參議明之妹
男三人長即好德次好義好善女四人榮適曹希

古錦適王氏鸞適行臺中丞程某子仲綿適吳氏
孫男三人松居椿居雪居女四人鳳適劉世昌雲
適徐氏餘尚幼好德以君卒之歲十二月某甲子
奉柩歸塋汴南薰門外龍岡祖墓之原越二十年
吳興趙孟頫為之銘：曰
惟不競也孝友以為政也惟不貲也命義以為貞
也懷散亡也乃南適也死返卜也惟汴食也彼肯
畬也苗則碩也獲稔也也報畟也也

臨淮府君王公墓誌銘

府君姓王氏諱廷玉字國寶保定路清苑縣人其先完顏氏也高祖太保公四子諱三聖仕金河間路兵馬都總筦番譯是為曾祖考祖考諱留幹不仕考諱安住授懷遠大將軍安州刺史歲戊寅臣附尋始譯姓改名安生子璧次府君也府君生有機略習兵書識吏事仁厚其天性也在蔡國張公軍中以材勇聞己未從攻鄂州最陞亳州萬戶府長員首領官事蔡公終始一節屈小就大蔡公終念之凡幕府籌畫必聽無遷事成敗勝負如龜卜

數計至元九年遷河南路統軍司知事受勅牒成淮蔡壁襄樊城光化凡應机出奇功不在諸將下軍儲措置士有餘餉從賈統軍詣闕賜衣襖鞍轡弓箭銀鈔有差改遷招討司經歷佩銀符從兵南渡自丁家洲與宋孫虎臣遇克之追之龍江磯獲南舟二校自稱太平州帳下持守臣蠟書詣軍前軍中欲殺人于貨府君力爭之曰是絕籬迎之心也明日大軍臨其城民以不降死寃哉况大功未成無以示信乃以二校見受檄而還太平乃獲全

民至今祠之丞相由是知府君兵至建康命給事
中阿里召府君軍中曰建康新附民未知政宜宣
撫之府君曰某少兵間莫諳民事固謝不能丞相
曰好勾當退幕府曰簽事公丞相意也遂受檄充
江東路宣撫司簽事時元帥唆都左丞廉公以軍
興事殷凡郡政小大府君理之流者集附者歸一
郡按堵溧陽既下行伍間有係累良民婦子為虜
者府君出其屬還之十四年宣授建康路總管府
治中丞相曰王治中吾府帥師也民其理矣十五

年陞朝列大夫招信路總管府達魯花赤佩虎符
招信尋改臨淮俾仍舊任佩金符時丞相方解兵
政聞之咨中書省俾仍佩虎符府君固讓于是首
崇教化新廟學治官廨飾使館勸農桑勵風俗整
如師律洽如父兄初淮盜起暴甚俄二男子飲酒
臨淮兵家軍伍張喜踪跡之乃命錄事徐霆逮捕
果呂文景吉二其魁也盡獲其黨一百七十六人
殺人二百餘情得中書省以聞戮者七十人淮內
以治先錄司李哇三道臨淮過泗州吏誣哇獄既

具省府以府君廉明命讞之府君得其事出之哇
得不死御史大夫相威奏江南廉能官五十人府
君在中改授漣海州等處屯田總管先是上屯田
策者偽以墾荒為言官給鈔市牛耕實未嘗有牛
也年輸皮給市數謂以勞死田未嘗收而牛數市
無已也府君不忍欺實白之人或誣公不治

世祖皇帝素聞公長者不報府君遂去官居亳築
亭曰養志築堂曰樂善凡清時大儒政樞鉅公以
年老歸其鄉及仕而未擢日賦詩飲酒優游杖屨

相適也詩書以課子孫耕植以治生理于是府君
老矣大德二年六月某甲子卒于亳州寓舍遂殯
焉享年七十有五生于甲申歲六月某甲子娶同
郡魏氏錄事之長女先府君十五年卒于高郵官
舍歸塋清苑縣中陽村祖塋之右子二人長曰源
侍官建康以卒次淳以父澤保義校尉杭州等處
檢校大使女二人長適江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
奧屯履次適管軍總把慶都郎某孫女二人長在
室次適江南浙西道簽肅政廉訪司事焦昉孫謙

孫男一可道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奉柩合葬先夫
人之墓淳以狀請銘于句章任士林嗚呼完顏氏
亡且百年子孫散落卒為善人忠在

朝廷澤在民社人何獨不然顧余乃得銘墓上淳
實知予子可道又從予學銘宜無辭為也遂為銘
銘曰

以仁厚為兵、乃強以仁厚為政、乃成以仁厚
為家子孫其有成承匪府君之私抑國之慶過者
式焉以視此銘

慶元路道錄陳君墓誌銘

大德十有一年秋七月六日太極靈妙弘教法師
陳君自上都還京師曰

聖天子當御山川鬼神其底寧矣吾豈復游人間
世乎越十有一日遂化于北門之新店其徒陳世
素聞訃至與呂震亨會治終事至大元年集賢院
奏以其徒乘驛奉柩還葬家山先是教主三真人
追念陳君身侍闕庭十有七年際遇三朝寵渥至
矣凡尚方錫賚一不以私其徒惟授絰舊地以乙

承甲志死不渝震亨從京師最久必承無以易迨
奏聞震亨泣以別三真人且諭之曰死哀生榮在
此行也震亨三泣不敢忘明日拜壘書震亨實副
陳君世素遂狀陳君之行請銘于句章任士林曰
師諱可復字復心雷谷其號也世為慶元路定海
縣人曾祖考祖考皆有吉德不世耀師丰姿夔
特神氣以靈年十四從觀妙葆真先生陳君與真
游乃着道士衣冠觀妙實師內觀先生王君師詮
內觀役召鬼神名震一時觀妙出單傳道行江浙

至元十有四年

世祖皇帝遣使召見未幾示化師行喪盡弟子禮
不越己乃退習天人性命之學復從先天道山先
生林君某方外五年遂盡得太極諸家之蘊存是
內外境融出入天造而呵持龍集寂在雷聲矣二
十有五年戊子夏郡大旱吏禱不應時中書左丞
公旬宣浙東行郡率長吏迎師即府署禹步斗圻
興燹影火挾令符大雨隨注旣而定海長吏迎
師禮有加叱咤之下白龍翔空乃大雷電以雨明

年已丑夏邑象山以旱特聞迎師如定海長吏請
益師一詣壇上雨輒作乃下與吏僚佐登樓舉雨
約曰酒起雨止雨果如約不爽所至民吏鼓舞香
花幢蓋泣迎歌送仰為神人又明年庚寅有旨尋
訪高道浙西道都提點董君德時首以師應聘越
二年壬辰春三月賜見尋扈從大駕上都夏五月
西至灤陽灤陽旱逾月不雨有旨西行祈禱師奏
曰臣壇在轅下西方當自沾足明日西土以雨聞
有旨西土既雨宜令上都滿盈師遂奉槃血盟詣

天神立表下漏日中大雨上都果滿盈逾西都又
明日 上將幸龍岡且暴風大作揚沙走石清蹕
慮無命師止之師嘆劔一揮風恬以息上大悅賜
織室紫絨且給大官牲具以祭嗣是凡風雪雨暘
穰必免禱必應凡祝釐聖躬必習吉由是天眷日
注深師冲澹素定便蕃恩寵亟拜輒施無餘也逮
事 成宗皇帝一德格天斐忱屢著具不一書甲
午有旨慶元路悟真觀住持提點大德元年丁酉
春考府君沒於家師號慕欲絕即上奏乞歸治喪

事上賜金帛且遣使館伴以行秋復入覲天顏溫
勞之某年某遂拜宣命慶元路道錄玄妙觀住持
提點玄妙即舊天慶觀也中陳畚揭之餘且荐更
主持規制一廢師首出賜金且戒祇事者以歲入
搏常度三清寶殿興建一新凡棟宇之役有舉無
弛教門實嘉之甲乙之傳遂定有歸奏聞實為本
觀開山師生於宋某年某月年若干弟子道士二
其一陳世素慶元路道判其一呂震享慶元路道
錄其授受雷法最著今玄教嗣師摠攝江淮荆襄

等處道教都提點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君其人
也次則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孫益謙夏文泳寧
國路道路嵇天仁饒州路道錄董履謙温州路道
錄危有成慶元路道判麻文行世素等將以其年
某月某甲子奉柩葬于某縣某鄉之原嗚呼天地
設位聖人成能神道之教苟可以上裨燮理朝廷
每優假焉凡師之功宜在史氏顧余乃得銘墓上
師實知余銘固不得辭也銘曰
沕沕沕沕乃有鬼神雷風山澤與元吾真匪曰致

役有精惟純是贊燮理出入天人允也陳君矯矯
白雲叱咤之妙澤在生民天子曰嘉寵渥日新
有譽必施以侈上仁與天為徒固厚厥聲身琮庭家
山有巖子孫其神已遷其道則存千載之下視此
刻文

故奉直大夫趙公墓誌文

奉直大夫趙公既葬之二十有二年其孤繼祖狀
其歷官行事乞銘于句章任士林刻石墓上按狀
公諱諒字潤之世居景州東光縣仲薛里今為寧

津縣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璋仕金為定遠
大將軍佩銀符歷懷州都軍指揮使金法七品官
子試郡令史公遂習吏事未試會兵興河朔事定
補寧津縣吏公識度宏遠動中事機朝廷初簽軍
民間戶十點二公白長吏曰河北初定人心危疑
衆未可動也下令召募願者克之不旬日得軍數
百人寧津以安既而以寧津為分地俾縣擇文吏
明達者一人克軍府參佐令以公應遂為軍事參
謀教畫奇策出入江漢之間所獲生口全活甚衆

陞為天下斷事官經歷中統元年應詔陳言條聞
利害宰相奇之為益都路七縣司勸農官時山東
弄兵民俗悍戾仕者憚之公受命以行民買犗趨
耕力本知勸尋罷勸農官公亦罷明年濟南平山
東、路轉運廉訪使司保公為提領凌州諸軍與
魯事凌州西迫御河人仰水利公欽入有差貧富
不侵百姓德之俄遷滄棣路諸軍與魯總管府經
歷會併滄棣入濟南公亦去職至元二年宣授奉
直大夫太皇寺提舉河渡同初沿邊馬乘懂二人

並緣盜以資敵故自潼關順陳而下設八提舉司
以誠以察公申今日嚴伺察日密舟無驚棹馬無
逸匹凡南謀潛乘奸民造偽一無以隱其跡迨襄
陽久壘士卒盜騎獲無幸貸軍前餉運戰艦鎧伏
輸無後期論功渡江之後公宜為多然整暇素定
雅歌自適作遠波亭于太皇寺西營日與碩儒大
老騷人墨客賦詩飲酒而申儆司察之政不廢也
在政十有二年以至元十三年二月四日卒于官
至元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歸葬于寧津縣東孟里

先府君之墓兆公生於丙子年二月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娶麴氏生子三人長曰榮祖將仕郎臨淮府宣課提舉司知事仲曰顯祖季曰繼祖進義副尉平江路長洲縣主簿女八人皆遠名族其二側室牛氏自孫男五人思忠以公蔭汶上縣稅務大使思賢思誠俱浙江行省宣使其：幼未仕孫女九人七已嫁二在室曾孫男四人卓兒錯兒定兒萬奴曾孫女六人在幼遂為銘：曰

卓：趙公惟時之傑審機為精燭事為哲兩河之

間：不容髮天子命公以詢公察盜騎逸卒為奸為黠號令既明河流活：渡江論公功豈為劣天為番之在政而沒有勞不來有諧未發尚暍後人勗尔名聞

經歷阮公墓志銘

余客錢唐久與河北學者游行已蕪隔私竊聞之至語養親有曰阮子貞其人時子貞以無害坐省幕其親經歷公方無恙晨興問安否命婦子具甘旨日必易味且侍奉嬉遊以適其意晚歸視杖履

在堂則喜且拜問所歷躬奉膳寢定然後去如是
歲不懈也余甚敬之大德八年春余為上虞文學
掾而子貞則為邑長於斯遂拜其親遺像中嘗語
余曰余祿不及親非終身之痛乎又嘗謁余而泣
曰余有民社而親在客土其寧乎然不得銘無以
歸墓子幸知我銘在子矣乃狀世出行事以請余
不得辭公諱某姓阮氏字某世陳留人曾祖父某
祖父某襲居順天府以積善聞父某當金亡時跋
涉兵間遷滿城縣買田刑家莊力生務本委心分

義正直不撓鄉人化之卒無仕進意壽六十二以
終男四人曰享曰裕曰瑞公其長也公生敏悟讀
書輒識大體迨飾為吏事確不越矩府史書勞遂
專案牘尋遷知事方今朝廷定銓衡張武烈公時
鎮大名檄公元幕以廉幹稱屢赴省部白事必得
請乃歸武烈誓曰苟居中進用必毋忘爾賢陞順
天路工匠府經歷仍權府事燕南部使者行郡廉
其善以聞將俾真授會時更化卒拜勅命管勾新
興鹽場終不就武烈公江南功成上勲勞公名在

刺中力謝曰身不與事而固功得級吾誰欺乃益
自歛捐闕有光華蓋當天下廣大人材提出吾寧
與爭趨乎遂盡室南遷樂錢唐湖山之勝曰是足
以佚我老矣里中故人多江南重官日過門問起
居公泊如也公天性簡冲學力超定故任止有道期
不辱志功利滿眼逝不求多晚年遨遊江南恬養
天粹朱衣象笏子仕六遂天其未耆公乎公亦一
笑而去不返也公生於甲申歲六月某甲子大德
六年壬寅歲八月某甲子卒于錢唐客舍壽七十

有九娶同郡王氏先公二十八年卒男二人長惟
貞承事郎上虞縣尹子貞其字也次某海鹽州稅
副使女一適同郡劉氏孫男四人長璿鈞山州稅
務都監次珪次璧從余學次未名孫女五人長適
蘭溪州站提領同郡呂繼祖次適同郡王鉉次適
高節書院山長同郡李敬次適福建道宣尉司令
史南宮王某次未嫁曾男孫一曾女孫一以某年
某月某甲子奉柩葬于保定路滿城縣邢家莊之
先塋遵志也句章任士林為之銘銘曰

衆馭則遠我控牽兮衆涉方喧我回箴兮任以發
身不求達兮罔功得級畏明罰兮公庭有子天未
嗇兮其漑既深將就獲兮視此銘章世有獲兮

孝子錢府君墓誌銘

大德八年春句章任士林既職教事于古虞氏之
邦友人錢真卿狀其先府君之行泣以告曰真卿
不肖先君以至孝聞將銘其事以為世訓也持此
志二十有六年行遠而重吾親其在子也夫遂相
持以泣曰哀哉人子之情乎余走人間十八年不

忍以所不樂故遺其親懼潛行之日泯也子乃樂
余遺耶府君諱興祖字國材錢氏自忠懿王始居
開封禮宅無為府君景瑞君曾祖也閬州府君壽
之弋陽君祖也父節遂家上虞從沙隨程氏學館
雍國虞公之孫曾守富川以畫室行而府君生生
有異夢少類成人長事三山陳九達與溫陵張時
可辨析理學為畏友事親孝奉母氏尤謹疾二年
不愈醫藥且匱膚體不惜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吾惡乎用吾情及終貧不能葬孺子泣者五年既

塋白鳥十百集墓木上二大鶴巡行墓旁卒百日
而後去人以為至孝所感夫孝為行本君蹈其本
凡所修慎信可嘉已惜其業之不昌也生於宋嘉
定癸酉十一月某甲子卒於至元己卯十一月某
甲子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塋于永
豐鄉鳳皇山之原娶申屠氏子男二淳真卿女二
遠邗應博嚴漢弼孫男二德晉德孫女四銘曰
不昌于理而昌於孝匪孝不昌視白鳥之翔過者
式焉孝子之藏

夫人費氏墓誌銘

錢唐張澤之端而好修博而嗜文擇交當世不苟
希合從周應奉趙集賢遊詩法書法以精造聞而
又樂與余追尋古作者聲氣日鏘磨未置也顧予
在隱約宜無以翼起之使蚤有譽於時也大德十
有一年冬十有二月擇之齊衰膝行謁余西湖之
上曰擇之不夭母氏終矣日月且葬大人謂擇之
曰余途行日迫半九十矣卒不幸失爾母而余在
爾固不得久於哀為也爾情而余奪之爾重哀也

必求先生銘俾以狀來請無辭銘夫人姓曹氏諱
某同郡安溪人也曾祖某祖某隱德不著父某仕
宋承節即監安吉州酒稅母唐氏夫人生柔淑性
穎悟總角鞶帨在父母側誦論語孟子知大義學
李夫人書習九宮算學既事張氏肖孫黽勉有相
敬戒不違日上堂奉舅姑飴蜜承歡乃退定省溫
清禮加良人迨侍疾不渝勞劇弗良履行不憚也
既歿且葬良人廬墓上三年家政日舉弗弛賴以
終孝歲時蒸嘗必潔必敬宗姻協比戚單以愉至

若口齒日繁伏臘日具一不以累其良人而鄰里
遺問瓊李無虛致也眉朋過從觴豆未有餘也堂
無尊章而姆媪不內接也宅近廛市而服食常澹
如也閨中不聞愠言侍婢不奉怠色而訓語溫々
惟勵諸子詩禮飾二女功德固其身教然也然而
性慧天通日課梵典若有頓解身未四十不耻喪
具歲必一陳而良人不知也大德十有一年夏五
月初得疾外瘍且祈天曰此非老婦人證也願以
他疾終季有二月某甲子果不食飲怡然而逝生

於宋寶祐丙辰八月某甲子至元己卯婦張氏享年五十有二以明年正月某甲子塋于南山之原附姑兆也男三人長即擇之次濟之浩之女二人在室孫男二道護道祐夫人且死呼濟浩前曰汝幼未知至弱未勝事惟伯兄是承以度事父天使志業不渝幹有譽用則吾志也良人肖孫哭之哀余曰是可哀也已遂為銘曰

澹修靜兮固天性也維家政兮固婦道之貞也事翁子兮不得終以祇也有令子兮不得養而已也

報爾德也胡爾嗇也匪嗇也天維令妻之譽而是母之賢兮將不墜於永年以視此銘鐫也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四

謝翱傳

謝翱者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善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鏡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個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踐越行禹窆間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

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
去兮閔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喙焉食歌閔竹石俱
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
川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遠相類則裴
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
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躅焉踟躕焉然
後乃能去之若翱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從也
既客浦汭往來洞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為歌詩其
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

之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
替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
必有游記當天大足歷燕魏趙代問遺事故
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
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
克入矍相持解不去憎聞翱翔自若也易曰沒恒
貞凶無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
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
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翱豈

平伍耶初翽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矣
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
避于此翽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迨疾革語其妻
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塋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
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衡翁登奉
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
貴首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承嘗云
替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己
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

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翽者夫以橫之客也欽

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父遂龍
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
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穀其隣
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歛者意洽如也逮貧不
悔有寒疾耳輒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婺方
鳳閣謝翽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闢疑等書晚號全
歸子全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

授所學 父遂任負即當補讓庶兄者再監丞公
曰母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
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疑語在
全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
辦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
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壻禮不衰
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
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
齊以書勗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已御史

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
勳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
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
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
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
愚常逢其困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
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生
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悶者深其根於遠者
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
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 替曰余識
謝翱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以二李其傳乎遇
方鳳道謝翱已死墓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望
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婦子自述至曰天奪炳
燭之隣疇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
信者夫

烈婦胡氏傳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

生男子男三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棗陽
平在行中既戍乃閏月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
時長男不從中男纔七歲小男在抱未十月胡前
挽車平後推之未至棗陽西北百餘里沙河之澗
日入繫車木下宿焉夜半虎來噬平臂負之去平
號胡徒手從之掣虎足中男拔刀走以授母胡得
刀刺虎肝腸盡出席始脫平平尚能言懼他虎來
不勝乃捨車扶平絜二子涉虎河而西至季陽堡
南門呼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見衣血淋漓猶信

為置門下遲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徃致所棄
車載死虎來歸為召醫者視平藥之三日而死於
是趙侯上其事老陽帥且官納席皮給鈔十千以
瘞平八年十月胡以二子至自棗陽瀘州長吏訊
之圖其狀以聞復其家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
役室家閔其勤勞莫不有自貽伊阻之嘆則胡之
從戎也以情及其遇虎而脫夫也以烈方胡之掣
虎而割刃也知有夫而已見之拔刃而授母也知
有父而已席雖暴豈能嚙天倫之哀哉泰山之哭

夫子哀之至矣余讀張維此傳因為序其事書於
後云

自然道士傳

自然道士不知何許人也薛姓或謂系出軒轅夏
車正奚仲成湯左相仲虺之孫薛其先封故云生
淡泊有趣尚自謂羲皇上人與儵忽氏鑿渾沌有
功將第而祿之適華胥氏事廢而戶外之屨滿矣
文王居姜里箕子釋周縛周公東征二年歸孔子
自衛反魯講承遠詣直窺河洛晚侍孔子問禮者

聃得自然之道曰號自然道士改自然處士非其
也題所居曰凡注軒尋號凡注居士周茂叔邵
邵堯夫也程正叔日游從神嶺會意與道翁張遂
儼居孤山之上亦號孤山賃屋翁蔡少霞山玄卿
葛稚川司馬子微陶貞白相與吐吞明月宴嘯清
風時未嘗不神游崑崙也坐輒泄玄理左遷聽鶴
翁而出處去就之間裕如也志有專業更無定名
亦順乎天而已矣然涉世方長信道方篤名不一
更而可定也當無寵辱之驚乎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林有
國神農時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林以
俘見帝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崆峒牟氏聞林
賢有立志以女妻之林得年氏喜曰此吾糟糠之
妻也生子昔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
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踈之
然亦不斥絕旨生泛之生醴之生盎之生緹之生
沈仕成周為鼂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

比閭宗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
子孫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
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豎至秦漢高之族
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桓大司
馬辟先生為青州從事志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
伶阮籍之徒為忘形骸之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
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
先生交驩凡戚飲歌哭平險逆順之途以揖先生
商之元亮沈浸醲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

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心甚苦
之會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
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
手自引撥笑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愛
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
遂有瓶罍壘耻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
止思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
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
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

趙却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

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若
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欲自羲叔和姁以
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為淡冷然 酬酢不
能白首君子昔之彌子之賢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與淵明亦愛惜之
至變與世之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尚方其母

范氏夢明月入懷同曰此竒徵也吾為爾成之後
遇祝融氏盧中得煉養術神光滿室彌月不散果
果生鑑：生未有識察會負局仙人從代表見鑑
竒曰此不迎不將應物而不藏者命以金膏塗頂
玉水洗冑鑑遂光明善照人無妍醜皆愛鑑；亦
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冠必肅武帝初待
詔建章宮帝將御冕旒朝羣臣召鑑侍帝改容臨
之賜錦袍玉匣進為玉臺即時方置大長秋以鑑
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容儀絕國遂冊

陳氏為皇后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陛下以鑑賜妾：膏沐必對鑑今妾以色承恩鑑之力也乞封鑑加儀廼封鑑容成侯賜錦袍如故后立十餘年挾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三百餘人賜冊皇后上壙投罷退長門宮鑑思毀求容平陽主家謳者衛子夫善鑑帝被霸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家女皆不悅獨悅子夫得幸軒中入為皇后：不引鑑不敢侍上：知鑑能飾后容出入不疑加賜五龍五綬后立三十八年與戾

太子擅兵蒞兵誅江克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廼制詔御史容成侯鑑克明善喜飾號為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察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而不能察人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侯何以自明遂廢棄民間晚號壽光先生

太史公曰古公亶父周之初也鑑豈其裔歟曾中不正眸子眊焉鑑豈不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

焉以貌取人罪鑑悟矣

送鄧善之修撰序

文章之尚緣時而興^時有淳厖則文有隆汙其勢則然也亦固在夫操制作之柄者歟與道消息與時翕張于以風示當世然後學者一趨于正也且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々乎山川之流峙也挺々然草木之華滋也何其渾厚而博大倫理而音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由々然雍熙渾顥之盛如親見之至若莊周之荒唐屈原之沉鬱

蘇秦張儀公孫衍騶奭譎詐之談高鞅李斯韓非申不害慘礫之論以至荀卿揚雄醇疵之作東方朔司馬相如恢詭之辭何其披靡而支離巖嶄而澎湃也百世之下覽之者藹々然破碎礫裂之風如新沐之然而操瓢弄翰之士寧為此而不為彼何耶往時科舉事具人方以言語相雄長文字第甲乙不旁搜以為竒遠引以為博鈞致以為深有不可也今天下一家元氣渾合大聲洋々朝廷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風動山林之遠時

及覩播告之修紀載之作詠歌之章渾然典謨之
溫潤風雅之清揚將作為一經以襲六為七何其
盛耶友人鄧善之婦自詞垣與余劇談西湖之上
觀其渾厚以和沈潛以潤如清球在懸明珠在乘
信涵養之深而持守之純也嗚呼質乎文乎若循
環乎盛古之風躬行之治歷數千百年而後振乎
則夫操制作之柄者得不有思乎宜非枯槁之士
果所窺也八代之衰退之起之五代之陋永叔弛
之百川東障狂瀾靡之故其為力也為甚難今時

則易然也善之勉乎哉天風萬里將還玉堂之署
幸為我謝諸君江海之迹倦矣得無戀、盛時乎

張仲實教授宜興叙

僕漁釣海上歲時過循王之廟且式衣冠儼然有
生氣固知世紀未衰必有聞孫譽士出也數年來
杭聞仲實之門凡師數十生皆公卿材子弟凡江
海士仕者問業游者問舍所出詞章日益富為世
所珍嗜不輒去乎僕誠私心慕之今年春復未乃
仲寔教授宜興行有日矣僕自念飲沐其先之故

耳接其人之賢名不在謁者豈情也耶明日仲實
乃過僕意氣言論溢所聞且慕遠甚又明日楊仲
弘來曰仲實且知子矣將行子不可無語僕聞之
士一命而上皆有王事唯教事故為最優然聞諸
仕者莫不勞且悔以去夫士有教事而悔且勞如
此豈知方之士乎蓋士處窮約時廓其庭以受諸
生甚尊嚴且優游洋洋也舉莫以違其意速名在
在下士諸生在前更議在後急者教不足弱者事
不足勞且悔亦宜也仲實少長勲門壯食舊德溫

乎璆琳琅玕之美具焉克乎夏瑚商璉之器列焉
故學有泉淵唯飲者取足又如宜膳四時具詳於
味者日絮且歡是故優于教矣况器識以迎事之
未聲實以括人之譽宜將大肆于時也胡寧有日
砥礪繩墨之事於州十里之地乎仲實行矣

送俞時中北上叙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之北門任士林執醖言曰士
有襲家學以為珍負材識以為文其氣克焉其聲
先焉然而士循進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趨寥廓

而窺光天衢豈天下廣大以名進吏部夫人而能
為賢乎將蟄爾聲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一以干
格律之公乎抑道寒仕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
折王公之前拜自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
之收而楠檟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
不能蓋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爾聲抑爾氣使
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然嘗觀韓昌黎氏
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聞亦待歐
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科舉事負

材抱氣凡可為張籍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
依耶蘇氏父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
下士皆願出其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
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
將六子之耻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
也則子具楠檟以進夫猶曰需之吾不信也

劉梅泉松江教授序

漢郡文學選至重也非經明行修者不與焉雋不
疑蓋寬饒諸葛豐之徒何班班如也逮宋慶曆重

修軍監始有學置教授或曹掾兼之或州里推擇
則轉運司命之也熙寧中始自中書門下逮厥後
選益尊法益詳其塗有十謂之十色教官夫自士
束髮至白首崎嶇場屋間乞一第于有司僥倖出
自選者則以不拜吏部為榮以脫身筭楚為賀其
選豈不甚重乎今科舉事廢上之人擇材于鄉里
之公郡博士考所業而進之部使者加攷覈焉縣
教諭由此其選既而分錄糾正郡教事由所部升
之省加詳察焉而後畀之如是十餘年始克問選

于吏部間閱萬里風雪滿塗而狐裘為縑獲觀上
國之光者幾何人而老者病者不在焉吏部定天
下選路府若州闕有限而考有期來日多而應有
狹不知歲月之坐困也蓋橫一經而坐臯比部使
者以為僚二千石以為客書生之至貴不惟朝廷
甚惜之也二十年來人之取富貴甚易故視此選
為甚難幸而得之傲兀重席以意氣使諸生蓋將
酬其所甚難而圖其所甚易而不知自漢迄今其
選為何如耶又安知繭然衣冠進退為館下生者

不已試其所難者耶劉君梅泉將行松江吾故道
其辭云

程氏受義堂詩卷叙

鎮江路府推程氏其家以義名堂曰吾有所受之
也凡能詩者賦之若干篇皇甫生求余序其首固
將以為教化風俗美事余惟人生同氣之身散而
兄弟繼別繼禰之所由分百世之所由積義之所
由始也夫仁義禮智具於性而命於天命於天是
猶命於親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即事親之實由之以從兄弟之間皆天性
之所由發則是義也父有所不待授子有所不待
受油然孝友之行始於家而達於政豈必諄諄告
語然哉而世道日趨家俗日靡交相瘡而不令之
情作與人恭而獨亡之嘆興甚而風雨流落義不
在姜肱之被矣春風枯榮義不在田真之荆矣此
程氏堂所由作也府推公事其先大夫日凡怡怡
仲季之間者則既聞之矣大夫既歿府推公獨忍
死其親乎是故羣從兄弟十有三人同門以居同

堂以食仕不私祿事不怠長井井熙熙前壻後麓
左芝右蘭詩書滿闥大紛小悅擊絲成帷一真天
游罔問內外室無私訐幹有譽用詩云宜兄宜弟
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府推公有馬則夫聞
程氏之風者可不愧乎余故樂贊其事而序以歸
之

瓢湖小隱詩叙

隱者之道有二其身隱其道為天下後世用而不
可泯也其心隱其跡在朝市進退間而不可窺也

若夫生江海之上老耕釣之間無卓絕之行以自
異無弘濟之道以自聞而徒區區行恠者之歸則
亦昏而泯泯然不隱云乎哉然而談笑之侯無世
無之徒步之鄉相無人而不得也則夫智慮宇宙
之外精神塵埃之表琴書以自娛詩酒以自樂偃
然世故之不得浼獨非隱者事乎東山謝氏子居
坳塘之上名之曰瓢湖小隱賦詩自况諸君交和
之夫五湖之廣而納之一瓢之小一世之紛而坐
之斗室之安非隱者不能也余來華亭不及識謝

君而謝君之所交游能稱之且求余言為之序嗚呼余六十翁矣跡不趨利祿之途而心未嘗往也然尚曰吾隱者吾隱者人不謂信也今謝君力足以致休譽材足以起榮名而俛首田里之事若甘心焉非隱者之倫乎他日天風雪晴扁舟獨往叩門不及而返顧相與成隱者之風則非人所識也因書其首云

劉思魯侍父之瀏陽叙

鄜川劉汶侍其父之瀏陽教授翰林應奉周君景

遠而次餞之詩必求余言為贈自予得楊仲弘人方翕然從子後得師魯而人益信予將托二子以自勗也而思魯別予是不可以無言也海之於水所受者大故其為濤也怒以泄逮其平也人押之濟以魚木之於地所培者深故其為幹也怒以長逮其久也絜百圍人不驚異時科舉事具士藹然文字之間師友以持其成公卿以震其聞有司失得以摧其銳而又歲月以老其涉有不索然者乎余舉無是困也氣安得而不克乎視向之藹然索

然者可熟視無也夫年以養學學以養氣有克然
之守而持之以藹然索然之容胡不觀之海與木
乎濟以漁者狎焉絜之園者而材者取焉未見其
薄於發也然長沙多沉鬱之士感憤悲鳴氣不能
輒平吾師魯其廓受之深出之以道御氣輸之和
平之音則淵然之學鏘然之文吾且避子矣三年
將拜君賜

送揭陽趙令君叙

仕猶農也以既獲為能事富貴猶躬也以既中為

良玉天下每以是求材而鹵莽之耕詭遇之獲不
計焉夫出處有時仕止有節父兄之教成而素守
之天定造物者不振耀之則善者思矣前揭陽令
君膚敏士也始集賢公宣撫四明郡以佐理有功
起家為揭陽計凡最也揭陽仁南海徒以老母故
不能行既而集賢公立朝著令君不敢以見亦不
敢以仕躬孝友之節養廉退之風則集賢公之心
也集賢公薨朝廷大振幽滯却以名聞却使者加
察焉詳焉元岳大臣將進之聖天子之庭令君

有任意而負不能為萬里資也蓋自清敏公盛時
退然一書生紈綺之味已薄於今為庶祝融回祿
相之始不得不仰升斗之祿使集賢公無恙上被
聖天子之知令君而求多於造物則仕傷廉矣今
天子仁聖盡擢豐芑之材而用之令君而自弃於
明時則不仕傷義矣令君生清敏公之門最晚而
受教集賢公最深集賢公活十萬人命而天不富
貴其子若弟吾不信也令君不濡忍二十年之久
徐起而收之則集賢公之心不白而仕止之義不

明令君庸有道乎秋風載道走公卿間有不以予
言為信乎是不知集賢者也令君行矣

慈溪主簿茹意山叙

士有首功而不遇志有白首而未訓造物者固將
老天下之智慮而悲歌慷慨之士之所甚惜也意
山杭人也受檄行軍更封傳來四明郡戶口阨塞
遂入職方寔至元十三年春也集賢公被命宣撫
寘君幕下既而歸奏天子凡帷幄之賢一時出等
畫第功吏部意山遂青衫拜命實簿正慈溪縣事

爵之卑恩之崇也意山不以察底自詘苟可以行
吾志長官不能撓二十石不能屈邑以治聞民不
忍舍去因家于茆舍之下而貧如故也歲事糞粟
熟坐長老立童豎杯酒相煦勞教民出租稅奉期
約射狐置兔以為歡如未去政君之薄民之厚也
今將以名上銓衡若不勝萬里之役是憇嗟乎功
名危事也富貴厚報也首危事而食厚報綽然
左券之得意山退然不伐而人以為己功不亦愧
乎試吏百里近三年有成政循序取一官以辛妻

子可俯首拾方將處民伍如秦編列豈獨無利祿
之心乎吾聞集賢公之門多退讓士富貴狎耒智
者策殿造物之術窮而道德之味勝意山不得濡
染之深剛性具固美也其廉於取也亦宜三殮蒼
莽挾此以有行不趨吾於拾級連步之外吾不信
也意山勉乎哉吾北鄉望君矣

送樓平隱叙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
也以名教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

隱乎哉是以季主君平以下特聞且十日十二子
相配五行相休王所以貧富貴賤壽夭天下之人
不能竊也然知也知亦未易也卜始神矣是故遊
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
自利則隱者不為也能其所不能為其所不為未
可以言卜也矣夫人生於陰陽寒暑而乾坤坎離
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于粟米絲麻而木金水火
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末精粗之學不
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舉事具朝而平

康之游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
卜者之門愈盛而道益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
樓君淳甫將以下聞而隱其心也為吾張簾大坐
閨市人之富復有飯牛牽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
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葉伯幾叙

余家越天門山之陽坐瞰海波水天際遠蠻洲蜃
嶼歷々晴豁時則天光曙發風濶潮平舟大小凌
蜃頭未查若徹菽少則帆影抑揚掉歌出沒徑列

步下市僧布立岸上遙呼問海伴故舊三老倚梳
長揖載輸委市廢舉畢問且悉對然後乃登岼洋
洋入市僧家憚霍醉語無誰何明日推羊瀝神擊
鼓召市販夫日來爭留急售幸不幸聽軒輕唯淺
深頓不臭厥載為賀既又涉旬月市僧計餽籌然
後審知乾沒則莫不大呼起拖列嘯揚颿視厚薄
各滿志去又嘗觀富人之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
之檣長年頓指南車坐浮度上百夫建鼓番休整
如官府令拖碇必良綵綵必精載必異國絕產時

一上步網孔日大小殺牛醜酒暢飲而後去市僧
過不敢顧盍將輸官場之入保天府之口者也余
在隱然猶為學 諸生每見職教者克孔揚耒不
險濟以求贏則幸不幸輸爾載以愜入者也葉君
伯幾之至也未教月也以下州例不得設學錄故
去然其深藏而不肯厚載而未輸大類富人之舶
宜不入市僧之顧以滿志去者固多矣叙以道其
別

人不可以不知道夫道在天地之先兩儀以之分
人物以之命率而脩之而世教立是故即世教以
求道則天地不可知即天地以窺道則其初不可
究夫孔老立言其率而脩之之謂與其所以為言
則極初在其掌與河南郡氏蒞冢于堯舜數千載
之後而灼然有見於天地未開物之前故以元經
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繇十日十二子相配為始
少昊之星癸繇少昊而上凡古始之事可溯而知
其故其原曰自老子南谷杜尊師既著德道經原

旨且即邵氏書為原旨發揮老子曰能知古始是
謂道紀此發揮所由作也或曰身遊形器之域為
爾渾淪之言不亦戾於道耶應之曰生民有始天
地有初道不可以有、而無、而渾淪之與居乃
可以知此也夫宅日着笥皮冠衣布單衣執老子
以居青山白雲之下則庶乎其徵于斯云

送括蒼王實翁還戍公棠叙

往年余留鄉邦識王將軍於長史之庭時將軍有
事邏戍于連山隘中車笠迎逢弓刀先後而退讓

有禮言溫、以和儒先生爭譽之未幾以滿去山
谷之民出餞城市州長吏益以敬士益以譽民益
以祝曰芟舍猶在越七八年過余錢塘言貌猶往
年之見既而以復戍公棠別余曰人生出處良難
如蟻旋磨十年之間調不改選仕不改州公棠有
戍實鄰連山芟舍之祝去吾愧也余為之喜曰君
有故僚鄰有故壤君何愧乎惟其愧、是以不愧
君何愧乎公棠在丹山之崖赤水之溪連山在其
南漢有鎮亭、有長故宋有公棠砦、有邏戎既

而連山以險陋間故公棠連山始分戍水入剡山
入婺女會稽民散居山谷中以採植為業梯石為
澁食薇蕨死不越市故其俗易君所嘗試于連山
者則既聞之矣然奉化有千里之寄守邏戍六軍
戍二所以坊民之具至矣矧時平政治民有不必
坊而日赴期會之約州一小卒吏入墟落芻米之
所需酒漿之所奉雖犬之阨有不得而免矣故邏
地之昏不濫出醉語即不足以支兵不削食割飲
則不足以承為之長者雖欲靜為守簡為理不可

得也君行首以余言為牧守告然後居君之靜行
君之簡以與夫山林儉德之儒受學問道暇即上
鞠猴摘青襦詩筒酒斗日相從山水之下歲時與
爾民短衣晝獵山核充籩野割崇俎以歌舞牧守
之治固不厭弓刀之為屈也吾將賀君之有成其
愈於連山也固宜諸君餞之詩余因叙其首云

送吾宗瑾之江陰禹馭沙巡檢叙

瑾與余同姓學業與余精悍有膽氣余嘗語以本
末精粗之道固知其疎敏有用才也既而同年祇

命省戶俱為縣文學掾講學之外獨能與諸生相
周旋既用譽以去當上銓其翁府判官以年老宜
傳法應補邏戍復祇命以行奉其尊府君之言別
余錢唐曰瑾不肖不得卒業門下而習仕庠序間
吾愧也親老矣不得奉菽水堂上而俛首弓刀中
益吾愧也先生可不以無辭余曰余知翁固以翁
之事告夫翁以盛年上第適弗逢世遠授秩六品
復不及祿退居三十年推之挽之皆當世有力而
獨怡然不遷固使其子先庠序之事且曰奔走而

後其何慮於造物也如是亦固是其心不忍貪天
之功始也且富貴利達命於人而實命於天命于
天者天遂人命於人者人遂天以人遂天世固優
之矣而翁弗歎也以天遂人翁獨自之而子得辭
之乎而况功業之見於世固無久卑屈理乎子行
其以而翁慮於造物者為訓深以富貴利達人遂天
者為深懲然後出所學末者粗者以日奉其役本
者精者以日深其受則獲乎上也為有道施乎下
也為有宜吾將日予之望而翁之心也子行

易體用叙

為保八侍即作

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為書廣矣大矣
而義文周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辭解猶旦暮遇之
也蓋易之為道遠而天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
夜大而天下國家之經綸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
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
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於一也變化見
而觀象者求之則囿於物矣吉凶生而尚占者玩
之則梏於微矣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

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然嘗論之卦
有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又有三百八十四
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爻一辭所能窮哉今觀
貳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
離道則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
行觀貳卿之易者當求於言之外云

雪竇淳上人求施大鐘叙

行禹穴而四明山為最勝俯鞠猴巖出二十里遂
有雪竇飛瀑千丈激雪跑空玉乳金沙時一發露

人緣蹬而上如行十里許盤迴折伏若已窮絕至
其上則平田廣衍可數百畝有竹箭杉栝之饒竒
峰峭壁高入蒼莽如來氏結廬其中達明覺大師
道行東南雪竇特聞宋仁宗祖在御嘗夢游其山
故三數名德跌遊之遺朝廷敕有司視窳堵具然
後寔地由人勝如是乎寺更劫灰以來前石門來
公措理其先今野翁同公紀畫其後殿閣堂廡庖
溜之區幾數千楹而後大備鐘樓視寺尤壯翬飛
翼跋與山俱齊而縣金未具殊為欠事於是召匠

計金錫之齊若干萬斤于銑鼓鉦之度厚薄侈弇之宜厥有成制奈何弗給一日野翁方秉拂坐石常所辦事而進曰官府坐曹以鼓為節故示民期會由聲而出幢刹昏旦以鐘為令故示佛知見由聲而入諸袍住卧於此鳧氏之工獨未究竟何耶朴翁淳師藥岩是師合掌前曰公卿貴富之家食施宴常如五穀適種獲於既穫名山大刹資其利益者亦如矣固有聞雪竇而未游游而且未忘者寧獨無心乎䟽擊不出山故願施者亦不緣過寺

今二十年斤斧相尋亦殫矣歲所食不足以飯其徒之日來而暇鐘乎請扶䟽以行乃告其事嘗與游某聞如來氏以道覺天下故縣金在樓所以動夫人之耳而聲聞為近道夫施出諸心隱而不可測迨著而入物方可俱達人其容有恠乎二師行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五

閑閑說

呂道士自陽明洞天北還京國里人任士林遇于
錢唐之開元因道其友吳君閑閑之賢而問其說
洞天下之物理者形色不能移寃天下之事情者
耳目不能役是以無營無求嗜欲淨也不將不迎
天宇寧也夫天以貧富貴賤毀譽飢渴寒暑命于
人而人之生日侈旦無孽之事者其志貌屈室
無擾之入者其妻子怠故酬酢日工馳逐日勸

吁亦勞矣然而聲利之府而有尸居之安車馬之
場而有踵息之樂其故何也蓋萬物以默：中人
識其機之來者不危萬境以察：移志審其處之
安者常吉是故充吾知之所至以應夫事之方來
如止水之過跗躡鏡臺之坐蓬垢舉不足以免我
豈不綽々然有餘裕哉則坐忘之齋天游之室日
在人境中矣莊子曰大知閑々此之謂也雖然吳
君老子徒也洒然熊豹之姿充々然日與猿鶴相
俛仰方將枕藉當作藉白雲吐吞元氣則其清淨

空寂之學顧何往而非閑々之境乎然鍊形氣者
勞其神歌洞章者誣其息鞭馮咎鳳之御遠上界
官府之事具雖謂不閑可也非神交莊周之論于
千載之上者其孰能與于此作閑々說

阮氏二子字說

圭璋璧琮所以備頌聘之物也與事人之有尊卑
秉之旗也故有備物必有備用有備用必有備質
有備質必有備工：質之不備而能成物以致用
未見其可也易水阮氏子伯曰圭仲曰璧從子游

群居之友思易其名故字圭曰友璋字璧曰友琮
固將以備物而成用也然貴爾質使不疵庀爾工
使不劇卑以進之而尊受之禮以成之而信徵之
則人莫不嘉其有比德之行也雖然圭璋亦有奉
而全歸之所以成禮也璧琮示有加而重入之所
以成財也成禮成財人道之大者也出處進退宜
有所擇矣可不謹哉

趙常父字說

三山趙君與權字常父江海士也與余善既而為

吾州學官正部使者高公行郡常父偕余揭郊外
既至州長貳屏若拜庭之為獨常父命坐明日詣
學宮常父語益親出題命試士與進退凡學之士
唯常父是聽又明日瀾茶諭政視墨汁三升在案
上因請作常父二大字公執筆未下而問其義于
余：起而對曰萬事之理莫一乎常萬事之適莫
通乎權可乎不可乎不可者常也可乎不可不
可乎可者權也今夫天斯覆地斯載日月斯明而
雷風山澤之妙雖權亦常也今夫衡低昂輕重唯

物來是應而銖兩之昭：一定為不可易是故察
權于常如斗之杓火之燧察常于權如色中之膠
青水中之鹽味也欤聖人以精一執中之示後世
故夫子鑿然揭中庸之德而適道與權之論不
廢于思作為中庸一書而時中之義特明執中執
一之論出天下始日趨于權矣故流而為術為竒
而不常之羞不察也常父以常用權以權守常名
之稱也公曰善遂漬墨作字俾書其說

河間牛仁名說

河間牛理以醫道游公卿間余識之于柳使君之
門嗣是歎我書樓之上日再至遂及盡叩其及人
之效業亦工矣一日歛襟問余更其名余名之曰
仁昔者司馬牛問仁于夫子告之曰為之難言之
得無詘乎夫醫之業有為仁之方黃帝所以設為
八十一問答竟陳為醫之難是豈或異于夫子言
仁之難乎牛君知不易于為仁必不易于為醫矣
牛君曰甚善名我而併以問字復字之曰仲濟云

戴易初說

人生天地萬物備日與造物者旁薄乎無垠非一部全易乎窮變通久之机追感攻推之妙是不可不謹其初也初乎易乎百骸九竅其迭為君臣乎何有乎圖書易乎初乎日用飲食皆義文周孔之妙而連山歸藏周易作矣我醉欲眠先生就舍

胡寄常雲寄說

雲山澤之所蒸也然則山澤雲之宅欤其所以浮遊舒卷于太空者非寄乎雲非日月星辰比也日月星辰固根于天者欤日月星辰非天之贅乎去

日月星辰而為天蒼者其旦夜于人乎雲芒然終日行山澤間人不仰其潤膚寸一族草木委心而待滋異哉其所浮遊卷舒固屯需之庭乎其寄乎作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高氏族譜居有莘曰昇子明作也自唐太傅文獻公至先大父若干世中則魏州別駕府君為有莘別子之祖繼別者若干世繼禰者若干世宗合族屬具載達而仕則曰諱某他遂名之曰高祖諱某

祖之也大父曰諱某逮事之也娶某氏皆不書不以名治際會間天叙也生某歲卒某歲不書主在室也自別駕葬有莘八世異兆相望昭穆之有序位樹壤之有豐殺不書墓有表也別駕而上葬不知域因不書也觀是譜者尊祖敬宗睦族之道盡矣夫阼階以婦降則著代之年也代日遠則恩日踈恩日踈則情日衰矣故六世以外姓別于上戚單于下然等而上之由庶姓達于正姓繫而弗別者親之也人道之紀也順而下之由正姓達于庶

姓綴而特殊者踈之也先王之制也明先王之制繫人道之紀此譜之所由作也嗟夫之人父生之而別禰之繼殊母育之而群從之叙出婦妃之而世祚之端造處人道之大可不自慎乎惟抗志節則可以闡宗姓存孝弟則可以保族屬知人事之本可不自強乎子明好古汲深與予游最密譜之成也俾書其端不得辭

王一初說

大哉一乎天地萬物之初乎故有一而未形則其

初著焉有一而已形則其泯焉然一而二二而三
三而百千萬億則百千萬億則百千萬億其各有
初乎由百千萬億之初而求夫二而三之道且不
可知况一其一乎一其一則二矣而其初已不可
求矣惟夫要終而返極合散而求全則一者常在
初者常存孰得而二之乎是故求之吾身以父母
未生為初而繼善成性兆于二五之凝求之吾心
以情欲未動為初而生靜感動起于七者之發一
何從求乎初何從昧乎然而無極在吾前混沌在

吾後一者常湛然初者常不露以之日接以之天
融雖百千萬億之殊吾知其一而已百千萬億之
窮吾知其初而已何有乎未形何有乎已形者乎
雲間王一初字一初號一初問其義于余作一初
說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六



復志賦

黃靈之淑胤兮旗所履而為姓越奚仲之有國
兮誕繩繩於車正逮長滕於宗周兮歷萬祀其猶
競座以言而發身兮鄙以力而稱聖紛支屬於五
方兮既班班乎家乘亶會稽之句章兮聿御史而
有聞兮迭世祚其顯昧兮覃斗海之有孫眇墮州
之一曲兮羗幽築於白雲抱曷鼻之飢惚兮戴圻
頂之鬢聳辟長風於萬里兮信散木之擁腫恫窮

鄉之鬻卷兮矐余目於寒淺招庚癸於首山兮思
飢渴之不免孰知夫倡麴之大呼兮勤茅經於叔
展而絕灑於碧虛兮空回戀於有滄木掩靚於春
陽兮佩秋風之未慘忻吾車之未駕兮謝直矢之
多岐抱素絲之不染兮紛黑白其何為軻耆丹之
竒餌兮不如魯句踐之良規大良造之遠鞅兮不
如退受妄人之罵辭秦恂恂乎嫂妹之詢忍兮痛
修辭於殉市之尸非昏昏乎子瑕之愛憎兮迺瞿
夫媿賈與李斯惴備軍之株坐兮悟不死廁中之

更溺惜女子之見賣兮悔不忍胯下之年少讓不
思國士之揃拂兮又何致必斬趙衣而讐報亥不
激屠門之翫曲兮又何致必椎晉鄙而危蹈心固
不可溺於所涉兮智固不可售於所市身固不可
試於綢繆與睚眦兮足固不可失於流行欤坎止
感耦耕之招携兮何滔滔而不葩守孔約而固貳
兮憚異羽之人犧不察察於薇粟之重輕兮亮溝
壑之有命不悶悶於蕭艾之糾結兮付江濱之行
詠信皎皎其何之兮聊墨墨以隱情卒餘懷之業

兀兮庶察者之見微道悠長而日邁兮固施謝之
足懲尚壽考之胤彭兮安知來哲之無情

游越天門賦

柔兆之春二月既望任子與客泛舟游於天門之
表于時颶母停颺慎卽卷霽飛滂不興澌漫無際
始則拖長綃偃帆腹裴裒蚌蛤之洲睥睨鼃鼃之
國少則掣掣洩洩汎汎悠悠勦如雲逝蕩若漚浮
浩不知蓬萊弱水之在眸也浮余觀於漢裔渺一世
之嘉苴有石塘萬里鱗鱗然隱波濤之下此殆祖

龍氏之所鞭乎何其神也靈洲瞥來絕島遙沒隆
隆隱隱過大業天子之祠焉見其君臣黼冕將帥
鼓旗儼然牙樯錦纜銜尾而維也又何其竒也昉
二帝之所規悼生民之不幸身未死而變隨顧英
雄其何往於是停橈而思思窮而愁作噫嘻悲夫
客亦知夫天地之數廢興無常而孰執其綱蠻不
必擅觸之強荆不必暢凡之江江上之寂寂又安
知非人世之揚揚客遂鼓柁而歌歌曰擊蘭漿兮
扣桂舷訪田氏兮弔仲連數術不可久御兮鷲力

不可謂賢乎然哉吾烏計吾身之久遭余迺敲脚
唱小海以和之客復擊節順流而歸不知舟中之
有明月也

閔已賦并序

正月八日獨坐雷公山中天寒風緊抱書自憐漸
老醜之逼人慨盛時之不再匪私駢角恐墜肩墻
作閔已賦庶幾成此志耳其詞曰

肆后皇之嘉貺其藐然之一身戴玄髮於芳鬢含
纖齒於厓唇匪肖貌之我私獨降曾之爾淳有賦

予之重青尚墜緒之大振張余挾於幼眇自青襦
而裹巾亦淳濯於羣污窺未光於德鄰孔孟吾之
師不可以復夢兮為誰門之人顏賜吾之友不可
以遽作兮為誰居之群倚泰山而長嘯俯黃河而
孤嘶瞻飛雲於月下訪流水於回堤謂雲行而月
跋兮亦升東而沉西謂水逝而堤在今忽高岸之
為谿理不可以逆曉事不可以深稽去者非人之
所推陷者非人之所擠來者不可以徑過降者不
可以驟躋眇余思之茫茫隱余神之淒淒匪飢寒

足慮匪患難之足疑恫大志之未立矧絕學之無
依人不能憂余之憂兮余亦不能悲人之悲聊舐
筆以自係走四方而陳辭庶聖道之未沫將援余
之孤危

感雉鳴賦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於竹西蘋
搗綺翼紺趾雕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
耶嗟乎哉山梁之雉也亦何為爾栖栖者歎鳴聲
益和如語以臆曰承后皇之嘉惠胚大和于卵翼

檻草木之清麗濯雲烟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
肺肝之五色將自拔於羣飛羗好修而強飾吁嗟
乎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身之賊祝網密而羣
空虞機張而羽積林無全穀野絕胎息觸骨呈之
紛然耶擇音於彼木濯余羽兮清泉克余枵分棟
寔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荆棘者與悲夫
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為下矣猩血
染而鬚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
馳而厄鞭箠龜以笑焦翮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

足於人而黃中通理也弔正平之鸚鵡悼賈傳之
飛鵬訪嵇氏之昂藏睇楊家之舐犢拜自獻者何
必抵心臊乎偃肉已矣乎春山空兮春木頽春雨
零兮春草肥天地為樊兮日月為鞶優哉游哉兮
飲渴食飢欲鐘鼓於魯饗謝蕭韶於舜儀彼霧中
之玄隱固將有感於陶妃

翰音賦

若知雞乎錦衣繡翼孤味莪冠被鳳之彩挿鶴之
翰音聲浚美容止輕鮮翹羽族之稠濁諒五德之

獨全然而沐浴泥沙步啄虫豸曉樹棲早晚柵藏
矮朱朱翺翺進退失解夫豈慕鳳凰之戀匹仰鷹
鷂而護雛不借力於九萬遂扶搖之所圖鸞鳩捨
前鳥鵲遠月背啄非雄羽毛未刷猶決起而驚飛
吾何獨守此桀也爾則明河在天曙色上戶一振
聲於兩翮若怒飛而遠者勢甚超凌力則困阻氣
亦飄揚身不能舉如長沙之誼蠶室之遷過永之
柳誦潮之韓匪志氣之不厲獨墮影於孤騫既漆
我羽又礎我距謝雲霄之羽儀抱村落之風雨恫

升躋之有命匪軒沉之在人聞爰居之躋躋亦辟
風乎魯門

蟠松賦

渺堪輿之神氣孕東海之平蠻紛百昌之甲宅儼
孤松之結蟠根半蝕以秀出枝萬折而回環允神
物之附靈時矯首而盤桓暇然鱗甲之四縱傑出
頭角而嶮岬霧市暝合雲衣晝飛非鞭霆而欲駕
則既雨而初歸爾則童豎俛仰恍然劉累之馴擾
風雨吟哦又似夫葉公解衣盤礴雷電至而飈馳

也噫嘻龍為物靈不離鱗甲蕩日月撼山淵不崇
朝而雨六合何其神也桎梏禹宮之梁斲削雷澤
之梭延平之劍津吏夜驚長房之竹騰波自駕象
罔求而不得雲霧集而時化又同其幻也而况乎
青髮君之盤蹠秦大夫之春容妙蜿蜒於氣母抱
不化之神蹤龍不知其松松不知其為龍人不承
澤螻蟻為宮龍乎松乎出家間之雷車走隴上之
雨工松乎龍乎撫亭曲以一嘯山四立而長風

鳳花賦

若知鶴林之神乎霜月如銀西風砭人丹艷自春
何以羽翼膏此坡壠爛然九苞為蹲為孤鳳百鳥
無聲精采欲動吾聞蜀山之魄下故墀而啼寃洒
丹血以成葩幻七七之妖仙逐羽族之初服宛來
儀之踟躕出不化之神為帝為鵲為花為人而復
幻丹穴之形有不可致詰於洪鈞鷄憚犧而斲尾
鶴存雛而拔羽機心洞人網目如雨將色舉於朝
陽甘草木以同腐者乎噫嘻艮嶽之植政和之綱
輦而致之汴水湯湯一鷗不發摧折無光天子曰

吁謫歸故鄉抱別而旋東風重芳蓋天津之聲舌
既饒矣使一見賞幸則華林之觀銅雀之二喬矣
其不為強項供奉之所笑者幾希安在德輝而下
之立翠微之曉月伴棟樹之後風萬卉欲寂空山
自紅太牢鐘鼓而不慙紅裙檀板而不驚蒼梧楚
楚翠竹亭亭清風徐來求皇欲鳴渺不知花之精
鳳之靈吾亦蝶我之俱化歌樊詩之高聲

宿月堂賦 并序

永嘉葉伯幾士林識之西湖之上清風襲人真畏

友也未幾遂為吾州師出其翁賓月堂圖俾賦之
翁既分教江西遠在千里猶夫覲也其辭曰
南雁主人既堂成之夕天宇清新玉露橫成陳若
有人兮駕言徂東徘徊斗牛歌舊雨之不來嘆浮
雲之於我將有謁於主人之堂于是蜚簾揖至大
夫掃門初猶讓登顏色未分久而拾級流光若奔
主人方坐堂上仰見玉人顧而樂之罷琴與書三
揖入帷作而白靜而清默而明不將不迎應物無
形此佳賓也吾嘗遇子逝川之上不沈不浮與時

俱流又嘗覲予東山之巔不磷不緇清風自怡子
不我賓而賓子誰今夕何夕寧不我規賓亦從容
不覺前席若有言曰吾聞皎皎者易汙盈盈者易
虧潛雖伏孔之昭明吾誠也食而見更而仰過吾
賓也是故大白若辱黜陰澤之或來也大盈若冲
信滿盛之必移也吾知吾情而已又焉以規子為
主人起謝入而謀諸婦洗觥具杓與賓相屬主人
起飲賓不語主人趣舞賓不

成三賓不去

於是歌太白之詩屬坡仙之句鸚鵡更寒天河東

注主人既醉而寐賓去不顧

吉祥賦 并序

吉祥草酷似蘭而踈秀異之海國有其種率云十
歲一花然鮮有見者余過僧智傳之室見一本紫
莖而花莖纔二寸綴花數十似瑞香而斂小近翫
之有香氣傳且謂余曰種且十五年矣今纔一開
感係之餘賦以自廣

睽靈姿之幽絕蔓天竺之化城挺纖踈之奇植負
吉祥之嘉名孰比滋於下土曷見擢於衲僧方其

根移露本盆壅春膏擬紫莖之逞瑞伉蘭蕙於亭
臯然而朝培夕溉十有五暮春風秋露日以披滋
卒深韜而重發何堅忍而舒遲諒得天之獨厚不
驟悅於時宜候半世之力深迺舒英而揚奇噫嘻
江路微暖野梅漏枝駘蕩未透宮揚既絲木僕夏
而藁綠葉迎秋而飄飛含英之本麗土之吏孰不
聽造兒之鼓舞候氣母之推移肯耐靜於寒暑不
跂榮於侮萎噫嘻窳越之學請三十年文公之伯
十九載而迤邐彼長沙之誼之寧志於初歲玉樓

之智無靜心於早慧一發泄而輒衰萬不成而敗
繼余嘗感人事於河清之期悟城非於鶴歸之世
三竊桃而人未知年屢變海而帳其東逝萑美草
之感余起余衰之繆計尚深恨以需榮儻來時之
未艾諒就木之嘆婦又安能安訪此花之開閉

老婆牙賦 并序

東海有物曰老婆牙庠庠醜石培之得膏是可恠
已隄州任子為之賦曰

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經紆探川石之玆錯得

老婆之蛻牙既齧齧而齧齧亦齧齧而虛齧齧乍
斷於於庠竹終齧笑於浪花漱嚙乎春潮呀呷乎
寒沙如懷英之石露處之峰或稜層而墻壁或異
宅而殊封者乎于時菜鮓逗香葛禪無句拳木頭
之叢耳掇江上之破布忽真牙之墜余尚流涎之
煦煦登徒齧唇之妻於是乎朶頤玉川赤脚之婢
遂為之掩口又况青女弄嬌玉妃試手風姨窺軒
月姊呈牖推案上之黃妳葛甕中之酒母傾礮砧
於寒府堆庠庠於古釜目掄齒決搥敲石培得金

膏於沙礫吸玉液於痊朽嘔不償勞爭取恐後噫
嘻悲夫薜華之姝瓠犀鮮鮮素質化已遺齧豁然
輔已脫而車在唇既亡而不寒豈舌柔之易毀而
齒剛之反全諒堂下之乳婦宜對此而跼蹐

水仙花賦

渺伊人之蟬蛻兮宅清冷以為扉越蓬隔弱窅不
知其幾千里兮跋余望之忽軒窓之翠蔭兮見此
綽約之芳姿曳青葱之華裾兮倚玉薤之披披道
遙清霜之夕徘徊明月之辰佩乞碧霞衣紉綠雲

金杯盥雨玉盤承津斟和注溥斟酌天均于時庭
空人靜萬竅不作聲沉步虛之歌奏杳鈞天之樂
江妃具俎以進羞海若克賓而酬酢持杜解而未
揚想堂中之歡樂予亦洗盞更酌接芳蕤而為客
縱歌頽然不知天河之既落

庭椿賦

燕山之陽南冥之瀟有大木焉其名曰椿蓋抗歲
時而聳立揭造化之躑躑者欵相彼竒亭夷庚掌
平迺眷管村甍椽列星維陋巷之蕭：兀幽人之

柴局有椿喬然闕乎中庭玄雲構其堂宇秀色結
乎軒楹觀其崇根碩本挺柯網葉翳、馬、馬、馬
青冥黯、皮溜雨而胼胝榦拂霓而冗還篁日月
之氛陰控雪霜之飄颻千尋引而表端萬鳥棲而
影接蓋根抵之擁腫性也豈不美乎莊生之櫟枝
葉之榮暢時也又何歎乎王氏之槐耶訪歲寒之
松栢盼老人之豫章或輪困以為竒或偃蹇以為
傑孰與夫却匠石而鬱第謝萬年而崔嵬者乎爾
則稚竹株連弱松肺附結緒根於地軸藉末濡於

雨露想其族榦併幪列萬間之厦屋不足以喻宗
條鱗輳雖千社之枌榆又何以同年而語耶于是
天翊其貞地隆其植寒暑節其涼溫鬼神呵其峻
特醴泉夜注而人不能挹以草木之滋卿雲晨覆
而人不能衣以青黃朱綠之絲人不足以扶持而
終風不移人不足以悅澤而陽春色怡此所以俯
視君遷傲睨平仲而永為斯庭之瞻依也耶彼尋
常之橋梓亦何足以與乎斯

天地之間境足以移人移之而飄忽物足以致人
或可以致物此操蛇之神所以對愚公而斲孰也
抱然犀之餘焦覽具區於一日黯波臣之晝泣開
水府之羣玉媧煉之遺禹餘之斲陷而星芒結而
水沫耽枯影之申徒桀黃鉞之沈璧何其竒也爾
則鐵繩千尋魚骨萬夫水厭人而不悔鞭有血兮
疾驅蹲者踞者立者蹶者銛者劇者獨者附者似
鼻似口似蹄似股似蟠而虬似鬪而虎雲幻狀兮
孤凝鳥停思兮歆翫神剗鬼削闔而呈跌出濛濛

於華林納乾坤於一壺九華曉立五老前揖級賜
履之登躋養瞳神於峩兀誰欲抱琴徒倚而吟樂
山之樂萬古此心草華木滋挹其仁也霞吞霧吐
擊其神也厚載靜容德我則也霏翠排青色我覲
也真趣已亡枯立堂堂子胡樂之以偽翼狂主人
曰噫不毛之琮天不恠取終日之介置我丹行府
誓言不移容揖而去

不礙雲山堂賦

他日太學陳博士為余言大夫陳次賈之賢舍其

子自錄教事于鄞及交之嘗曰不礙雲山堂先人
南墅翁之所築也今更深密存先扁大慰先志之
不白子其賦之其詞曰紛吾車而夙駕渺九軌其
何之歲冉冉而不留况秋露之夕滋弭節蒼梧之
野醜酒峴山之碑羗往跡之莫予追也靈龜許予
以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覆駕陽侯
之初怒洄不可以徑逝也於是晞雷峰瞰石唐領
跨五花巖跪羣羊心夢夢其如醒散清飈於流矚
訊厥考之初構市紛來而擊鼓神默默以畀予閱

歲年而抱獨爾則雞犬桃源父老秦服石屋無扉
陰雲覆足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兮溪之涔抽玄
鑰兮參同餐神氣兮丹林囿羣山兮雙門悵白雲
兮南墅傲萬物之虛舟獨翱翔乎天府嗟夫雲山
之竒造物所吝訪雷澤之平蕪恫專車之後觀吊
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謝之舊想其尺烟
寸雲留、然紅裙蠟屐之所到人不得擅而有也
雖欲分樵斧之夕陽占漁榔之明月慮有德色矣
斲林火青顏垣雨黑睇猿鶴其何人載英風於上

國爾乃意行莊寫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狀
目靜神逸向之幽姿絕觀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
者得不獻笑而吟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圖而
為之詞曰
山之南兮有堂漱丹井兮伯陽菊之潭兮可觴溪
之雪兮可湘是為羣山之園兮以翺弔先友兮落
星食舊德兮炊香豈為箕兮田荒筆耒兮兒墻歲
將莫兮無梁豈無人兮康莊

瑞粟賦

翔鳳蔣東堯家刈麥長沙塘之上得一莖七穗焉
東海任士林聞而賦之曰

長塘之陽維粟穰：匪駢匪枝七穗一莖匪雨露
之私匪神氣之戕維君子之臧天揭之祥牝牡異
宇卉蘂間芳豈不獨見妖人之狂拱桑理木岐麥
穎禾世衍時成瑞出則訛今茲歉乏民蝕吏苛七
穉在隴膏此坡阨悝盡地力晦益三斗穉不七分
民害以厚錯實塞下日輸百萬穗不七兮民竭飛
輓蔣君之仁克然畎畝和以從兄孝以奉母日服

其鑄地亦發漏百里牛仲尼羊茁視粟知人田父
孔悅何以繪之維北有象誰與紀之竹林壤

寶鹿賦

成宗皇帝臨御之明年陞奉化縣為奉化州於是
始興復文公書院于寶麓之陽既成假祠吏任士
林賦以落之其辭曰
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冲融東赴海以將窮
分勢糾結以益隆又析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
封出雲南之廿里兮摘青樞于秋風斲華項之右

股兮乃益崇其西壟叱太白其逶走兮柱南山而
膺空下廣衍兮寶枕雄乎一州喧阗於釋子之鐘
鼓兮屈辱於牧豎之篋笠又不知白雲蒼狗幾變
幻兮而春忽秋也木偃蹇其獨卧兮而秦封之不
受固將叩其據於混沌也花摧折其特芳兮而移
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於是訪昔人之所
廬兮得嘉定之故址察鳶魚之上下兮收端倪于
天地迺雜蓬藿迺斷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
開而出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架筆羗紫

陽之舊祀兮有白鹿之初訓
瞻申申之燕居兮立
青青之彥俊以游以息以講以習
時風乎其詠舞
兮曰微吾其誰歸日彌高其錯仰
兮亶卓乎其如
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不擇勝而尊
蹈廣大
兮精微之用著宅高明兮中庸之体具
鄙從事於
斯文兮其有孝乎廢興之故

燈花賦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艷之灼灼
日抱烏而行
空兮月樹桂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
乃含華而

舒萼出坎離之邁濟兮粲火參於尺宅
返永神於
九死兮忽金芽之中折曰惟人事之吉兮
功或成
神於龜焦主人曰吁蒸成菌樂出嗻呵骨祝
迎
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路也物有儻來豈固以喜
為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為戲也羗不知其故
也天地沕穆兮萬物以遷人志侘傺兮日鑿其天
工為高而智鷺兮接為構而心然精神外薄兮物
挹其先嗜欲將至兮兆扣其玄紛吾車而交誘兮
固鬼神之所玩焉萃女入兮昌出因越施進兮蠹

具舟姜醉遣兮戈逐羸侍中兮夜挾輶贈予策兮
魏諜釋予驂兮中流北豈足以行矣機密庸其所
投竿籊籊兮車以載築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
一言千秋堂下駿篋旅中馬周允夢寐之不呶燈
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粲兮夜泣守宮殷臂紗濕
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籍斬人祛兮評謀射人
鉤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驚魂之初惕電昂香
兮羔美朶我頤兮動吾指食既戒兮皮冠何從酒
在盛兮睨無福之與同彼夢泣而且旦跋或竟而

履凶府潭：而具刑兮壇轟：而趨縛位上卿而
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飛符美新兮
魂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母尊兮
王氏礫裸如意兮豕人立玉樹歌兮擒虎迫諒北
吉於未然亦是花之所譴鄂韓：兮誰欣終不減
兮誰嗟嘆夫憂樂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槐兮
是非守機喜不足德以色兮威不足以留眉天不
可以逆討兮道不可以預推遠來時兮遠去順置
悲欣兮日一瞬驅五步而却止兮有千里之陰鞠

抱牆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蚯蚓賦

大塊噫氣人籍比竹而善鳴者則有羣物以旁以注以胸以臆以脰以翼類不足而足也彼却行之微息示土德于帝初進不吸風露之枝退不登鼓吹之車誤中斷於斤斲而蠕動之自如何壯聲之激發而止作之誰欵時則綠雨圍陰碧雲漏晴江月流清得意自鳴人聞之而復寂夜中分而既停何其異也予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氣也嗟夫夫人之聲生於所感之生於所遇耳目心志其且也喜怒哀樂其樞也故發若機枯振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趨是以飯牛虞虞九歌五噫安知非弱聾而不知歸者耶彼且委形於天委和於壤聊以呻吟其天倪不足係人間之俯仰童子曰吁含花以濡不如抱枯含聲以吠不如冬結彼固妄鳴之子亦妄聽之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六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七

書太常卿孫靜見文集後

右孫太常詩文若干卷其子凝出以示任士林將授之梓以行世也某嘗讀庸齋趙公所作夫子嚮州家廟記知公治郡日為政固有本也况徐徑畝為之民梁子奇為之客實踐力行之學所以施諸民事而措諸文辭者宜有徵也至則凡立朝凡持節迨為京大尹殿陛之吁咈廟堂之可否與夫當世儒先生之往復辯論下至郡諸生日講說鑿：

然理本之言豈操觚弄翰者所能窺也尚惟舊史
散亡新聞未有攸繼吾於前修筆墨之遺宜可服
而習之則其行遠也固宜遂書以還孫氏

跋史文靖公遺黃司戶襄閩書後

史文靖公所遺黃參軍真文忠公之徒也語其才
力宜非永國所棄第失其名字不知終身所到嘗
脩中朝之用在當時所疏否抑不知驅馳幕府之
間如近世謝疊山所追惜否起論於百年之後此
帖不無感云

題劉忠公諫草後

清議有益於人之國乎世無忠公一疏則父子之
道幾絕壯矣哉然淮蔡功成舊耻亦雪衮衣初歸
處置未定而其人竟失終身之節天乎吾固惜其
材之未盡施而忠公之氣則已伸矣

書大魁宮講方公墓銘後

往時子大夫之對在庭輒得正人起公論於異世
庸有賴也余感泣久已友人方叔敏出其先宮講
公墓誌銘且示子甲發策懼：除舊布新之事當時

以為不祥卒一枚書即以歿惜哉彼選居其亞而
寵數超凌卒為歇後鄭五僅免為亡國之辱亦何
補哉然公唱第日慨念其父南安府君名在甲科
不出七人之列孤能不以首選為驚乎故九賓一
呼而涕泗交下自闕庭至期集鞭絲帽影終為之
不憚是固不樂於達以越我先人夫亦甘於斥者
歟此銘筆之遺者俾刻之碑陰云

考亭先生聚星屏後題

天地之精鍾而為人賢者其秀也故其精神流布

上著於天星象不能隱其德傳說之傳不可誣也
今夫使入蜀客近帝列雲臺隋營中中台少微出
處生沒信而有徵則夫陳荀氏太史之奏固未可
辨其為誣也然嘗觀太史公天官書景星者德星
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劉氏李世金火罰星
揚光天廷俱入房星襄楷憂之矣太史犯房之上
將入太微劉瑜又憂之矣漢事為可知也潁川入
房一度胡寧而有德星之徵乎二翁德瑞世二難
八龍賢足以挽漢之回天象固為不誣而漢事終

可知也則二嬰抱車中生膝前玉雪可念固豈為
曹氏出乎人心誰獨無漢也非曹氏則不足以大
比吾民二子材畧亦非曹氏不用二子豈忘漢者
哉世事固至此也吾觀二翁德宇恢大非沾激取
禍者比教行乎二難八龍未有過舉雖二子有不
掩衰世之曾固亦人材之傑太史氏知星乎哉碣
曹士開氏其先葬太立歲時過墟里夢寐名德未
瘳也行閩越間得于朱子所命市工好亭陳氏聚
星屏畫初本後有答鞏仲至布置未安語好古好

其人好畫好其意云

書方師魯文藁後

余少時喜作陳思王小賦自謂文潛輩相誦頽然
終不能進矣至若子雲相如之作則矯首慙然莽
不能窺材力政不侔也讀師魯瀑布賦鎔意鑄辭
浸淫乎二子亦竒矣余甚愧之迨其詩若文則汪
洋演迤平波千尺時有蜃鱷之駭使人神悚目移
向若不進終亦獲其恬霽也蓋師魯上郡計時有
翁校書公方擢大廷第一親聞理本之言亦浸深

矣

題劉竹居四覺窓詩後

世人生死夢覺中而不察也故達人以百年為一
覺上虞劉君竹居題寢坐之室曰四覺窓謂一日
之間夢即覺、即夢、亦復覺、亦復夢如是而
吾事畢矣然翁履人世今九十年凡幾夢覺耶不
知所夢何適所覺何喻也笑嘆不言且食蛤蜊

跋黃秋畦自書墓誌後

老畦翁閱世熟矣獨死事未有所屬手為誌文以

遺其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誚劉伯倫以為未
忘骸者翁亦當一笑云

跋中不倚所藏吳傳朋帖

王逢原遺腹女是生吳傳朋書法固有自來此帖
往復殆小乘僧之流非高蹈大方者也不倚文字
外人乃能寶之於百五十年之後豈徒玩其筆墨
之精世之人以殺為戲以業為果觀傳朋此帖并
榮之良斲欵

書蔣定叔詩卷後

金布呼泉科舉事廢

明達之士往以詩自

暢然有詩法有句法有字法森嚴玄邃未易入也
定叔白首呻吟發情止義其有得於書法句法字
法者乎不然則山之選何居定叔嘗次先人詩一
握美家林今其子復能次定叔之詩獻聞當世抑
亦不匱之孝詩云乎哉

書唐人集句後

張昌齡生吞郭正一昔人所譏也自王介甫
石曼卿始集古人句為戲孔毅父遂刻意為之蘇

子瞻已不恕矣近世百家衣盛出能不無天吳與
紫鳳顛倒在短褐之失耶某氏子新意如研久事
游歷使能原性情之所感知禮義之所止儒先生
當避闕閱如搜掠未窮鼓不足而諷席雖李高隱
之祭魚楊文公之袖被祇見其勞而發亦止耳名
山大川清氣未歇其必有以語之者試挾此以行

羅國宥竹西卷後題

竹於秋為最宜其萌其篁其操凌霜雪而不屈竹
之致固不一也今夫金風有聲玉露垂液而竹灑

然視萬物變化殊無墮獲之色至凌雪霜而不屈
勁而克其操者也臨安羅君明經家也視萬物時
有秋事植竹西塢以觀其灑然者勁然暮色蒼然
爽氣在袖作而曰鄭生不去吾道東乎

文華國如此山二師詩卷後題

二師吾鄉佳士也求諸冠巾而不得乃於吳越山
水間見之筆下時有食肉風味使二師不脫冠巾
汗漫江海日挾毛錐子自食且傷屯悼屈之不暇
安得有此鍊耶

洪崖先生圖

謂洪崖是耶三十年却走人間世寧有是耶謂洪
崖非耶漢宮唐殿行其庭者誰耶或是或非或見
或不見乃所以為洪崖也

戲書竹蕙圖

竹有君子之節蕙有士大夫之氣抑大夫也君子
人與

三十八代天師廣微真人小像贊

天人之師留侯之孫惟先封其慶有源乃進上公

光錫眷東還吳山莅止玉佩珊珊公顏怡止公心
夷止永懷

天寵不驚以喜維教之門維道之宅式瞻清風光
我林聲

西湖游約

結方外友同作勝遊真箇中人允為好事况千里
相逢誠非草草百年一息去者滔滔登山臨水或
嘯或歌抱琴與書徐行徐坐人耳人耳時哉時哉
竹林之勝不教牙籌蘭亭之集肯同金石江上清

風山間明月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水中滋味色裏
膠青必有以也必有與也善畫者圖形其有賦詩
者隨意不拘

題方白雲山蔬譜

梁肉之味不達於山林蔬蕨之甘不登於朝市地
勢則然也然梁肉厚味固有以螫其子孫而蔬蕨
清風千載有餘甘彼夷齊者獨何人也耶因書以
還白雲方巨濟入山蔬譜云

陪杜南谷踏雪上白石洞天賦返招仙辭

青山兮如龕白石兮如簪誰陟之兮有珮珊珊曰
惟計大夫之登乘兮有籌此探太極翁之上謁兮
有丹此函方一策而成伯兮履六甲而叩巫咸九
還之在鼎兮玉女浴而丁公惜去之二千年兮葛
藟單單有真人兮日眈眈乘飈車兮罷朝參鞭鸞
鳳兮行江南斷雲檐兮裁雲縑研元始兮跡盤古
箋谷神兮說青驂嗟哉世之人方累丸兮胡為乎
不惴惴焉而沾沾履固不可以察察而汶汶兮言
固不可以炎炎而詹詹顧何樂乎凌溝澗而渾渾

兮蘄自墮於天鉗歸來歸來誠不可以久沐兮胡
不汲汲河漢而煮風雲嵐嗟哉尔山之人兮吾不
汝乎云嫌

壽岩

人莫不欲久其所愛亦莫不欲尊其所知惟知與
愛者之心亦惟其善之歸而已王氏為善且三十
年與之交者知其真受其施者愛之厚戀慕生於
感激譽道起於衷私室切切然欲其存久存于世
而傑出於時也遂以壽巖易其名使慕義者稱焉

賦倡如左

福地

福地七十二在天地四方惟功成行滿者居之此神仙者流之說也然而由人境求福地雖知者有不知語福地在人境雖愚者有不信固非囿于形者之蔽乎夫人以至善之身履至實之地行義侔神明語嘿叶金石休休其祥熙熙其和諸福之物與日俱來而不出庭戶之間鬱然洞府之邃名山大川日在人境中矣錢唐王氏某心有善根沃以

素精視時廢舉每得贏于汎舟之役補陀老人實示之夢利往利來垂三十年於是所履益堅所持益厚而所施日益廣矣餐和蹈淳動與吉會足無愆步心有寥天蓬萊方丈云乎哉方外之士咸以福地譽之必有得其用心云

得葉天師奉化鎮海圖

余居奉化始從父老聞其事既而與修懸志及錄遺其事今觀此圖若信有其事者天地間山川流峙其性也性也其道也一易其姓則非道矣宜乎

葉君之為神也

題吾子行瘞猫文後

子愛猫如愛人性馴善捕有人理也故封有丘瓦
有書象有肖匪溺斯礮乎狗馬亡諱惟蓋至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七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八

題大滌洞天

世路迥欲絕仙風杳若遺山餘秦漢跡石有晉唐
詩日月樓臺曉雲烟草木姿藏書更何地白首付
幽期

耐交吟

魚遊北海潮木偃南山坳剖木木有漆煮魚魚有
膠二物幸相遇締固不可搖如何同心人不耐白
首交

冬日

澁霧行冬曦玄春散臘樹江郊卧歲年風雨祀百
慮出門山斑斑下有雙鳥翥山深鳥翼寒啁啁啄
中步

訪年大卿

自開黃葉徑城郭有山林老失相如壁貧嗟靖節
琴青天庭樹在白髮鏡塵深欲叩黃唐事寥寥千
載心

寄陳宣慰祐

客從崑崙來遺我一寸膠投之東海中濁浪生青
濤世人飲涇水淪浹如村醪醉久與化復惡醒者
勞客笑予亦休涇水方滔滔

鄧女墓

一卷書存禍未央湖西人老淚浪浪東風不與埋
黃壤孔雀屏深坐蔡郎

書族祖拓齋先生白頭吟卷後

少陵三賦明光宮清吟往往嗟不逢退之文章起
八代獨與東野相追從詩人肝脾有清氣語嘿正

與時交通我翁聲名四十載回首清廟埋黃鐘懸
將萬斛扣鼎力波瀾捲入呻吟中酒酣院籍已類
達瓶空靖節祇言窮顧無一語道與仆自與大雅
同汗隆諸孫習氣掃未盡日有元白來郵筒更從
帳下給騷杯卒一盃俛仰天夢夢

顧道士松巖圖

貞姿自孤特况乃生巖局巖局抱石姿貞姿懷茯
苓所以松間人獨誦黃庭經清陰傲白石野潤含
青冥便欲托巾屨何用腰紅鞵

屏居

壯志輪囷強未消屏居萬事飽塵勞貧知渭竹真
堪傳老眼江梅不入騷山谷樵歌間日月江湖魚
計足風濤妻怒燈後應相笑頭上如今有二毛

題外弟唐楠扇

南北阮郎俱白髮東西施子共春風人生得意何
所羨博後神叢亦謾同

海扇

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
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思

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荒村布

荒村一機布辛苦朝至夕置之羅綺傍不入金粟尺持婦語村婦投梭面不憚機手那可換明年漚麻白

次韻吾子行新年

有道貧方樂無營坐亦深新詩知病後老鬢覺年侵信有乾坤力時勞江海心文園亦消渴渾愧白

頭吟

已分身將隱還驚老易過時來慰岑寂相與惜蹉跎白髮短猶擲青銅暗欲磨人生有如此我醉子當歌

雪後春風起天空江水來新年渾作客多病孰憐才有道身先老無人首屢回承損須不爽聞已掃丹臺

公子舞歌

明河在天不可舫我欲汲之成酒醪維北有斗不

可量我欲把之為酒觴人生豪誕有如此况有開
筵柳公子公子平生白苧袍酒酣起舞天為高大
鵬長風九萬里老鮫鱗甲秋江水中忽唱河西曲
琵琶聲高裂寒玉態濃海樹出鷓鴣意足霜枝下
鸚鵡為君一洗兒女目衆賓自愛白宰酒情歡不
用夫起壽長空更喚明月來人影檀欒風滿袖

鳳求皇

鳳將將求其皇皇既遂辭母傍
逐皇孔良不與母同翔
鳳心長海樹涼

用子行韻簡周景遠應奉

供奉平生酒中郎絕代書自便
青瑣直未放碧山居
草行人誰在行藏意自如
絲綸湏世掌曾識典墳初

投容齋徐大使

湖山出清夜靜攝禹井喧
誰持白月行鬼物肝膽
寒徘徊弄明光孤照欲墮
軒不眠坐成曉海濶蜃
氣昏

幽蘭擢天秀玉立寄巖壑
生同野草青老壓俗眼

白豈無桃李榮東風亦輕薄作書戒荃蓀深根付
開落

送許君實同知之任鄉邦因簡于有鄉同
州

一出已十載江流只目前家鄉荒政日客路獨醒
年南郡碑錢遠東山屐蘇圖歸心隨使鷁漠漠海
雲邊

道訪子昂舟出苕溪

吾道何迂濶舟行亦滯留客心當震澤詩卷出湖

洲風急初歸雁沙暝欲下鷗誰歌招隱曲白首若
為酬

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聲光畏人間政如豹隱霧又似虬蟠
龍雲乾坤照孤眠草樹含幽薰虛名儻可乞何以
娛斯文

客遊華亭訪衛山齋

東浙青山少西湖白髮新漸多江海伴更卜水雲
隣楊柳初籠雨蒹葭欲斲春不愁成汗漫天地位有

閒身

老缺無魚久孤亭有鶴來聲名為客累懷抱向人
開白雪仍已曲黃金自隗臺一年春又半搔首鴈
空回

劉將軍射虎行

半濕新蹄山徑曉於菟夜渡海中島百夫鼓譟屋
瓦震將軍彎弓白日皎地形平路草不長狂嘯無
風威欲倒玄翎一中洞心曾坐據木床腕鬚爪胃
中白骨誰家魂紅肉已供人醉飽人生意氣不下

堂車鐸當當馮婦老

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山林真學士天地一詩翁乘興不可返孤舟雪後
風浩湯襟期別艱難道術窮何當真卜宅共老水
精宮

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

入京師

客上幽并道人瞻李郭舟天清北斗近水白御河
流卿月殊庭表文星襟掖秋相看多道氣同是泛

瀛洲

留別沈介石尊師

我本遊山來竟坐三日雨洞深石頭滑對面成幽
阻平生韓退之衡雲故吞吐復恐北山移林慚掩
虛戶人間出處事造物政未許下山見塵霧回首
天一柱

壽杜南谷席上得寒字

洞府人間見春風花底春看新宮銘有草白日篆
猶丹道在人知徃門深客遂歡會開唐正觀莫惜

海漚寒

送吳養浩編修入院

制作方期子編摩正得人重金涓陛對良玉已庭
陳逸氣 塵濶清風起古淳騎驢當盛日猶見玉
堂春

屢訪開元陳高士不值

我亦乾坤一腐儒杖藜時訪白雲居故人不入江
湖夢道士空驚世俗書蕭史鳳歸雲縹緲劉郎桃
在雨扶疎當年親見東風事揚柳絲絲二月餘

李唐春牧圖

春氣熏人未耕作江草青青牛齒白牛飢草細隨
意嚼老翁曲膝睡亦着蓬頭不記笠拋却午樹當
風夢搖落夢裡牛繩猶在握昨夜回頭牛食薄

明皇貴妃並馬圖

宮坐已無袁盎却輦車不見婕妤辭夢回南內淒
涼夜幾度東風並馬馳

山平水遠圖

三峽波濤揭暮天九疑草樹泣晴煙人生住此空

高臉幾夜秋風得穩眠

用韻酬陳渭叟林伯清

我本厭塵市志在棲幽清還聽客城雨深夜怨寒
更山中兩道士孤鐘煮雷鳴漱沐得清謔久却世
上名何用王子喬相從學長生

題赤松圖

安期一局石上碁臧穀兩兒松下石山中人在蓬
萊宮夜半飛丹九天赤山人曉携白雲出袖中却
帶金華還

朝廷有道海藥至金馬門外無青山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九

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謁大父墓回和淵明
韻

歲月不可侍四時如昔休今日復何日父子同嬉
遊雷公山氣佳春水生溪流上有冥飛鴻下有忘
機鷗杖屨遍林屋谷徘徊依先丘樵牧賞我趣班
荆為賓儔酒酣忽高歌山空聲相酬昔者焦先廬
似此深密不衣冠不足惜陵谷非吾憂松根茯苓
長便此居何求

和唐玉潜用友人韻見寄

獨憐鬢雪上蓬婆未得逢君鏡水波世上冬青高
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明月懷安石細雨斜風老
志和人事參商那有此時勞相望意如何 冬青事
見別錄

四鴈圖

江北江南秋正驕孤飛萬里氣方豪平生慣有水
霜翼却笑東風燕雀高

滿腹秋風鬱未開一聲清唳九天回人間兒女有

癡夢明月樓頭獨往來

孤味雙翎睡香蘆花水淺海雲黃城頭未落三更

月夢入青天萬里長

兩翼清秋捲未翔北風喉舌水雲鄉菰蒲萬頃食
不盡肯與羣鳧逐稻梁

春晚

春風吹紅殷散作綠樹雨繁華乍當軒清影已滿
戶晨興散髮坐幽鳥對吾語一咲江海深萬事天
地古富貴不可招貧那可拒誰能安其常黔婁有

賢婦

和吾子行見寄韻

坐覺秋風老貧猶借屋居長年空竹素何地不遽
廬道義時相尉行藏日可書人生有知己我亦出
無車

送空菴焦禪師北上

有道身仍貴無言機六空宗風當一代弟子已三
公晞沐青天外行藏白業中若為辭罷教回錫大
江東

賦用拙齋

青山有神姿白玉足清弄高人息世鞅田父好懷
共鼃生未上書意氣不可控柳子旣一揮乃欲託
愁諷簷蛛有晴網野繭作春甕物化固如何勿語
癡人夢

荅上虞友人

古樹隔江流青山日夜浮天清家自遠月白地曾
遊詩酒貧何益功名老亦休歸心雲不凝東去又
東頭

湖山堂

樓臺影落空明外鐘聲來紫翠中白日一庭歌舞
地蕭蕭；菰蔣已秋風

重游昇元歸寄陳道士

獨往有所適重來興未窮蒼雲山色外晴日樹聲
中世亦思遐舉吾方抱屢空平生司馬約回首起
玄風

七夕客中

容易鄉心秋自生紆餘老態日縱橫無官謾賦五

升糴有婦難呼一石醒露氣滿山高木落秋風入
屋短粲明薄田可買歸無計星漢年年浪影清

月下歌

月從東出西壁沉曾照千古萬古之人心人心只
有月照破達人當之成酒淫鄉不聞李太白蘇子
瞻把酒頻問月無月酒不斟月為抵愁之白玉酒
為買咲之黃金吾徒俛俯明月下月亦傲兀窺人
深徑須椎罌倒甕為月盡一醉如何青天白眼放
月還西岑狂歌他日作佳事共道此樂今宵今

喜陳茂陽客歸

對坐頭俱白愁來強欲歌出門知己少遇事折肱
多海氣低青嶂年光暗綠莎不堪妻子咲舌在欲
如何

上虞客中

黃葉空塔曉清齋白髮人于于風力緊滴滴雨聲
頻妻子千山眼詩書一飯身人間有知己乘老未
相親

北山錢令公墓

北山老樹寒生耳三百年來閱城市馬嘶無跡土
花香有客有客秋風裏當年玉節照人間未顏羞
殺江南李誰將金盃不歸來忠孝子孫元不死空
堂白日坐衣冠漢祖嘗祠魏公子

岳鄂王墓

忠魂比明月可死不可滅空堂坐貂蟬荒塚埋碧
血當時劔花寒肝膽照北闕君臣計已定一死何
足雪湖山翁仲清坐見氣消歇欲語老昏心飛濤
過吳越

寄襄貴丁明府

丁亥吾邑有庾馬粥之賈校尉諸生講後必一來對余長嘶如此者兩月其甥徐天麟歸奉承故云

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沉沙塌已生苔青山自咲不歸去白馬相看時獨來涼風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應度盧溝水早寄春風郭隗臺

登初陽臺

人生塵埃中白日送昏曉不上楚陽臺百年空自老神光散瑤天寶氣橫碧草想當丹成時飈車謁

黃道丁公骨已寒士女跡亦掃獨有山下泉清甘散羣槁秋風灑銅盤夜月照吳沼陂竹不歸來浩歌林影悄

垂老

垂老真無計勞生自轉難佩雲春不暖羶雪夜能寒身世鷓鴣杓行藏苜蓿盤東風有庭戶悔不日追懼

過華亭留別湖山諸友

出處何時定歸棲老尚遲江山無倦客天地有真

知竺嶺呼猿日華亭聽鶴時平生愛杯酒到處付
襟期

賦當塗靈鷲山月印池

池水無流時月明無定姿池空明月來上下光琉
璃但懼陰晴多相遇長參差咄哉會心人庶以坎
自持

東隣

久不入城市幽棲奈懶何新知相敬少舊藁欲焚
多風雨蛙雙部江山日一梭東隣有朱阮樽酒且

頻過

八月十五夜對月

客路惜年年中秋月自圓正憐兒女側不共弟兄
前老去一丘壑人生二頃田茲遊諒何事清影未
能眠

贈相者王月屋

布囊詩卷勝黃金白紵烏紗碧眼深自是清時少
遺逸不須物色到山林
地壚不鑄儻來錢幾欲歸來着醉眠白髮相看瀟

一咲人生富貴出長年

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乘舟出東郭泛泛蒼上溪起登綠野亭玉人片雲
西遙知水精宮坐與天人稽鷗波付浩蕩未足成
幽栖沂流竟欲往相與尋孤携

題鏡石

靈靜本無點磨礮不記春青天孤月在白髮幾人

新

題默齋

不言之默吾全吾身無言之默吾全吾真時行物
生夫子聖人

和杜元用見過韻

湖上新樓好相過不厭君年光吳地老客夢越江
分聚散無虛跡窮通有昔聞時遮西望眼冉冉見
浮雲

携家華亭

六月下扁舟人生入客遊青山浮日遠白水際天
流老色先秋鴈初心有海漚鹿門在何許吾道日

悠悠

寄題終南山甘河遇仙宮

河水甘 河水甘 車轉轉 春酣酣 平生不識劉海蟾
解瓢一酌香醪甜 此酌濫觴人屬饜 七蓮東海天
光涵行人千年下 終南臨河不飲空 停驂河水甘
河水甘

送延慶濟上人歸田

人世難為客 心空不待年 坐深十納在 道許一燈
傳 白日論詩地 青山住世緣 高歌望吾子 我亦買

歸舷

十二月初六日曉發松江

冬霧比春濃 舟行日未東 可能辭物役 豈敢怨途
窮 清興乘江水 交情付曉風 流年今白首 何日慰
飄蓬

送吳縣教之麗水任

城郭萬山中 扁舟載北風 溪清芹更碧 地暖杏先
紅 忠厚期多士 源流復迺翁 周郎有遺躅 吾道未
終窮

九日詩寄明碧竹院

我豈人間客秋風託爾隣一聲清唳曉萬里壯遊
身出處自有道棲遲未厭貧黃花謾情思清對未
歸人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九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十

石刻天台瀑布寺謝表

雲漢用章來

九天之丹詔林泉改色開一道之銀河萍水交歡
雨花散瑞中謝茲蓋欽遇

皇帝陛下心行四海德會一元風雨霜露無非至
仁妙化機於不息山川鬼神各有寧宇肆佛教之
重興大轉法輪載加講席臣僧敢不廣延釋子仰
報

聖恩衍智者天台之宗式克用勸賦興公瀑布之
句永矢弗諼庸妙談於九旬仰祈年於萬億臣僧
無任

省府祈晴意旨

日者衆陽之宗照臨在下民為有國之本種藝維
時俯瀝輿情仰祈大造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
省垣國賦有程豈徵催之能免官刑惟恤或詳讞
之未精不稼不穡而胡取禾其其身其家而不知
本遂成積累乃遭災屯顧惟江浙之間田最卑而

而水易溢迺當夏暑之日雨不止而民重咨麥已
熟而不收秧既老而莫種失此及時之役曷為卒
歲之供心則凜然民之瘼矣敬闡祈禳之典以求
開霽之恩伏願雲漢昭回乾坤清穆寅賓寅饒御
無曠於義和自明自威治聿歌於堯舜

省府祈晴青詞

大明生於東惟無私照百穀麗乎土乃亦有我俯
瀝輿情仰祈穹聽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省垣
治民事神之間能無所愧修身齊家之道固底于

行遠當夏暑之時未遂田功之本弗種胡獲有欲
必從敬求開霽之恩以請生靈之命伏願乾坤清
穆雲漢昭回昊天曰明宜舒長於化日烝民乃粒
式

呂道錄保安醮疏意

皇穹降監嘗控忱辭萬里還家庸陳諾青叨榮已
愧昭謝惟恭伏念臣幸囿儒風竊窺玄學粵自先
師之入覲獲侍後塵乃蒙教主之見知俾陪清列
近由北上迄乃東還念山川道路之阻脩何恃而

而往矧寒暑陰陽之變化惟疾之憂壹是控祈而
全出處敬潔精純之薦仰酬覆載之恩伏願
上帝垂仁高真錫祉儻身游鄉部粗安清淨之規
則日睇玄門少遂繼承之托

謝恩醮疏意

玄穹監在恭被聖書妙有庭深叨塵鄉部拊躬知
懼稽首加慚伏念臣早涉世机幸依道域委心冲
寂豈曰淵宗遇事迂踈未聞玄奧尚念先師之際
會僅拜寵光敢圖教主之矜存俾循往武惟教事

有御隣之舊而教門頌規度之餘何以仰承未知
淑後敬潔精純之荐用伸昭謝之私伏願
上帝垂慈衆真錫察常清常淨共瞻官府之更新
是繼是承式衍家山之甲乙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玉京三境之居威顏如在天子萬年之壽景福有
祈睠惟宗陽之宮翼近省垣之地山川交慶棟宇
一新載惟杭州路道錄任持提點南谷真人生過
聖朝恩承先帝理身如理物日深抱一之切事君

如事天時謹祝釐之奉越自鋒車之聘召荐被

奎書之護持玄都之樹森入垣墉滄汜之波輦為
基築于是輪奐極東南之美經營來山嶽之奇畫
棟朝飛開金闕寥陽之殿黍珠晝見儼瓊林羽蓋
之尊增八荒壽域之基侈四海太平之觀以朝以
夕以禱以祈自我聰自我明擬形容是之謂象在
其右在其左非壯麗無以重威爰舉修梁載陳善

頌

拋梁東海月團圓上碧空若木風清黃道直太平

風物萬方中

拋梁西瑤臺新月碧雲低閭闔春深王母宴九重
孝友壽天齊

拋梁南殿閣薰風入陛簾星極老人游象闕遙呼
萬壽華封三

拋梁北斗極天高星歷；五雲深處紫微明炳；
前星垂正色

拋梁上萬國熙；瞻治象風時雨若恭階平鑿井
畊田民擊壤

拋梁下百穀芑；秋滿野人；鼓腹慶豐年草笠
黃衣通八蜡

伏願上梁之後玄風昭布道化流行
皇矣上帝監觀四方衍天下歸仁之治錫厥庶民
歛時五福致臣子報上之情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乾坤拱北極之居威行四衛棟宇開天宗之勝福
鎮一方海岳騰歡神人交替恭惟玄教大宗師上
卿真人身為教父道際聖朝入承清問出侍屬車

簡在九重之寵下詣重玄上探無始妙凝三極之
光儼然上界官府之尊貴爾東壁圖書之序築宮
廬而留侍錫崇真萬壽之嘉名對湖山而坐馳領
延祥四聖之珍宅自夜半有力負山而走至堂上
一言侵疆以歸千載之規其道復昌十年之間何
事不立今則紫垣突兀畫棟遶飛瞻天象虛危之
垣噉々其冥噲々其正當揚州牛斗之野赤々厥
聲濯々厥靈爰舉修梁載陳善頌

拋梁東一水天門紅日紅祥風遠起蒼龍角草木葱茏

萬野中

拋梁西天目山高碧漢齊畎畝秋風成萬寶玉于
菟外下苕溪

拋梁南一塔河西九曲參薰風朱鳥神霄止聲教
煌々自朔單

拋梁北一天星拱開璇極翔風高駕玄武尊萬里
承息車軌直

拋梁上雲漢昭回著天象帥垣四列紫微高威德
堂々民北嚮

拋梁下山嶽真形鎮民社時暘雨若地力饒治世
歡聲散田野

伏願上梁之後玄教靈長明威昭布遠揚聖化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衍作太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青牛車之立教以道授以言傳玉麈尾之談玄其
人存其政舉瞻宗陽之主宰寔教門之棟梁昔畫
宮於堵垂三十年今自堂徂基為第一義共惟南
谷真人言為世則心與天通八彩重瞳接清光於

堯舜兩儀四象探玄旨於羲文獲老子五千言為
有用之書去堯夫二百載得不傳之學無為之為
蓋自有道可久則久夫亦何心丘壑曾中三年種
竹十年種木咲談物外左手為矩右手為規于是
植幢盖于瓦礫之場使城郭有山林之趣鼓於宮
聲於外來霞屨于四方跂斯翼翬斯飛振宗風于
千古載陳善頌爰舉修梁

拋梁東吳越平分一水通曉日高懸黃道直蓬萊
一葦起天風

拋梁西空翠濛濛，水一堤鐘梵聲中祠太一星階
月地碧雲齊

拋梁南碧漢河西塔影叅坐鎮飛濤跨昏種箭痕
吹影老虬髯

拋梁北：闕巍開斗極虛危垣下繞龜蛇佩仙珊
珊飛白石

拋梁上萬歲千秋開治象祥風甘雨報豐年四海
熙：民擊壤

拋梁下薊雨燕雲擁宗社一堂穆：衆賢和藪風

郊龍無遊野

伏願上梁之後道鈞布物講古懸河乘黍珠于九
天遠者來近者悅湧玉局于大地統有宗會有元
用開後覺之天欽祝

聖人之壽

醫士求財施藥疏

扁鵲之門不拒病夫蓋欲救已然而防未然狄公
之籠宜多藥物奈何得有限而求無限况俱收並
用得宰相之方而羨補不足乃仁人之事用于達

者助我初心將求施諸已而及之人母曰乞諸鄰
而謂之直儻參苓為君子甘草為國老並蓄良材
則邯鄲為婦人咸陽為小兒大施敏手

吾子行夢蝶壇疏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
壇善戲謹兮志恠者也載惟真白方丈布衣道士
存方寸地卧百尺樓有淳于髡之滑稽有東方朔
之博物曾誼升堂相如入室惜不用賦于夫子之
門李邕識面王翰卜鄰肯嘆誤身于丈人之听于

是心超蟬脫之境神游鳥跡之初蘧然栩栩然
何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悶也侃侃也不妨詠
歸五六人六七人莫咲邊孝先請問南華子

朱伊叟注刊

古者有采詩之官雖諷詠而必錄人生為垂遠之
計豈言語之可無有如伊叟之賢是亦浙東之秀
五十年客食已愧白頭數百篇詩章豈無青眼况
家秘書為之序引戴翰林重以品題有不逃藻鑑
之公大抵出性情之正咲推敲之未定几度月明

恐傳寫之或多一朝紙貴乃謀銀梓誰與揮金或
矜心力之窮少賜騷場之賞名字之立幸不幸敢
曰矜癡江海之逢知不知共期愛助

買屋疏

擇游斯擇居每羨江湖之樂問館必問舍豈無交
友之情相與謀一枝之安或者謂諸公之青况錢
唐亦士大夫之冀北公安歸乎而西湖豈捷徑者
之終南吾無隱爾不用旋栽楊柳何妨高詠梅花
須知束書有屋廬便可借車載家具王翰卜鄰李

邕識面尚尋杜曲清風司馬買宅鄭公置園猶是
伊川盛事允爲佳話各載芳題

代曹彥祥疏

有客清廉以自高當全其節使人阨窮而不憫夫
豈其情有如彥祥之賢寔爲曹氏之季夫人自一
介而上皆足以供妻子之歡而公則二年以來惟
恪守軍旅之事其貧如此其守可知不改其樂不
堪其樂憂今所少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母渝尔音

四聖延祥觀塑三清聖像請疏

太極渾淪擬形容之是謂象威顏咫尺而神明之
存乎其人儼如對於高居信須逢于妙手載惟某
人山川秀稟造化功侔是以似之肖貌天地之性
進于技矣游神元始之前遠從龍溪年中曾入黍
珠會上遂令制作超入空玄自我聰自我明有相
之道在其左在其右毋貳尔心勿成三境之尊欽
祝

一人之壽

代道錄司天師壽

茲審瑞應赤松祥開仙李接龍漢年中之統作天
之師開瑤池宴上之春曰仁者壽歡傳洞府喜溢
江山况九重頒正印之初羣仙銘新宮之日某濫
焉司恐是錄字信甚歡情二十四巖清垣之尊誕揚宗
教三十萬里弱水之隔遙徹頌聲

代四聖觀賀宗師壽

赤松瑞應紫氣春浮秩進公卿據東壁圖書之勝
教行海岳儼上界官府之尊光近天顏歡傳人世
仰惟某官性涵太素德合自然為大宗師默贊無

為之化弘太上教恭延有道之長邈象麓之仙源
開燕雲之華宴某等身依庇廈情切辦香通道德
五千言遙致松椿之祝望蓬萊三萬里永依桃李
之春

賀吳閑閑都提點

道際九重提宗門之正印身為衆父得玄教之單
傳賀溢冠裳歡傳海嶽仰惟某官玄冲而清淨沉
潛而高明大知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至人默
默和光同塵而淵乎宗鼓大道橐籥之春新上界

官府之聽有三寶有三樂顧舉世之所希無二道
無二心合衆妙而為一遂令末學屹有旨歸某等
踊躍辦香周旋芑廈大宗師之玄奧德愈盛名愈
章聖天子之簡知祖拜前孫拜後敷陳言淺欣抃
情深

開元宮鐘銘

鼓風霆爐造化范鴻音時旦夜大道鳴

皇風駕祝

聖人壽天下

佑聖觀牛鼎銘

道士吳存真募吳德潤 金鑄牛鼎銘曰

牛斯負鼎斯薰祀玄武祝

聖人

肅堂銘 為昌國李侯作

昌國在絕島中波濤之間鬼神出沒魚鹽舟楫之民政未易治也河間李侯某為刺史三年人愛其樹余不及識侯州文學嚴心傳來為余言侯仁人也榜其居以肅堂自號子弟

銘之余聞行宇宙間者惟風為晁神風者造物之橐籥也于春為至仁于秋為至肅今夫春噓枯吹生風之仁也然蘭蕙叢生于蕭艾之中蘿蔓爭長于株林之上仁且有過乎然曰材而篤之道則未嘗不整仁非肅之造乎逮夫金風一行萬物以成妄者彫落真者孳歛肅豈無功于物乎然伐後之肆食餘之果生意抽伏正翬、然肅非仁之濟乎乃為之

銘曰

天地之間和氣生物以肅行秋真存妄滅曰仁非
肅中有品節曰肅非仁生意勃、是曰兼濟柔克
剛克于以觀風君子之德

代賀天師生日呈子

茲當赤松瑞應紫氣春浮作天人之師肇千二百
年之道如山阜之壽開二十四岩之祥垂奕葉之
光華埴玄門于永久某身游琳宇心遡清垣九拜
惟恭一誠匪簡擗麟脯以行酒莫陪上界之羣仙
問龍漢以紀年益行後天之遐筭下情無任震越

祝頌之至

趙蒙齋入道疏

三教並立天地間惟士之末流謾無所向萬事不
如雲水樂而身之將隱何必求文况於今為庶以
來亦嘗得其門而入儻腰纏十萬貫相與成騎雀之
遊則口誦五千言便可究猶龍之旨小子有造諸
公慨然

定光寺立經藏吉語

大雄氏以言垂世寶藏興焉公翰子以巧服人金

輪遠矣自白馬寺流傳寔廣而大牛車委載弘多
如日之布如漢之垂不離文字如天之旋如地之
運立透機關手好手中大作莊嚴人非人等皆生
歡喜其幸操末伎來佐勝目八萬四千母陀羅尼
開無盡藏五千四八卷聖諦義轉不退輪永鎮定
光之伽藍仰祝無疆之
聖壽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第十

